



FUDAN

25203000554140 复旦图书馆

夢

V · 卡達耶夫

夢是人生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可是到現在科學還沒有斷定夢是甚麼東西。在舊百科
字典裏寫道：

「問時此種情況來到之原因，唯假設姑言之。」

我起初把這本厚書合起來了，因為對於夢的肯定的答案，一點也再得不到。可是
這時我在旁邊的一個桌上，看到掛行關於夢的定義的解釋：

「夢是能夠高靈的表現或一個肩膀及着腳跟翅膀和手中拿着小罌粟花的人影。」

這也來教得學來了。

幼稚的，可是美地向我喻，把我的想像打動了。

我想這是一件值得保到歷史中的驚人的夢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一部分混亂的軍軍，改變了齊里津，就開始向北方退却。

這次退却，繼續了四十五日。指揮部所統率的唯一的有戰鬥力的部隊，就只有五千五百名的布丹尼的軍團。同敵人的力量比較起來，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了。

但是，布丹尼執行着戰鬥命令，掩護着退軍的後方，擔任着敵人的一切的襲擊。可以說這是延長數十晝夜的一次戰鬥。在極度的休息中，無論吃飯，無論睡覺，無論洗臉，無論解鞍，都不能好好兒去作。

夏天是非常的酷熱。戰鬥是在比較窄狹的（帶——在沃瓦河和頓河中間發生的。但是，戰鬥員通常常從日或夜有水用。戰鬥情況不允許離開所擔任的方向，就費半點鐘工夫，到幾哩遠的井眼裏去一下都不可能。

那時水比鹽包貴。時間比水貴。

有一次，在志氣消沉的時候，他們在三日夜之中，打了二十次衝鋒。

二十次呵！

在不斷衝鋒之後，戰鬥員們都已經疲了。他們伏着，從那乾渴的喉嚨裏，連一聲吶喊也不出來了。

可怕的悲劇呵！駁兵或鋒，由擲，砍，起而馬刀，至提的，滴着鮮血的輪——可
是一聲也沒有……

很快的在渴，喉，乾，熱，口渴苦上，又喝上了一口新的痛苦——同不可克服的夢魔
奮鬥的痛苦。

滿身灰塵的傳，兵，帶着報告跑來，從馬鞍上落下來，就在自己的馬腿跟前睡着
了。

衝鋒完結了。

戰鬥員們都顫抖的騎到馬鞍上，再沒有一點體力同夢魔奮鬥了。
到戰上了。

夢魔把眼睛閉上了，睫毛彷彿拂了磁性似的。眼睛入睡了。灌滿了沉重的，不聽聽
，好像水銀似的心臟，慢慢兒停滯起來了，同時沈重起來了的手，也停滯了，顫
然落了下來，手指鬆開了，頭在擺着，軍帽都滑到額頭上了。

夏夜的微藍的夜幕，慢慢兒在那緩慢似的在馬鞍上搖晃着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上響

下來了。

團長劉都均了海丹尼跟劉。他們等待着命令。

「大家暫時出去。」海丹尼說着，喚叫着「大家」這個字，「我下令叫大家都休息。」

「官長同志……怎麼呢……警衛怎麼辦呢……高頭怎麼辦呢……」

「別聽，大家快睡……」

「可是誰……官長同志，可是誰擔任……」

「我擔任。」海丹尼說着，拉着左袖，把帶着黑皮帶的手錶，放到眼跟前。

他向那數字和指針在表針裏已經發着煙氣的燐光錶面，望了一眼。

「大家快睡覺，讓例外的警衛，全軍警衛。」他愉快的提高着嗓子說：「整整給二百四十分鐘休息。」

他不說：四點鐘。因為鐘——這在當時是太少了。他說：二百四十分鐘。在這樣的情況裏，他等給的是最大限數了。

「無論什麼你們都別擔心吧，」他溫和地說，「我交給城門員們守衛，」這話有來。

我負責。二百四十分鐘，是一身鐘也小得多。起身的信號——大家放手槍。

他照著那從來掛在大廳上的手槍，拉了一下，讓那小心的用馬刺到自己的帽州的栗色的馬「卡馬克」的肚子上踢了一下，馬肚子都汗溼得發黑了。

一個人掛著金軍的標旗，這人就是軍長。這算是軍長的婦人的被壞。可是當時沒有別的出路。一個人——認識一切人，一切人——認識一個人。革命的銜律是如此的。

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好像一併人似的，騎到山谷的繁茂的草地上。有些人還有力去解鞍和把馬腿纏起來。然後他們才枕着營子睡了。

其餘的人，彷彿無辜似的，倒到未解鞍的馬腿跟前，鞭繩不放手，就人到夢鄉去了。

這一堆滿懸着懸人的山谷，具著地場的標旗，在這裏一切都死亡了。

布丹尼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慢慢兒走着。他的傅尔兵，十七歲的柯克列夫，在他後邊跟著。這堆黑臉的小夥子，勉強的騎到馬鞍上；他打着盹，拚力的抬着那重得彷彿

鐘錘似的頭。

他們騎着馬，在露露的周圍走着。一個一個的走着，軍長和他的傳令兵——五千多睡入中的兩個清醒的人。

那時布丹尼比現在年僅十五歲。他那時瘦瘦的，高頰骨，沒鬚，而且長的鬍子，長在那大額骨的，幾乎成了褐色，黑眉的農民的臉上。

他回着露露走着，有時在升上来的月光裏，辨認着自己的驍門員，辨認着他們，用父親俯身聽着了的兒子的搖籃上的那盞溫柔的微笑笑出來。

褐色鬍子的大漢瓦德曼，好幾次切地擊了的樵樹似的，仰天倒到草地上去了，馬鞍落到仰着的頭底下，大漢頭中晃着手帕，就是在夢中也不能把牠鬆開的。他的胸脯很寬廣，那容兒就好像箱子似的。胸脯對着是兒鼓着，合着又腫的打斷的節拍，一起一落着，這斷聲把周圍的空氣都吹動了。好一隻手，豈有溫暖的地，——你去試試吧，去把這地從五個裏——去去已！

阿州的好薩克白哈嗎，好個死入以的睡者，願變在河眼上，他腰中掛的不是哥薩克

的快馬刀，而是一把劍。一把劍，這劍是從一個愛古武器的地主家裏發來的。那劍在貴族社會的波斯的或毯上，開磨了幾百年了。可是現在順州的哥薩克白玲基把牠拿來，好好的磨了磨，用牠來作戰。反對白黨呢。在全軍裏沒有一個人的胳膊像白玲基的那麼長，那麼有力。有過這樣的一件事。有一次，白玲基到一個有錢的屯子裏，給自己的馬弄草料去了。他騎名叫寶一結草。女主人說：

「沒有，只剩一捆了。」

「我要不多，」白玲基苦衷苦衷的說，「我只把我的馬喂一喂，只要一小抱。」

「怎麼呢？」女主人說，「一小抱，請你去拿吧。」

「謝謝，女掌櫃的。」

順州的哥薩克白玲基，老河草給跟到，就把所有的草都抱起來了。女主人吃了一大驚：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功能呢。可是沒有辦法。白玲基吹了一聲，就把草堆抱上到院裏去了。他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曉得，他只突然「草歸了，少魂失魄的回到院裏來。手在抖擻着，牙也對不住齒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怎麼了，白玲基？」

「呵哈……別問吧。真把我嚇壞了……談他的去嗎！……」

戰鬥員們都發呆了：「如果把最大胆的戰鬥員白玲基都嚇壞了，這是什麼玩藝呢？」

……」

可是他站著，醒悟不過來。

「去給媽的吧！……一個該死的猶兵，把我嚇着了，在陰間叫他媽死吧！」

「什麼東西？誰？」

「我已經說了——猶兵……」猶兵是這樣揶揄著走着，可是那草裏邊亂動起來……他

媽的，原來是一個該死的猶兵呵！」

原來一個猶兵被乾草裏的白玲基就這麼簡單地一拖走了。在路上逃兵好像老鼠

似的亂動著，躲了出來，就從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幾乎嚇死了。

真是笑話！

布丹尼又溫柔的，勇敢的發笑，謹慎小心的從自己的戰鬥員白玲基的背上，從

他的銀子似的映着青色的圓月的利劍上，字樣去。

夜在過着。曠野之夜的黑暗靜寂，更重上加着。馬上被那醒睡門員們了。

「卡馬克」突然停住了。舉起手。布丹尼翻翻起來。布丹尼把自己的被行軍的燈火把一盞烤熱了的保護色的帽子，好好戴了戴。

有幾個騎兵，從馬上過來了。他們的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把月亮遮住了。布丹尼凝然不動了。騎兵們往那營裏走着。前邊的一個人停住馬，對着那在橡樹的，發着紅光的燈火前面掩着棍子的職門員，看着身子。

那位騎兵手裏拿着紙烟。他想點烟的。

「喂，」騎兵說，「什麼村子？給一個火把吧！」

「你是誰？」

「你沒看見嗎？」

騎兵把肩膀向職門員一擺。上校的肩章，在月光裏閃了一下。

一切都明白了。軍官的騎探隊，在黑暗中來到紅軍的宿營裏，把這當成自己的軍隊。

了。這就是白軍很近了。別執誤時請吧。布丹尼當心的從黑暗裏出來，舉起手槍。在黎明前的靜寂裏，開了一槍。上校倒了。戰士們都跳起來了。軍官的騎兵隊都被擒了。

「上馬！」布丹尼喊道。

過一分鐘，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已經都任馬上了。再過一分鐘，遠遠的在曠野的多霧的初出的陽光裏，走近的白軍騎兵的灰塵騰起了。

布丹尼下令叫展開來。營四騎兵營的三個砲兵連，開始咆哮起來了。

戰鬥開始了。

不久以前，布丹尼想過了這一長句話，沉思的微笑着說：

「是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彷彿一個人似的，縱橫錯雜的在地下睡着。打斷了這樣的打斷呵！蘇聯把荒草都砍得掃帚起來了！」

他閉着眼睛，向牆上掛的地圖。看了一下，懷着特別滿意的心情重複着說：

「荒草都掃帚起來了！」

我們在軍委會裏的布丹尼的辦公室裏坐着。莫斯科的生動的雪花在窗外落着。

我想像着一幅絕妙的圖畫。曠野。夜。月。睡了的露營。布丹尼騎在馬上。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羅克服的惡魔。有額髮的，面黑的小孩子。他耳邊夾着一小束枯萎的罌粟花，滿着着灰塵的熱肩上，落着一個瞎了的蝴蝶。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

V · 卡連耶夫

有一個小姑娘珍。有一次，她媽媽帶她去買麵包去了。珍也買了七個麵包：給爸爸買了兩個帶茴香的麵包，給媽媽買了兩個帶櫻栗子的麵包，給自己買了兩個帶糖的麵包和給烏鴉巴里克買了一個粉紅色的小麵包。珍還帶着一串麵包圈。就回家去了。走着，向旁邊走着，請看招牌：數着烏鴉。可是現在那時候，一隻生狗坐在路邊，把所有的麵包圈，都一個個跟着一個的吃完了；才上來吃了爸爸的帶茴香的麵包，其次吃了媽媽的帶櫻栗子的麵包。後來吃了珍的帶糖的麵包。珍還帶着麵包圈，常常的轉起來了。轉呀轉呀——可是已經晚了。芝麻款在擰着，狗把最後的一個粉紅的——巴里克的——麵包圈吃光了，祇着嘴脣。

“呵哈，害狗！”珍的叫起來，就在她後邊追起來了。

跑着，跑着，沒有追上狗，自己走了路了。看見——完全是一個在地方，沒有大屋。

子，一些小鳥正在。看。珍珠嫁，一。就哭起來了。忽然不知從那來了一位老太婆。

「小姑娘，你結婚，你為什麼哭？」

珍珠就把一切告訴了老太婆。

老太婆可憐了珍珠，她引到自己的小花園裏，說：

「不要哭，別哭，我幫你忙。不錯，我沒有小麵包，也沒有錢，可是，在我的小花園裏有一朵花，叫做『小花兒』，七瓣小花兒，」她一切都能作的。我曉得你是一個好小姑娘，讓你去園裏摘幾朵。我把小花兒——七瓣小花兒送給你，唯什麼事都能辦的。」

老太婆說着，她帶着一籃子似草的非常美麗的小花，從花園裏摘下來，送給了小姑娘珍珠。那七個或亮的或暗的，每個花瓣的顏色都不一樣：黃的，紅的，藍的，綠的，橙色的，紫的和青的。

「這一朵小花，」老太婆說，「不是普通的。你想要什麼，它就能作什麼。爲着這一個，只要將下，個小花瓣，把花瓣丟去，說：

「飛啦，飛啦，小花兒嚕，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轉，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盼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把這這那那都作起來。」

這即刻就作起來的。」

珍珠客客氣氣的謝了老太婆，出去到籬笆門外邊，這時才想起來不知道回家的路。她想問到小花園裏，求告老太婆，請她把他送到附近的警察跟前，可是無論小花園，無論老方婆，都沒有，怎麼辦呢？珍珠已經算照自己的習慣哭起來的，甚至連鼻子都鼓得好像手風琴似的了，於是忽然就想起了那朵叫聖的小花。

「呵，我曾經一應吧，這『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是什麼玩意呢！」

珍妮趕快撕了一個黃花瓣，把牠擲去說：

「飛吧，飛吧，小花瓣兒。」

飛到西邊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轉，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換着地

盼盼盼咐我意。

吩咐吧，叫牠帶着麵包圈兒回家裏！」

沒待她說完，就在那一瞬間，牠就到家裏了，手裏提着一串小麵包圈。

珍妮把小麵包圈交給媽媽，自己想道：這真是一朵絕妙的小花，一定應當把牠插到

最好的小花瓶裏吧！

珍妮是一個很小的女姑娘，因此，她上到椅子上，伸着身子去取那可愛的媽媽的小

花瓶。那花瓶放在書架的最高的一格上。也真倒毒，這時烏鴉由窗外飛過。當然，珍妮

當時想個精靈的魂沒有幾個烏鴉——七個呢，或者是八個？她張開口，屈着手指去數起來，可是小花瓶落下去就——噹哪一聲，——打成碎片了。

「你又把什麼東西打碎了，胡蝶虫！」媽媽老實地問着。「是不是把最愛的
小花瓶弄打了？」

「沒有，沒有，媽媽，我什麼也沒有弄打。只是你心裏想的，」珍珠噙着，可是她自己趕快拿了一個紅花瓣，把牠丟去就低聲說，

「媽媽，飛到小花瓶兒呀。」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向南，

繞一個兒圈，打轉來。

等你剛聽見着地——

嗚嗚嗚嗚面我意。

嗚嗚吧，這蝴蝶的可愛的花瓶兒完完整整的對在一起。」

沒幾鐘把這說完，那些碎片自己互相往跟前爬着，就接合到一塊了。

媽媽從廚房裏跑來了，——一聽，她的可愛的小花瓶，依然無恙的放在原地方，媽媽爲防高一起見，用手指對珍妮威嚇了一下，就打發她上院裏玩去了。

珍妮來到院子裏，男孩子們都在那兒玩着巴巴寧（註）都坐到舊木板上，把一羣棍

子

小朋友們，小朋友們，叫我看玩一玩吧。」

「『的』可好！你沒聽見——這是北極嗎？我們不帶小姑娘到北極的。」

「這只是一些木紋，這算什麼北極呢？」

「不是木板，是大冰塊。走吧，別打擾吧。我們的壓力正是大着呢。」

「那麼，不留我玩嗎？」

「不留，滾開吧！」

註：巴巴寧（J. Papouin）蘇聯英雄。北極探險家，現在北極有一探險隊以他命名。曾有「在北

極」等兒童小說。

「那也就罷了。沒有你們，我馬上也有在北極的。不過不是在你們這樣的北極，而是在真正的北極。可是你回這——算貓尾巴！」

珍妮去到大門跟前，把那神聖的「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掏出來，撕了一個藍花瓣，擲去說：

「飛吧，飛吧，小花瓣兒呀，

飛到西來飛到東，

到北來又到南，

就一個圈兒轉，打轉來。

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意。

珍妮說着，叫我馬上在北極！」

珍妮把話說完，忽然一陣旋風吹來，太陽沒有了，變成了可怕的夜，地底腳下好像陰風凜冽。

珍妮那時穿着夏天的衣服，光着腳，孤零零的一個人到北極了，可是那裏的寒冷在一百度呢。

「唉呀，好媽媽，我凍壞了！」珍妮叫着號哭起來，可是忽然即刻就變成了冰柱，掛在鼻子上，雪好像在水管子上的一般。

同時，七隻白熊，從大冰塊後邊出來，就一直向小姑娘跑去了，一隻比一隻兇：第一隻是笨拙的，第二隻是兇狠的，第三隻戴着雪帽，第四隻是脫毛的，第五隻是毛絨絨了，第六隻是斑點的，第七隻是最大的！

珍妮嚇得忘記了，他用凍了的手指，抓起了「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撕了一個綠花瓣，跑去就拚着全力說：

「飛溜，飛溜，小花兒兒，

飛到西邊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轉，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笑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我即刻又在我們的院子裏！」

就在那一瞬間，她又左院子裏了。可是男孩子們都望着她笑着。

「唔，你的北極在那裏？」

「我到過了。」

「我們沒看見。你證明叫誰應吧。」

「你們應吧——冰柱還在我這兒掛着呢。」

「這不是冰柱，而是貓尾巴！什麼，拿了嗎？」

珍影見怪了，決定不再同男孩子們纏了。去到別的院子裏，同女孩子們玩去了。一來——替看見小姑娘們有各種各樣的玩具。有的人有小轎車，有的人有皮球，有的人有跳繩，有的人有三輪腳踏車，還有一個女孩子有一個會說話的大洋娃娃，她戴着洋娃娃的草帽，穿着洋娃娃的膠皮鞋。珍影苦惱起來了。甚至她的眼睛都羨慕得好像羊眼似

的發重了。

「唔，」她想着，「我現在叫你們聽一聽，有沒有玩具吧！」

她把「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掏出來，撕了一個橙色的花兒，擲去就說：

「飛喲，飛喲，小花兒喲，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喲，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換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世界上所有的玩具都歸我呢！」

就在那一瞬間，玩具從四面八方都向珍妮跟前飛來了。

當然，首先跑來的是洋娃娃，眼睛大聲的拌得響着，不停的唧唧哇哇的叫着「爸爸

——媽媽，」——爸爸——媽媽。」起初珍妮非常的高興，可是洋娃娃竟然這麼樣多，牠

們一下子就填滿了院子。一條樹柵，兩道柵和半個曠場。那時走一步路不踩洋娃娃都不行。周圍除了洋娃娃的唧唧哇哇的聲音以外，什麼也聽不見了。你想像一下吧。五百萬會說話的洋娃娃，有多麼樣的吵人呢？牠們是一點不少呢。這還不過是莫斯科的洋娃娃呵。可是從列寧格勒，哈爾科夫，幾幅，里沃夫及蘇聯其他城市的洋娃娃還沒趕到呢，牠們都像鴨鵝似的，在拉馬的各路七哇哇的叫着。珍珍甚至打點怕起來了。可是，這還只是開始呢。小皮球，小環，自行車，三輪脚踏車，拖拉機，汽車，坦克，小戰車，大砲，都跟着洋娃娃自己滾來了。跳繩，像蛇似的爬着，神氣洋娃娃的脚，使性急的洋娃娃更大聲的叫起來。千千萬萬的玩具飛着，飛着，像箭，都在空中飛着。棉花製的跳降傘傘人，像金花似的，從天上拖下來，掛到電話線上和樹上。城裏的交通停頓了。站崗的警察，爬向樹林上，不知道做什麼好了。

「夠了，夠了！」珍珍嚇得捂着頭叫起來。「算了吧！你怎麼呢？你幹嗎呢？我真不要這麼多的玩具呵！」說着，我害怕……」

可是無濟於事。玩具帶着在堆着，堆着。

全城的玩具，都一直堆到屋頂上了。

珍兒到梯子上——玩具在跟着她。珍兒到窗台上——玩具在跟着她，珍兒到樓頂上

——玩具在跟着她。珍兒到房頂上，趕快擱了一個紫花輪，擱去就很快快的說：

「飛吧，飛吧，小花輪兒呀，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呀，打轉來。

待你倒兒兒於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將玩具趕快都回到商店去！

於是一切玩具就印到清淨了。

珍兒把自己的「紫花兒」，「藍小花兒」一做，看見玩具只到了一個花輪了，「這樣

一回事的！把六個花輪都弄壞了，連一點樂趣也沒有，賠，不緊要緊。將來要聰明些了。

「去街上，去賣着：

「我這叫什麼呢？或給兩兩公斤「糖牌」糖呢。不，最好是叫兩公斤「冰」糖吧。或者不要吧。最好這樣辦：叫半公斤「熊牌」糖，半公斤「冰」糖，一百克爾姆花生糖，一百克爾姆餅乾，還有，無論如何給小弟弟叫一個粉紅色的麵包圈。可是有什麼意思呢？唔，就讓我把這些來吃了。什麼也不會留下的。不，最好我給我自己叫一輛三輪自行車。不過，好難呢了。騎一騎，過夜該怎麼呢？有時會叫男孩子們跑去呢。或者還會更捷呢！不，最好我給自己叫一個電燈或馬戲團。那裏熱騰騰些。或者叫一雙新涼鞋吧？這也並不比馬戲團。不過，電燈說，那涼鞋有什麼意思呢？可以叫更好的東西呢。主要是那兒。」

珍珍這般想着，忽然看見一個很好的男孩子，他坐在大門跟前的板凳上。他有很大的新鞋——像雪白，可是比那更顯眼。小孩子非常病態可親的，一望而知不是愛打架的人。珍珍想同他交談起來。小姑娘一點也不怕的走到緊跟前，近得在他的每一個眼珠裏，都非常清楚的看見了自己的撫在兩眉上的小辮子。

「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威嘉。你叫什麼名字？」

「珍妮。我們來玩捉迷藏吧？」

「我不行。我是跛子。」

珍妮就看見他的一隻腳穿著畸形的鞋子，那鞋底非常厚。

「多可惜，」珍妮說，「我很喜歡你，我真願意同你一塊跑着玩。」

「我也很喜歡你，我也真願意同你跑着玩，但是，可惜這不可能。沒有法子。這小
跛子就這樣了。」

「呵哈，小朋友，你說什麼話！」珍妮叫着，就從兜裏把那隻「小花兒」七瓣小
花兒」掏出來。「你瞧吧。」

小姑娘說着這些話，小心翼翼的把最後的一個青花瓣撕下來，把牠在眼上貼了一下
，後來手指鬆開，用那幸福與快樂了的細聲唱起來：

「飛吧，飛吧，小花兒兒。」

飛到三來家對面。

飛到北來又向南。

繞一個圓兒，身轉來。

待你回過兒換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道。

吩咐吧，叫雀喜能起來吧！

一就在那一分鐘，男孩子從板橋上跳下來，就同珍珠玩起捉迷藏來，而且跑的好得小
竹娘話時怎樣用力也趕不上他了。

小笛和水罐 (故事)

V · 卡哇耶夫

樹林裏楊莓長熟了。

爸爸拿着帶把的茶缸，媽媽拿着茶杯，小姑娘珍，提着水罐，給了小巴里克一個小碟子。

他們來到森林裏，就摘起野菓子來；碧蘿先摘。

媽媽給珍妮揮了一塊好地方說：

『小女兒，這一塊好地方給你吧，這裏楊莓多甜了。摘去吧。』

珍能用牛蒡把水罐揀了一下，就去了。

走了又走，看了又看，什麼也沒有找到，就帶着空罐子回來了。

看到大家都有楊莓，爸爸有一茶缸的四分之一，媽媽有半茶杯，小巴里克的碟子有兩個野菓子。

「媽媽，呵，媽媽，爲什麼你們都有，我一點也沒有呢？大概你給我採了一塊最
的地方吧。」

「你好好找了嗎？」

「好好找了。那兒連一個野菜子也沒有，盡是些菜子。」

「菜子下邊你看過了嗎？」

「沒有看。」

「你瞧！應當往下邊看一看呢。」

「巴里克很小。他自己同樹莓一樣高。他用不着往下邊看。可是你已經成了夠高的
姑娘了。」

爸爸說：

「那些小菜子滑即着呢。牠們向來總是避人的。應當要會摘牠。你瞧我怎麼摘的

。」

這時爸爸就蹲下去，向地下彎着腰，往菜子底下望着，一個一個的摘着菜子說：

「我摘着第一個菜子，接着第二個，接着第三個，第四個菜子恍恍惚惚的走着。」

「好吧？」珍說，「謝謝你，爸爸。我照這樣作。」

珍去到自己的地方，蹲着，向地下彎着腰，在菜子底下望了一眼。菜子下邊很多野菜子。眼睛在張望着。珍摘着菜子，放到水罐裏。接着說：

「我摘着一個菜子，接着第二個，接着第三個，第四個菜子恍恍惚惚的走着。」
可是珍馬上就蹲得討厭了。

「夠了。」她想着。「大概我摘得不少了。」

珍站起來，往水罐裏望了一眼。可是那裏總共只有四個野菜子。

「真少得很！又該蹲下去了。沒法子。」

珍她又蹲下去，摘着菜子說：

「我摘着一個菜子，接着第二個，接着第三個，第四個菜子恍恍惚惚的走着。」
珍往水罐裏一望，那兒總共只有八個野菜子——甚至連罐底都沒有蓋住。

「唔，」她想着，「我最不愛這種摘。時時刻刻彎着腰，彎着腰，像你把罐子摘滿。」

他可憐，恐怕也壞了。最好我去給自己擇一處好地方。」

珍到樹林裏找着那株得不往籃子底下躲，反而自己往眼裏鑽和情願到罐子裏去的那朋友。

喘定了又走。沒有找着這樣的地方，累了，就坐在小樹盤上休息起來。坐着，因為沒事做，就由罐子裏把野菓子掏出來，填到口裏去了。把八種菓子都統統吃了。往空罐裏望了一眼，想道：現在怎樣辦呢？誰來幫我一下忙也好！

她想到這裏，苦臉就動起來了，草地也變潤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結實的小老頭，從樹盤下邊出來了：白外套，灰粉單，天鵝絨帽子，一根小弓夾柄杓在帽子上。

「你好吧，小姑娘，」他說道。

「你好吧，伯伯。」

「我不是伯伯，是爺爺。或許認不出來了嗎？我是菓子老師，老住在林子裏的人，是一切蘑菇和野菓子的總頭目。你麼什麼氣味，誰認出了？」

「老爺爺，野菓子惹下我了。」

「我不瞭解，我這裏的野菓子都是很溫和的。他們怎麼惹你了呢？」

說出這些話的在菓子底下，她羞羞不認羞面。從一邊什麼也看不見。彎着腰，彎着腰。等她把菓子摘滿的時候，恐怕要累了。」

的野菓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執着自己的英髯鬚，微笑着說：

「真是小事情。對於這個，我有一根專門的小笛子。這笛子一奏，一切野菓子即刻都從菓子裏邊出來了。」

菓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把小笛子從兜裏掏出來說：

「奏吧，小笛子！」

菓子小笛子自己奏起來了，當牠一奏的時候，到處的野菓子都從菓子裏露出來了。

「停止吧，小笛子！」

小笛子停止了，野菓子也躲起來了。

靜靜的，珍貴歌聲出來。

「老頭頭，呵，老頭頭，把這小笛子送給我吧。」

『我不能奉送你。我們來交換吧。我把小笛子給你，你把水罐給我；我非常愛這水罐。』

『好吧。我很願意換。』

珍妮把水罐給了輩子老頭，給了老住在林子裏的人，從他手裏拿過小笛子，趕快就往自己的地方跑去了。跑到就站到中間說：

『奏吧，小笛子！』

小笛子奏起來，田裏的一切葉子，就在那一瞬間都動起來了，彷彿一股風刮着它們似的，都轉過頭來。

最初是嫩葉子，這完全是青的野菓子，從葉子裏露了出來。跟着露出來的是老一點的野菓子——一面是粉紅的，另一面是白的。後來很熟的野菓子——又大又紅的野菓子露出來了。最後，幾乎成了黑色的，水漉漉的嫩菓子蓋着的芳香的老菓子，也從最下邊露出來了。

珍妮周圍的一切田野，馬上就被野菓子撒滿了。這些野菓子都在太陽地裏露着，向

小笛子撲簌。

「奏吧！小笛子，奏吧！」珍珠叫着。「快些奏吧！」

小笛子快些奏了起來，野菓子露出來的更多了，多得牠們。珍珠幾乎都完全看不見了。

「可惡！珍珠不停止。」

「奏吧，小笛子，奏吧！更快一點奏吧！」

小笛子更快的奏起來了，整個的森林，都充滿着如此悅耳的悠揚的聲音，彷彿這不是森林，而是樂器箱似的。

蜜蜂不再從花上去跳蝴蝶了；蝴蝶好像撒書似的，把翅膀捲起來了；小紅更自由自已在松管木的小枝上搖晃的輕巢裏探視着，狂喜的張合黃色的嘴，腳趾都用腳尖站着，不讓露出一點聲音來；甚至那有名的愛麗的蜻蜓，都停在空中，深深的心坎裏，都設這美妙的音樂陶醉了。

「我現在可要開始拈了。」珍珠想着，手已經向那最大的和最好看的野菓子伸去了。

，忽然想起了小笛子。現在也沒有地方裝小笛子了。

「唔，糊塗的小笛子！」小姑子生氣地說，「我沒有地方裝小笛子。可是你務得不要學乖了。即刻動作做吧！」

珍姊跑到去找那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

「老爺爺，呵，老爺爺，把我的繡子還我吧。我沒有地方裝小笛子。」

「好吧，」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我把你的繡子給你，不過你把我小笛子還我。」

珍姊把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的小笛子交給他，拿上自己的水罐，就很快地跑回自己的地方了。

跑到了，可是那兒已經連一個野菓子也不見了——只是一些葉子。真個呀！有小笛子——缺水罐。有水罐——缺小笛子。怎麼辦呢？

珍姊想了又想，就決定再去找輩子老頭，找那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要小笛子去。

小
到了獻說：

「老爺爺，呵，老爺爺，把小笛子再給我吧。」

「好吧。不過你把罐子也再給我。」

「不給。我得要罐子裝野菜呢。」

「唔，這樣我不給你小笛子。」

珍妮求告着：

「老爺爺，呵，老爺爺，沒有你的小笛子，一切野菜都鑽到葉子底下，不露面了，那我怎樣往自己的罐子裏摘呢？我必需也要罐子，也要小笛子呢。」

「你既是一個滑頭的小姑娘，把小笛子，罐子都要給俺呵！你不整小笛子，只要罐子也能行呢。」

「不行，老爺爺。」

「可是別的人怎麼都能行呢？」

「別的人都回地下躺着麼，從那邊回葉子底下藏着，才一個一個的摘着野菜子。他們摘着一個葉子，看着第二個，接着第三個，第四個葉子依次依次的藏着。我也不歡喜

這樣的搞。得甚麼，替甚麼。替你把菓子摘滿的時候，恐怕要累了。」

「哈哈，原來是這樣的啊！」菓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着氣得灰鬚鬚卻覺得反而又笑了。「哈哈，原來是這樣的呵！誰想得到你還不過是一個懶鬼呵！把你自己的菓子帶上走開吧。什麼菓子也不給你！」

菓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着這話，把門一闔，就鑽到小樹盤底下了。

珍妮對自己的空菓子一望，想起爸爸，媽媽和小巴里克都在等着她，趕快跑到自己的地方，蹲下去，往菓子底下望着，就發現到一個一個的摘起菓子來。

摘着一個，看着第二個，接着第三個，第四個恍恍惚惚的裏着。摘着一個，看着第二個，接着第三個，第四個恍恍惚惚的裏着……

珍妮馬上摘滿了一菓子，就回去找爸爸，媽媽和小巴里克去了。

「快聽呀。」爸爸對珍妮說，「拿來滿滿一菓子。大概熟了罷？」

「不要緊，爸爸，菓子甜了我的肚子。」

大家都回家了：爸爸帶着一滿茶缸，媽媽帶着一滿杯，珍妮帶着一滿菓子，小巴里克

帶着一滿碟。

可是關於小笛子的事，珍也無論對誰一句話也沒有告訴。

兩座堡壘

V · 卡德耶夫

我在尼斯威日地方，看了拉得支路爾公爵的一座著名的堡壘。紅軍剛剛開到。堡壘的主人們沒來料及逃亡，他們突然就被擒了。堡壘被水圍繞着。牠有一道壕，通到小城南頭。波蘭人把壕上敷設了地雷。如果他們把壕炸毀了，——附近就要被淹了。可是在驚慌中，他們沒來得及炸毀。這要禍福先避免了。我們避過了吊橋，沿着那稱着樹的，樹身幹白了的，敷設了地雷的壕，通過環繞的很深的門洞裏。地上放着古銅大砲和十六世紀的小砲。裏邊四方形的院子里中間，修成了花壇。秋天的花卉，——紫苑花和荷蘭蓮——裝飾着塔角的高窗子的花箱。花壇周圍圍着青苔地氈，也放着古砲。堡壘的一對耳房在修理着。放着掃帚。一部分是獸醫皮，漆着白色。在正門上刻着尖錐形的鼻子的波蘭鷹；波尼斯斯納鐵鎊在掛着，種蠶，可是很美觀。牆上掛着帶銅欄杆的看獅子，進到一個昏暗的大廳裏，那裏掛着暗色的古畫和擺着暗色的古家具。我們的

衛兵室，臨時設在這兒，武裝的紅軍士兵們，都坐在安樂椅上和沙發上，機關槍在路旁。庫拉曼派人找管理人去了；那人馬上就來了。這是一個不大年輕的結實的先生，穿着一頂毛帽寬大的英國的呢衣服，穿着硬鞋和沒有扣釦子的極好的襯衫。他帶着卑屈的，微有點謙恭的波蘭的厚情，同我們寒暄着，在這厚棉背面，覺得深深的隱藏着一種疑慮和憤怒。我們請他帶我們參觀一下樓房。他又鞠了一躬，就帶我們到各廳裏去了。我們跟地走着，驚訝着波蘭貴族的應當的宏偉。衆多和富麗。每一個房間，都有小戲院的音樂廳宏偉，有些是上下兩層階梯的大廳。特別惹人注目的是到處的牆都是白的，那顏色落的，我甚至可以說是營壘式的白色，擺出了家具及用各種珍貴の木料所製成的地板的富麗：紅木，烏木，檸檬木，明亮發光的大門，裝着細金框子的火鏡子，我們看了公爵的書房，書中間放着一張長椅子，這椅子上線縫的可以容五個人，椅子用此重的絨布和棉花鋪着。上邊擺着花，花瓶，小畫像和現代的全家福照片。到處都散亂着好多法國的畫報和英國的七月份，八月份，甚至對於主人的命定的這一個因年的九月份的「雜誌」。一座巨大的木火爐，爐的驚人的美觀和風趣，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據管理

人用微帶黃的蘭白香而漂亮的俄國話的解釋，這用火爐是存自己的歷史的。老公爺從羅馬的一個教堂裏，帶回了一個神像，就命人把這改作成了火爐。我們看了一個巨大的游獵室。地上放着熊皮，狼皮，狐狸皮。在好多長椅子上，放着打獵的武器：手槍，大口徑短銃，短劍，現代的馬鎗，步槍。牆上掛着許許多多的鹿角，沙鹿角，野豬牙是成對的，用金子鑲起來，用金線子繫着，掛在小釘上，就好像骨製的小頭圍似的。每一對野豬牙下邊，都有順字。這些角和牙，是給卡巴黎的貴族游獵展覽會上，那得到這頭獎品呢。然後我們參觀了騎士室。那擺着騎士的甲冑：盔，胸甲，股甲。騎士的行列，騎着白鬃的馬，戴着暗色的鎧光加金光。騎士戴上的格子眼裏，插着駱駝的羽毛。在一個空裏，我們看見了一幅奇妙的全家相圖案。那兒畫着一位全身的高個子的波蘭小教頭，他是公爵。或者是波蘭王（這得是波蘭王族會做過波蘭王），同車坊在一排的是一個高個子的女人，同他的站在一排的，是另一個女人，身個矮一點。管理人給我們解釋說，有一位拉得文成爾，定于一個全家相畫像——自己同妻子。他畫成了，掛起來了。過了一個時候，妻子就去世了。公爵同另一位女子結婚了。需要新的全家相畫像了。公爵

不願化錢，就吩咐把新妻子的畫像，添加到舊有的全家福上。可是因為地方不得夠，就
用一塊白布，縫到畫上，富婆的下等僕家，就對新妻子發怒了。我們在這種奇妙的全家
福上看出了後繼，我以爲這幅畫裏有方的一粒銀錢變成兩公兩的儲蓄就出來了。一
個燻煙管一個煙的管過去。全家的四分之一這裏有貯定，我們就買了。

「這裏有多少？」他問？「我向着管理人說。

「有一百二十來個。」他聽着房間答着。

「主人有多少土地？」

管理人又鞠着躬說：

「有六萬頃（註）。」

「有多少森林？」

「有若干頃。」

這幅：他他裏裝着自己的照圖的生活。穿着套上衣服長着家出這幅，這幅這幅。

註：一頃等於六十畝。

應要走過去。婢女們的裙子，沙沙的響着。由一道開着的門裏，我看見了廚房裏的光潔的五彩方磚；老頭子聽着，從椅子上端起了一個銀托盤，上邊放着薩克遜茶杯，冒着咖啡的熱氣。在一張特製的安樂椅上，在走廊裏，坐着一位半身不遂的高慢的老太婆；拉得支威爾公爵老夫人。我們急忙告。我們再沒有時間參觀優樂了。我們出來了。管理人把我們引到梯子跟前說：

「應該報告諸位，公爵雖然有六萬頃地和五千頃森林，可是老實說，這地和森林都不大好的……我不以為這是妥當……」

我們沒聽他說完就出去了。我記不起來了。當然，我曉得世界上有公爵和長子承繼權，可是總有點抽象的。現在我親眼看見這個了。這特別給我了一種絕大的印象。因為我看見了住在這保學周圍的農民的不能比較的驚人的貧困。為着建築，維持，裝飾這一座該咒的堡壘，為着生活在這該咒的豪華裏，去逛巴黎，紐約，在宴會上卡洛揮霍金錢，擁有千百輛汽車，定購貴重的香水，美酒及裝飾品，為着這，拉得支威爾氏在幾百年來實實在在的吸盡了農民所有的血汗。拭鼻涕的手帕，每條就值兩千弗郎，那是在巴

黎卡普琴花園的特得。卡吉耶商店買來的。「六萬頃土地呵！」呵哈，走狗，好久我聽心都不能平靜下來。

過了一些時候，我參觀了另一個堡壘。這是米爾城的著名的米爾斯基公爵的堡壘。我在河白浪濤斯遊歷的期間，不斷的從遠處窺見牠。有時夜間在薄雲的有月的背景上，兩座暖塔式的塔的側影，由我們對面浮了過去，一羣黑鳥在上邊飛着。拉得支威爾的堡壘是十五世紀的。米爾斯基的堡壘大約是十三世紀的。牠就很高的城牆圍繞着。覺得穿着鎧甲的騎士們，馬上就要從城門裏飛地出來似的。這座堡壘是具着瓦爾泰爾。也各德的风味的。牠四分之三都倒塌壞了。砲眼在板着，一個塔頂前掛了，另一個塔頂上的上鋪了的風信紙還完整着。細密的牆皮，使古時的人字又向大磚都露了出來。我們坐在汽車上，穿過騎士的城門樓——這邊那重成黑的了——大群的入到堡壘的院子裏。石鋪的院子裏，亂堆着瓦礫。旁邊放着一張粗笨的非常舊的橡木椅子——簡直像十六世紀法國新教徒的椅子似的。牆角裏長滿了野草。這一切那樣的景緻和帶刺的枝條，使我想像到聽差人。堡壘的耳房從着城門口，房屋沒有了，房子的中間，從前廳堂現在的地方

這是在長沙潭邊，他正起錨，直接與楊樹。樹在隔著兩排花地，這是一方
了。長沙潭的潭水，是清涼的，潭水清涼，潭水清涼，潭水清涼，潭水清涼。

光。北門口站着一個穿白布衫子，褲子上裝着紅布的人——工人自然隊的領導。我到他跟
前問了好。他帶了自己的證明書，請我參觀。他帶了證明書，是說了嘛。叫我離開
十步遠。我想他是開玩笑的。可是他忽然把我的來問問，拉着我的。叫向後去！
他喊道。我聽他去了。我在這兒的距離，同他商量，到這兒去。他是那不振作的人。

我生氣了。他證明書問出來，把自己的京綢上的紅星指給他看。他動身也指給他看——
他站著，眼睛像像像似的站著。他有新版的命令，他沒有工人自然隊隊長。他問人
都有證明書的。他生氣起來了。他又把證明書的裏面，我除了到這兒拉工人自然隊隊
長以外，什麼辦法也沒有。工人自然隊隊長他問的，由那轉他的，他問的，
大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他生氣了。

紅本書攤開前停住了。我看見好多法國的古書，其中有「米拉白書信集」，「卡那爾的法國革命史」。還有許多關於法國革命史的書籍。這令我注意起來了。波蘭的最後的封建階級與革命史。顯而易見的，公爵們在堅強的追擊着革命的思想。保皇崩壞了，可是他總是想着，想着……總想着一件事。想着最近的清算，獄者在斷頭台上的路易，想着是國人的理……公爵那時向西歐看的時候，正是應當向東歐看一看呢。我們與來到外邊了。新兵鐵和的對策望了一眼。我記住了他的姓——米次克維其。是波蘭大將人亞丹。米次克維其他副姓，本匠米次克維其是米爾城的人。是以前的米爾斯亞公爵的繼承全權的獨立的支配者了。他警戒的，忠廉的站到自己的崗位上。我們也聽了。集活程，不知為什麼米爾斯亞公爵把地圍在燦爛的半地窩裏。鬍毛的灰狼，用繩子拴着，在柱子周圍的破爛磚的中間跑着。牠的燦光的眼睛，在秋天早晨的灰階臺，發着光亮，罩着叫氣。穿堂風吹着，狼好像機械的一般，好像瘋狗似的，在柱子的周圍跑着。總是向一面跑着，總是向一面跑着……

……火車從白洛斯塔克往莫斯科開着。剛剛開完了西白俄羅斯人民大會，牠永遠把

拉得支威爾的，米爾斯基的，波尼托夫斯基的，畢克納的……一切財富交到勞動人民的手裏了。坐火車到莫斯科去的是西白俄羅斯人民大會的全權代表團。輪是去出席最高蘇維埃特別大會，加入蘇聯各民族的大家庭裏去呢。那時是十月。火焰紅的森林，由火車旁邊掠過，就好像暴動了的人民，打着紅旗似的。

人們隔着窗子，望着自己的被解放了的土地。波蘭封建領主們的堡壘，好像幻影似的，在地平線處浮了過去。

他們兩個人

V·謝達耶夫

一個人穿着破軍衣，有點跟鬼跟蹤的。他喝酒喝得發昏的微藍的眼睛，在看着地。腦子裏沈重的咕噥的響着。無力的腿，在收穫的田地上蹣跚着。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覺得好像一場惡夢似的。口裏發乾了。非常想喝茶和吸煙。

另一個人在後邊跟着。穿得很整齊，掛着皮帶，手裏拿着步槍。

一個是射手——無線電員聖邁爾。蘇聯的鷹鷹，剛剛把他的飛機強迫降落了。現在射手——無線電員麥邁爾，成了軍事俘虜了。

另一個人是紅軍的工兵指揮官魏格利同志。他帶着被打落下來的德國飛行員聖邁爾，到司令部去審問的。

周圍是寬廣的俄羅斯的土地。稻田，麥田。地平線新奇的遠遠的蔚藍的森林，秋天的浮雲，在溫柔的水一般的俄羅斯的藍天上浮蕩着。

當時走得很遠呢。

那位德國人正走的時候回過頭來。他辭洋洋的想說話了。他向魏格里同志看了一眼。魏格里同志的三角形的頭章，引起他浮廢的注意了。

「這大概是位下級官，」他不等同答的長聲說着，因為他這句帶着半開口氣的話，是用德語說的。

可是魏格里同志對自己級人的話知道一點。

「下級官，就是下級官，」他說。

德國人有點對他發怒，「下級官，就是下級官，」他說。

「下級官，你知道德國話嗎？」

「是的。」

「你是下級官嗎？」

「是的。」

德國人對魏格里留了一下，後來說：

「我也是下級官。」

魏格里沈默了一下。

「大概我們是同年吧。」

「可能的。」

黎邁爾沈默了一下。

「我二十三歲了，」他終於說了。

「我也二十三歲了，」魏格里說。

他皺起眉頭了。他覺得非常奇怪，在他們——紅軍下級指揮官和這位法西斯——之間，竟有這點共通的地方。這共通的地方就是二十三歲。

「我二十三歲，」法西斯的飛行員，射手——無線電員黎邁爾重複着說，「我二十三歲了，我已經把全歐洲都飛遍了。」他想了下，就精確的說：「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

下級官魏格里冷笑了下。他所以冷笑的，是因為德國人說了「差不多」這個字。

歐洲除了蘇聯，就不成歐洲了。黎迦還沒有完成了自己的「遍遊歐洲」的飛行。他的被擊毀的「容克」機，扔在蘇聯的「地層」。飛行還有完成。不得不加上一個不愉快的字樣「差不多。」

「我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陸登洋談的這通爾，笨拙而頑強的重複着。「我到過布哈里斯特……」

「關於布哈里斯特你有什麼話說嗎？……」下級宮魏格星問道。

「布哈里斯特有很多房子。」他通常很快地說道。「我也到過芬蘭。」

「你在芬蘭見到什麼呢？」

「在羅佛丹有很漂亮的，很宏偉的酒店……此外我還到過波蘭。」

「你在波蘭遇到什麼事呢？」

「波蘭的樹皮是綠色的，樹根咬人。」

「在希臘怎麼樣呢？」

「希臘有很香的白蘭地。」

「你讀過什麼書嗎？」

「哦，是的。我讀的書多呢。」

「你讀些什麼呢？」

「我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我讀過戈培爾博士的小說。」

田：「你讀過海涅的寧爾嗎？」

「沒有。沒有讀過。海涅是猶太人。」

「你讀過老托爾斯泰的『戰爭』嗎？」

「沒有，沒有讀過。老托爾斯泰是雜種。」

「你讀過亨利。曼的『長河』嗎？」

「沒有，沒有讀過。亨利。曼是反法西斯份子。」

「你讀過高爾基的『草原』嗎？」

「沒有，沒有讀過。高爾基是共產黨。」

厭惡得使下級官僚格羅曼要發瘋了。

「是的，我沒有看見與東西。我把他的作品在愛森城的樹上燒了。你曉得愛森城嗎？」

「？」

法西斯軍隊的射手——無線電員，對下級指揮官羅特生的槍刺煩燥的望了一眼，就開始說起自己的經歷來。

他醉意洋洋地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的父親是威風凜凜的兵士，護身到烏克蘭的原野裏了。

把這道消息到尤特勒什青年組織中去的法西斯的宣傳員，有一次在愛森城的一家小啤酒店裏，同他談着話。他倒像當時那醉得一塌糊塗了，法西斯的宣傳員，往那好像砲彈筒一般的陶器啤酒杯子裏，流着唾液說：

「小伙子，向東方瞧吧。你的眼光應當時時瞧着東方呢！……」

法西斯青年伙子的眼睛，凝呆的，貪婪的向東方望着，可是他的手，在戰前却是握德國幹着特務的幻雷。

他牢牢的記着雷特勒的話，就緊閉着嘴，應當把人吊死在每一根電線杆子上。

「他在這一句格言上，建立了自己無可撼動的威嚴的基礎。」

有一次，吩咐他把一個保潔員叫來。由一個葉子擔任另一個葉子來理解。黎邁爾拆開着自己的懷錶看。老葉子說：「這塊表對準時間了。對自己好些好些說，他比他大三十五歲，黎邁爾睜了他一睜，後來就把他閉門了。」

「關於這件事，黎邁爾當然沒有告訴下級官員或格羅里，這是後來在審問的時候才知道的。這是在審問他的「証據詞」——「黎邁爾的「證詞」——櫃上的純手的時候說出來的。」

「你聽着吧，黎邁爾，你打從這句證詞？」

「我不回你，我只不給那個人打聽了，我還有讓人心心，救活了野獸。」

紅軍十兵的下級官，裏多特德德德，被官服了一個。他的臉形的面孔，是那樣的貪婪的，他神聖的的的的。那是一個真理的中國案件，色清清的，神聖病者的臉。

「我和我同伴的這是人嗎？」黎邁爾帶着憤怒的情緒着。「不，這不是人。這是活了二十三歲的一個污穢的畜牲，是一個低級的，酒精的，貪婪的，愚蠢和污穢的畜牲。」

「我對我的同年的樂透哥說些什麼呢？」紅東下棋官魏格羅於這次的會見說。
。「我對這個憎惡人類的東西說些什麼呢？……」

我或許可以談一談我自己，就是寫過一本關於民族友愛和新生活建設詩集的那個青年猶太人，我或許可以對延西和平城市與舊村的破壞者，談一談關於六年之間，在遠東大森林裏，建設了一座新城市的我自己吧。

我還可以把我前朋友馬爾諾——一位優秀的抵抗黨組織員和英勇的軍人告辭地吧。這位官樣的，寬厚的蘇聯青年，在我回來這可談話的前一天，在法國新勃登槍林彈雨下，把一個波蘭的淡色頭髮的姑娘，殺了出來。子彈把他打死了。他剛剛把未婚妻的姑娘安放到草堆上，就跌倒了。

我對這面像着一般官人對榮譽的渴望的藉口——變通編，能說些什麼呢？

我轉過身來了。別人把他帶走了。

我到自己的戰鬥的崗位上去了。

「小鳥」

A · 法提耶夫

在游擊戰爭的時候，在蘇城礦山上，有一個工人洞河。同他的炸藥一塊兒被弄去了。那工人的鐘頭叫「小鳥」。他是第一號礦井上的抽水夫。他被稱為小鳥的，是因為他能摹倣一切鳥的聲音。而且他的外面亂亂鳥：小身個，瘦瘦，長腿和細脖子。他妻子親，而且還有兩個小孩子，他的妻子也會學鳥叫。

夜裏，他留了一切鄰居，把洞河捉去了。當把他捉去的時候，他的女人，兒子，鄰居和愛他舉舉的鄰居的兒子們，都洞河上好久的喊着，在他後邊揮着手。

反偵探處駐紮在山下，這是在一所僻靜的院子裏，四週都用很高的籬笆圍着。從前那兒是一塊堆乾草的院子。把「小鳥」關到倉房裏，下了鎖。他在空而又黑的倉房裏，苦於沒有知識，一直等到天明。

自從在「小鳥」的洞河裏，發明了炸藥以後，他覺得他也不會再活了。誠然，地參

加了這事情，只是受了同志們的勸告，讓他別把炸藥藏到他家裏。如果他交出了謀事的主犯，他本可以把自己的命運轉運的，可是他不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念頭。這念頭對於他這樣的勉強，就好像如果餓吃人肉，就可以把自己的命運減輕是一樣的。

殘夜的時間，他不是斷斷續續地想着不要說的話，——能使他脫離苦海的這樣的精力，世界上是沒有的，——而且只是考慮着他怎樣更好的扯謊，去掩護同志們和替自己辯護。他還想着把槍發了的時候，孩子們怎麼辦，他可能替自己向女人，「帶着兩個孩子，現在不會有人要他，」斜着眼睛，「小烏」想。

天亮的時候，夜裏探他的那位大身軀的長着黑髮鬚的士和一個帶槍的兵來了，那兵也是大身軀的，可是頭髮是棕色的，臉是黃的。他們把「小烏」帶去拷問去了。

「小烏」望見一個相貌很老的軍官，坐在桌子旁邊，雖然他從前不知道他，可是猜到這會是反偵探主任馬克維奇（在靖山上誰不曉得他呢？）他怕他來了。可是待馬克維奇問了他姓名，書籍，信教的時候，「小烏」都應付過去了。馬克維奇問他在那弄了這麼多的炸藥和幹什麼用的。「小烏」說是其他一點一點偷來的，作震魚用的。

「那麼，想打魚嗎？」馬克維奇寬大的微笑著問道。

「我有兩個小孩子，不發愁，我們生活溫飽，你聽得的。」「小鳥」也微笑了一下。

「他大概想開魚舖子的吧？」馬克維奇對坐在屋角裏凳子上的「士」瞧了一眼說。

半普特（註）嗎？呵？……

「小鳥」說他實在是想要魚給工程師們和辦事處人員們，好賺一點錢罷了。

「可是前天梭柯洛夫為什麼上你家裏去了呢？」馬克維奇問着，用圓圓的黃眼睛釘着「小鳥」，那眼睛可怕的是什麼也不表現出來。

「他從那兒……」「小鳥」想了一下，即刻就作了一個驚奇的臉色，不是過於驚奇

，而是適如其分的臉色，他說：

「梭柯洛夫嗎？這人我這不曉得呢。」

「可是如果我現在把這帶來，他會你而把一切都說了出來怎麼辦呢？」

「我不曉得他是誰，也不知道他講什麼話的。」「小鳥」聳了聳肩，回答道，他

註：普特，俄國古幣，約值十個。

知道馬克維奇不能把檢揭書交帶來的，他昨天還趕着良法給做女人寄了一封信呢。

「你聽着吧，」馬克維奇用這樣的口氣說着，彷彿他願意幫助「小鳥」似的，「檢揭書柯洛夫承認了把自己的家作爲轉交站，由你這裏把炸彈寄送給叛軍。我認得你是白受人連累了。如果你供出來誰連累了你，我寬放，要是你不供出來……」

「老爺，我在沙皇的隊伍裏幹過，同德蘭的警備隊爭我打過了過家，」「小鳥」很感動的說，「我同紅軍沒有關係，而且也不能有關係。我因爲太窮，偷了炸彈震魚，這罪是承認的。如果爲了這要處罰我，那誰陪你處吧。」

馬克維奇大搖大擺的繞過了桌子，對着「小鳥」站了一下，少微的嘔了一聲，就拼命用拳頭照他臉上打了一下。「小鳥」撲倒縮跟頭，脊背顫抖着，吃驚的，憤怒的照馬克維奇瞪了一眼，——血從「小鳥」的鼻子裏流着。

馬克維奇跳到他跟前，開始用拳頭照他頭上一拳一拳的打起來，打得使「小鳥」的後腦時時在牆上碰着。「小鳥」什麼也沒有來得及說，馬克維奇也什麼沒有說，只是到他臉上打着，一直打得使「小鳥」的鼻子要脫手，兩着漸漸的拖下來。

下士和士兵架着「小鳥」的胳膊，用肩膀和腰支撐着他，就把他拉到客房裏了。

「小鳥」好久的時候在房角裏，用小手裏抓着發了個發熱的臉，顫抖着。艱難的呼吸着。他想着他現在是餓了，又想說說，可是沒有找着他的詞說，這便他的腦子多少壯了一點。後來他想壓制和吃東西，可是沒有一個人到他的眼裏來。什麼聲音也不會從院裏傳來。他整個的個世界隔絕了。他聽不到人的捷効了，也無從對人露苦了。他把胳膊放到頸下邊，不知不覺的變靜了。

開鎖的聲音把他驚醒了。門開了，陽光和春天的氣味，隨着馬克維奇和下士，一起入到客房裏來了。黑樹環繞了士，手裏拿着鑰匙，停在開着的門口裏，馬克維奇走到用心的鳥眼睛從鎖下望着他的「小鳥」眼裏。

「還沒有想好嗎？」馬克維奇說。「站起來！」他突然叫了一聲，就用皮靴擦「小鳥」的肚子，踢了一腳。

「小鳥」跳起來，一隻手扶着肚子，另一隻手防衛着馬克維奇。

「你說吧，誰給你拿的炸藥？我要你命的！……」

馬克維奇拔出手槍來，噴着唾沫，向「小鳥」撲去。

「你殺了我吧。」「小鳥」用小孩子的聲音叫起來，「我不知道你想要我什麼呢！

.....

「把他帶去！」馬克維奇說。

下士從院子裏對士兵喊了一聲。經過生着嫩草的院子，把「小鳥」帶到一個長地窖裏了。那地窖有土庫，頂上生着雜草，有木頭的換氣眼和中間不知作什麼用的安着蠟燭筒。

「你們把我注冊帶呢？」「小鳥」面色蒼白的問道。

誰也沒有回答他。馬克維奇舉着鎗，開了門。由門裏吹來一股溼氣和霉氣。他們把「小鳥」順着台階帶下去，他倒在一些木桶旁邊，頭幾乎碰到發識的用水柱子做的牆上。

當下士同士兵舉着燈了和手作燈了向「小鳥」，下到地窖裏的時候，馬克維奇點着燈，開了第二道門，進到地窖的深處，把「小鳥」帶着，跟着他到一個潮溼的，沒

有窗子的。一股涼涼的空氣，在這裏經過了煙霧的氣味，冒着一股令人發嘔的死屍味，室的另一端，用同樣的木柱子支撐着，那裏還有一道門，用鎖鎖着。室中間放着一張床，牆角裏放着石砌的打鐵爐，上邊站着風扇。兩邊的牆上嵌着什麼籬，頂棚上吊着繩子。

馬克維奇把門鎖起來，就走到「小鳥」跟前。

「你說嗎？不嗎？」馬克維奇抓住士兵肩下士還不會放手的「小鳥」的胸脯，咬着牙說。

「你幹嗎磨苦我呢？你最好把我殺了吧。」「小鳥」低聲的，而且很莊重的對他說：「把他衣服扒了！」馬克維奇指揮着。

「你想幹嗎呢？」「小鳥」恐懼的問着，從下士和士兵的手裏掙脫着。

但是他們都向攪着身子的「小鳥」突擊着，踢着他，把他的手反綁着，綑下了他的衣服，把他赤體裸的放倒床上。「小鳥」覺着用繩子把他的腳，手，脖子都捆起來了。

把他緊緊的纏到床上了。「小鳥」甚至連伸一伸身子都不能了；繩子開始絞起他來了。

探條抽抽噎噎響起來。第一下的打擊，使「小鳥」痛入骨髓了。「小鳥」粗野的叫起來。

從這時起，「小鳥」的新的可怕的生活就開始了。這生活交織到無窮無盡的，連續不斷的苦難的夜裏；從人類的理性和良心的見地來看，真是不可思議的呵。

斷斷續續的把「小鳥」纏回了幾天，可是他的一切時間的感覺都喪失了，因為再不會從這黑漆漆的地窖裏把牠放出去了。全部的時間，對「小鳥」分成了片段，在一些片段裏扶掖着他的身體，而在另一些片段裏，把牠拉到門外的窄小的土屋裏，他在咫尺莫辦的，氣悶的，潮濕的蒸籠裏，被人到夢中；或者在記憶裏燃着的亂翻着自己的已往生活的殘片。

有時，她心裏和那加冕帶的燈亮起來，腦子裏閃着一些病態的火花，當時他覺得眼看着他可以逃脫，耐着在自己的意識裏，把自己的一生和現在所遭遇的一切，都要聯繫起來了。

可是就在這應當向他請求的時候，馬克補奇的可怕的臉，下士的做著的汗衫的領子，由那兒露着他汗溼的，多毛的胸膛和貼身子帶的小十字架的帶子，爐上的火光和風箱的響聲，自己的營地的響聲和自己的血的氣味，以及發燒的肉，這一切都在「小鳥」面前遮住了。

「小鳥」的身體，越來越不大覺得痛了，爲着突然這已經不像人的身體裏，抽出新的痛苦的花蕊。就發出了新而又新的拷打。可是「小鳥」已經不再叫了，而只是重複著一句話，時時刻刻重複着的那一句話：「你把我殺了吧。我沒有罪……」

有一次，正在折騰「小鳥」的時候，有一位小身軀的白淨淨的女人，好像燕子似的，在地窖裏出現了。在牆上頭做著顫着的「小鳥」，沒有看見她怎麼進來的。她的出現，在當時是如此的不可能，簡直使「小鳥」覺得他是在做夢，或者是發燒了。可是那女人對着「小鳥」，坐到他床邊，看着他。她不動的默然的坐着，用顯得太大的空虛的藍眼睛，望着「小鳥」在怎樣呻吟着。「小鳥」忽然認爲瘋了：這是馬克補奇的女人，他明白這不是做夢，而是一個存在於世女人，於是他就怕起來，他所遺棄的一切：這不是夢

，也不是病態的智力的結果。而都是真實。

於是「小鳥」生活中的一切過去和現在，突然都被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思想的強烈的有力的光芒照射起來了，這些思想從前他腦子裏有過呢。

他想起了自己的除了勞動與窮困之外，從來什麼都不知道的女子，想起了自己的滿長着癩疥的蒼白的孩子們，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平常勞動者的，愚昧的，造孽人的可怕的一生，在這一生裏，最愉快的體驗，就是聰明白在天空滑翔的小鳥的心靈和會學鳥叫，因此孩子們都喜歡他。可是那些真正受人間一切福惠與美滿的人們——享受出類超羣的住宅，豐富的飲食，華美的衣服，書籍，音樂，庭園的花木，——他們用不可思議的苦刑，甚至進食階梯不可想像的苦刑，來加到「小鳥」身上，怎麼會有這裏的事呢？

「小鳥」明白了，這些人把人間的一切享受都過膩了，他們已經早都不是人了；他們現在所以不能饒「小鳥」的旗幟，正是因為他在他們中間是人，因為他知道被人剝的手和理智創造出來的一切東西的偉大的價值，而且爲了自己和爲了一切人而要佔有人間一切的幸福與美滿的。

「小鳥」明白了。這些愛人出一切腐惡和歪曲的風潮的爛污，他們同人們周旋的時候，這用的那種人道，都是虛偽和欺騙，他們的真理，就是在於此刻在黑暗的地窖裏，閉着和燒着爛在牆上的牆裏的他的身體，其間任何的真理他們都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

「小鳥」就在這可怕起來了，他可憐他現在當他聽得了這些的時候，他已經再不能到活人的世界，到自已的同志們眼前，去把自己所發現的告訴他們了。「小鳥」怕他將在人類等說和鬥爭的同志們，還不明白這個，在清寡的緊急關頭，他們的心或許會被強偏化了，他們不會拿鉄石的心腸，來對付這些腐爛的屍體，這些腐朽的爛污，這又要承認他們和埋葬世上的活人了。

他在牆上的「小鳥」，望着亦在他面前發洩激怒的，折磨着他肉體的，帶着滿臉汗的，蒼白的，憔悴的臉他馬克維奇的身影，望着那被爐火的紅光映照着的，縮着身子坐在牀上望着「小鳥」的，好像一條小白頭似的女人，「小鳥」望着就覺着在他心裏起了一種最後的解放的力量。

「你幹什麼氣力呢？你什麼也探聽不出來的……」「小鳥」低聲的，可是很清楚的

說。「你們是人嗎？」他問。當着最大地憤怒的方景說。「你們不是人，你們甚至連獸類都不是，你們這些惡巧爛污的鳥上要把你們這些東西都毀滅了的！」「小鳥」莊嚴的說着。他的臉燒了眉毛和臉上的深痕傷的孔，變成了可怕的微笑。

馬克維奇把臉一皺，用釘子照他頭上打了一下，可是已感覺不着痛的「小鳥」帶着可怕的微笑，繼續發音他。那時馬克維奇咆哮着。聽到爐子跟頭，用釘子從那裏掏出來一根燒紅的釘子，走到「小鳥」跟前，用力把這根紅的釘子，刺入到「小鳥」的一隻眼睛裏，然後把另一根釘子刺入到另一隻眼睛裏。彷彿這鐵似的，兩次由「小鳥」的身體裏通了過去，他的身體抽了兩下，後來吊到牆上，「小鳥」就死了。

英雄故事

黨代表加拉高夫

坦平的山谷，躺在不高的圓圓的小山中間。山坡間隱約的呈現着
驅逐場的指揮所的帳棚，這裏靜寂得很，飛行員都在睡覺。在山谷兩
邊，整夜的工作在繼續着。技師們，工匠們，摩托手們，都細心的檢
的戰鬥的準備，十分的充實起來。

七月的短夜終盡了。綠白色的曙光帶，在東方展露出來。星兒閃爍的
的神色照耀着。摩托在山谷裏吼着。這是在檢查的，武器工兵裝了
短短的一排槍聲響過了。槍火的青劍，由機關槍的槍膛裏吐出來，子彈
黎明前的薄暗裏，閃着光輝。

黨代表加波諾夫，小心謹慎的從鋪上起來，很快的，悄悄的穿着衣。

除了飛行員們睡覺。到四點，不多這有一個鐘頭，這是最甜蜜的和最

安靜的。驟然，驟然！「請浩夫在夢中憤怒的低聲說着，他

的一個飛行員，是加拉希夫的親昵的，知心的朋友。黨代表溫和的

裏出去了。霞光已經變紅了。野掌一直從天幕的門限跟前起，就發着
生活的歡快，由於幸福的不可形容的感覺，抖顫起來了。他順着山坡
同工友們和技師們談着話，凝視着同志們的被太陽晒黑了的臉。

是的，是的。他們都在工作裏忙迫着，沒有一個萎靡不振的動作
展的顏色。這是他們在對敵作戰的——看護着飛機，他們帶着戰士們
的熱烈的護着。他們的光明的感覺包圍着的和對這些人表示着同情的
來了。他繞過了一切飛機。太陽在小山上難耐的熾熱的燃燒着，山谷，
的遼闊的曠野，都在歡快的光明裏抖顫着。

一枝白色的火箭，帶着箭簇飛起來了，過了片刻，另一枝紅色的火

行員們從天降和松樹間前往飛機的摩托車，帶着異常快的速度飛馳着和動作着。摩托車已經吼響來了。飛行員們把降落傘的鉤子扣起來，戴上航空帽。敏捷的鑽到飛機的機翼了。

首先起飛的是指揮官克拉甫琴科的飛機。其餘的驅逐機，都跟着他在稠密的深草上急馳着，向遙高的青空裏飛去了。幾個高飛着，在山谷上兜了一個圈子。一切飛機，都一架跟着一架的從小山後邊飛到跟前了。指揮官克拉甫琴科揮着手——擺着自己的機翼，——於是飛機都轉向他飛去了。

機隊飛行着，一直向前線進發着，去迎擊敵人去了。黨代表加拉喬夫在後邊跟着，天映在他前頭亮的蔚藍的眼眶裏。他的身子向前傾着，他渾身都在熱氣衝發中，彷彿他自己也在跟着機隊飛去了似的。飛機小起來了，在青空裏消失了，加拉喬夫焦灼的捏着手，他的臉，紅發熱着。他忘記了，在空中他肩上的達姆彈的很深的傷，即刻把他提醒了。加拉喬夫克服着羞恥，趕忙的到指揮所去了。參謀長報告說，偵察機在湖那面發現了敵人的飛機場。全隊飛機出動，在敵人的機場上去毀滅敵人去了。

黨代表非常清楚地想像着：同志們已經越過了鑲着稠密的綠灌木叢的河流的銀色的帶子，現在繞過了高射砲，而前面就是藍色的杯子似的湖。在摩托的吼聲裏，他們向敵人急駛着，於是從加拉喬夫的心坎裏呼出了：

「沒有比這壞的！這樣的坐在地上！」

他進到帳棚裏。帳棚的邊緣在掀起着。早晨的微微的涼風在吹着。值班的電話員們在坐着，聽筒不離耳朵。從那裏，從前線聽見有連續不斷的通話。電話員們大聲的重複着：

「東北方有摩托聲……」

「騎逐機出現了……」

「山上開始空襲了……」

「我們的機步……」

昂貴的，規條的同志們，都聚到加拉喬夫的周圍了。參謀長憤怒的低聲說：

「黨代表同志：為什麼我們被擊退？我們的力量都在那裏呢？」

「我們的力量馬上就來到了。」黨代表加拉喬夫鎮靜的，而且非常堅定的說着。大家那裏都靜下來了。

黨代表的聲音的嚴肅，是泰然自若的。然而他用心意的掠着那不穩心的落到高額上的淡色的捲髮，彷彿此刻在世界上，這對他是最有趣味的事似的。而在他的心靈的深處，却湧起許多關於在戰鬥中的同志們，對一切朋友們的焦急和疑慮。

這拖延得是多麼久呵，這幾分鐘的等待是多麼傷人啊。想像把黨代表帶往那裏，帶往進行着空襲的那一天空去了。他如此顯明的想像着空襲，在這時候，他自己不覺得他的手和脚所作的動作，好像彷彿她坐在輿榻上，自己在驅逐着敵機似的。

一切同志們，在黨代表加拉喬夫似他，在焦燥着和困倦着。因為傷痛的加劇，他使自己想起別的事來了。他把黨組織的祕書叫到跟前，問他快時把報紙和雜誌送到飛機跟前，直接送給飛行員們的事情做到了沒有；關於可以介紹戰鬥飛行員入黨，甚至在那些情況下，就是介紹人對於該介紹人的認識，比所規定的期限短，可是在戰鬥中知道他的，關於這事情，現在是不是一切同志們都知道呢。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黨代表加拉喬夫對於友人頓清夫又擔憂起來了：「此刻他在那兒怎樣了？」

他們在迷霧中，在戰區裏才遇到的。他是在戰鬥裏和友談話認識他的。死神不只一次的望着他的眼睛，出生入死也不只一次了，呵，這樣戰鬥同志怎麼不介紹呢！

飛行員們的面孔，在黨代表加拉喬夫的記憶裏，一付一付的閃過去了。

「你沒有看見邊柯夫嗎？出醫院後他覺得怎樣？」他對黨組織秘書問道。「你同他談一談，你就說，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他入黨。」

「如果願意的話麼！當然願意的！」秘書狂喜的說。

「我現在就來寫！」加拉喬夫微笑着，就在拍紙簿的紙上，明確的縱筆直書道：

「邊柯夫同志在好多次的戰鬥裏，在事業上都證明了對於自己的祖國及列寧——史大林黨的忠誠。邊柯夫同志毫無疑義的稱得起崇高的聯共黨員的名義。我介紹他入黨。」

黨代表抬起頭來。

「這樣的嗎？」

由無邊無際的藍天上，送來了摩托的勝利的聲音。加拉喬夫從帳棚裏摸出來，往山

谷裏的降落場上跑去了。驅逐機一架跟着一架的着地了。牠們在草地上跳着，越跑越慢了。飛行員離開了瓦斯。把飛機都倒到自己的位置上。加拉喬夫已經點槍了，把一切飛機都數了數，一一統統都回來了，都很好。他跑到指揮官克拉甫琴科的飛機跟前。那位不脫航空帽，由機身裏欠着身子。他的微絲的愉快的眼睛，狡猾的發着光芒。黨代表什麼也沒有問。這已經是慣例了：作戰回來的飛行員，自己即刻把一切都告訴同志們的。指揮官克拉甫琴科哈哈大笑：

「呵哈，黨代表，我們可給他們了一傢伙！毀了飛機場，三次就把牠們燒光了，毀成碎末了！」

黨代表加拉喬夫也笑着，狂喜的說：

「不然還會怎麼呢？」

★

★

★

熱烈的談論，在指揮所的帳棚跟前引起了。飛行員們都述說着戰鬥的詳情。值班的電話員回檢着降落場的報告。黨代表用心用意的聽着，銳敏的注視着一切。這裏一切都

妥當的，自負的愉快把個包圍着。山嶽分隊裏來報告說，有三架飛機沒有歸隊，可是他們可以降落在曠野裏呢。……

兩個青年飛行員的飛機上，帶着幾十個彈痕斑斑……

黨代表駕着自己的汽車，向他們駛去了。升高的惡毒的太陽，無情的蒸烤着。小山，低低的曠野的地平線，都在抖顫的，熾盛的，迷離的景色裏浮動着。

黨代表突然，轉回身來，帶着習慣成自然的迅速，向地平線張望看，尋找了飛機——自己的和敵人的。

「那兒誰也沒有回來？不會被打落的。」他想着，於是又癡神的向天空張望着。

他向降落場奔去。一直來到飛機跟前，扶飾酒，摩托手們，武器工人們，都已經在飛機跟前忙活着。他向前他指點着機翼上和機身上的彈痕。黨代表的明亮的眼睛，嚴峻而且莊重。

青年飛行員的臉龐，露在曠野的臨水湖的岸上，在稠密的蘆葦叢裏張開。黨代表掀起了紗門簾，入雲天蒼蒼，那行雲，那雲，帶着一條條又在天上休息着。這這回熱得狠

「你們幹麼這樣閉得緊緊的呢？」黨代表笑着，坐到飛行員們旁邊問道。

「有蚊子呵！」一位完全還是青年的飛行員，裝着可怕的样子說。

坐得遠一點的飛行員們，彷彿面面相覷了似的，病他轉過身來。青年看來難為情了。他的頭髮是深色的，微帶點栗色，白色的皮膚，微發的有點晒紅了，——他是一位新來的人，這是他今天受傷回來的。

「你帶的是第八號飛機嗎？」黨代表問道。

「是的。」

黨代表微笑着，風雅的談論着，可是好像戰鬥似的，談鋒很堅定，他說着這位飛行員在空戰裏想了些什麼錯誤，依着方向，依着彈痕的性質，黨代表清清楚楚的聽得敵人如何的失了蹤跡，甚至在什麼距離射擊，他卻一清二楚的。

飛行員們帶着驚訝的神情，望着黨代表。

「你看見我們的戰鬥了嗎？你從地上聽着的嗎？」一位飛行員問。

「這是從幾百哩以外看的嗎？我的眼睛看不到這麼遠啊！」黨代表輕輕的笑着說：「我自己一切都經過過他，有一次也同樣把我圍住，雷恩就把我打傷了。」

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溫和，裹着白色的紗圍布，青年飛行員們都望着黨代表，望着裹着傷的肩。他站得更往前靠近了一點。他不懂不忙的對他們述說着自己的戰鬥。

他說的話，對于每一個輪廓遙遠飛行員，都是神聖的規律：在天空中不要等候，而是尋找敵人而消滅之，不要脫離自己的機羣，保衛同志的尾部，而且無條件的撲去，從災害中把同志救出來。

黨代表加拉喬夫說着，於是又脫敏而有力的體驗着：這是他——是空軍部隊的黨代表，而一部分空軍部隊到了這兒，一次也沒有作過戰。沒有經驗，缺乏組織性。給部隊下命令叫把飛機分佈到廣大的領土上，把埋伏推進到前面。敵人大隊的機羣在前線飛翔着。

有戰鬥經驗的飛行員們，英雄們，馬上就來到了，在戰鬥中他們是在前面的。他們教育着別人，在空戰中，他們把許許多多人從死裏救了出來。史大林鷹擊的戰鬥的友誼

，在蘇聯最有經驗的英雄——飛行員和青年飛行員中間，產生出來，鞏固起來，對敵人
感了威脅了。

黨代表蒲波夫夫，在這裏來到兒的羅羅例課前，尤其是在他部隊裏做指揮官的克
拉甫琴科羅爾；學得了好多東西了。

黨代表想起第一次戰鬥，彷彿是一隻巨大的，無限的，莫明其妙的東西似的。可
是在第二次戰鬥時時候，黨代表加拉夫夫一應見敵機迫近同志的尾部，就向敵機撲去。
他將敵機人，把槍機一按，就消滅了自己的機關槍的槍火和向下墮的敵機……

黨代表在場上有重要的事情，他意識到自己的全部的責任，他甘心願意的，爽快的
工作着，可是在他的心裏裏存在着一種絕對滅的重新飛去搜索敵人和打擊敵人的
願望。

黨代表加拉夫夫是在同青年飛行員談話時，分析着他們的錯誤，述說着自己的戰
鬥經驗，他要把全部信念的方面，把自己意志的全部的經驗和布爾塔維克的心裏的熱情
，用話傳達出來。

當青年飛行員帶着彈藥，剛從戰場回來，焦急的說着話的時候，黨代表加拉喬夫的臉上，微微的起了一陣紅潮。那飛行員說：

「我在空中離開了自己飛機擊落了，把油用光了。我剛剛向敵人撲去，這時就從上邊對我打起來了。這樣費費的一直槍火打來了。我清清楚楚的看見牠了。現在要麼得的！」

黨代表很滿意，他知道他的話不是白說了的。

★ ★ ★

晚上，當夏天已經過完，青灰色的暮色，落到曠野上的時候，——在黨代表加拉喬夫那兒，總是人多而且熱鬧。

黨部的總書記，帶着自己的問題，帶着消息都來了。同志們——飛行員們，技師們，武器工人們，修托手們都來了。

每個人都曉得，他對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能得到黨代表的幫助的。每個人都曉得，他在加拉喬夫跟前都能得到歡迎和在爾登維克的友誼的無限的溫暖。

他會聽話而且愛聽話。這是非常重要的；同情的，關心的勸取同志的說話，那同志的心在跳動着，他需要聽到那傾盆雨來；需要處理的。

也有痛苦的時候：傷亡的消息，家中不幸的消息。同志們于是都來到黨代表跟前了。

有一次——黨代表尚傷還沒有好的時候——敵人接近那機場了。敵機發射的從後方進來，向我們的機場飛襲着。當警報一發，黨代表加拉高夫撲到戰鬥機跟前。機匠帶着當同的神氣拍着他肩膀。黨代表用最誠的手把他止住了。他小心的坐上飛機，就衝去應戰去了。這對敵人是一次可怕的戰鬥，無論發射的手段，無論突襲，無論高飛的優勢，都于事無濟的。

飛行員們都想起來了：

『你應該黨代表在空戰裏吧！他是怎樣戰鬥的，是怎樣戰鬥的呵！我們親眼看着他打毀了敵機，燒着道，一直把砲臺到將要回着地，直到煙柱將要衝着自己的時候！這樣，你的勇敢真十倍起來了！』

從這天起，學生生活才真正恢復到戰前水平了。

現在當代參加拉薩夫有二十次以上的公戰。八架擊落的飛機，無數的戰鬥的知友和
藝術界維衛的光榮。

偵探隊長

從山的邊緣告戒。哨兵們看見敵人的行動。偵探隊長西尼慈上尉下令叫增強偵察。
他坐到自己的小裝甲車上，以後的向最遠的分水嶺出發了。灼熱的太陽，向地平線偏斜
了。千百個敵人的步兵和汽車，在黃塵的幕下，排成很寬的戰線行動着。騎兵隊在遠處
操練的出擊姿——不帶圍人。

一團開始出動了。地上對毒氣的微笑起來。他的被太陽晒焦了的寬臉，又成了嚴峻
的，彷彿用鐵錘的一般。坦克車線隊慢慢展展着，完全不遠了。這線隊看得很清楚，上
尉計算了一下，四十三輛坦克車。再往前去，在斜坡後面，另一縱隊的坦克車的砲塔在
高峯着。

上尉的眼睛在發着光芒。他的思維現在特別的神速而且清爽。敵人的企圖是什麼？敵人的部隊不會由行軍隊一直加入作戰的。那時，大概是在晚上，他派出偵探，以從從軍裝難攻的，或者——夜間進攻吧？他向那一方面主攻呢？根據已知的行動看來，大概敵人企圖包抄的……

上尉把地勢環顧了一下——是長草稀疏的瘦瘠不嚴的丘陵，是飛砂的深盆地。

在上尉眼前的是戰士們的和譜操官們的果敢的面孔。統統都是親近的，統統都是這樣熱誠的：深深的心坎裏，那心情的細微的動作，都是熱誠的。驕傲和幸福的熱潮，在上尉胸中激動着。

「如果這些軍和大砲，回到兩邊去，照着敵人的坦克車轟擊，他們就會拐過頭到這兒來的！」上尉們把他們的一切部隊，一切計劃都破壞了的！現在我們叫他「管一管滋味吧！」

他給部下命令，叫各團防區，給裝甲車和兩門大砲下令，叫時間對前，遠遠再丘陵跟前，而且由那裏調敵人的步兵和坦克車轟擊。

他把自己的裝甲車，派去給部隊的指揮官送簡短的報告去了。

上尉到敵面上，很方便地掩藏在稠密的刺叢中。他清清楚楚的看見裝甲車和掛鉤上拉的大砲，在凹地上的稠密的深草上行動着。看見指揮官們是如何的善于選擇砲火陣地。後面，在那些丘嶺上，步兵連佈置着防地。可是，就讓密縫着眼睛，上尉也不能立刻發現我們的砲火據點呢。

敵人越來越近了。落日好像血紅。微日似向，穿過塵霧，鬼臉的窺視着。敵人的飛機，在天空裏嗡嗡的響着。上尉清清楚楚的看見弓着的機身，很長的向前彎着的機翼。機尾上的玉線，在空中發着空響。

「聯絡機……要對我們開玩笑的。把通訊機弄來就好了。」上尉想着，環顧着他
的裝甲車到了沒有。

敵機飛到我們陣地的左翼，急劇的垂直下降着，又急劇的向上高飛起來。在下面，在地上看見有猛烈的火光，濃煙飛起了。

「自己的目標擊中了，在轟炸我們的呢，是不是炸了砲兵呢？」上尉唯尼赫焦急的

想看。『敵人的坦克軍會撈到這兒來的，可是正是要到對轟擊的時候，裝甲車和大砲却一聲不響了。』

裝甲車上的砲，彷彿在問自己的指揮官似的，隆隆的響起來。每個似的砲火，從砲膛裏飛出來。大砲已經也一聲不響了。他們的砲彈，一直落到敵步兵的敵人的汽車跟前，爆炸了。上尉手中拿着望遠鏡揮着，說道：『射擊吧，射擊吧！射擊吧！』

他聽見敵人的坦克軍隊，正走著就展開來。向裝甲車和大砲衝鋒了。一部份坦克車，離開縱隊，向左邊走着。其餘的一直前進了，有時沈沒到凹地裏，有時又露了出來。坦克車已經也在開火了，敵人的砲彈，在丘壟上爆炸起來，把沙土都揚起來了。

在下邊，在丘壟下邊，指揮官的汽車停在那兒。少校亞列克塞夫，轉瞬間在上尉跟前出現了。上尉聲音而明確的報告道：

『我的決定是——破壞敵人的準備。坦克車縱隊已經被破壞了。牠們失掉指揮了。我領導作戰的了！』

『對的，亞尼楚！』指揮官只用眼睛微笑起來，他的嚴肅的，慈祥的，微帶點痘痕

的面孔。在會着步隊：『我去叫派坦克車，大砲，我們作戰吧，應當用一切的犧牲來保持陣地。』

『爲什麼犧牲呢，我們叫他們嘗一嘗滋味呢，只要從空中把我們掩護一下就好了，不然，他們的飛機會要『轉呢。』』

上尉默然地向左翼方面指了一下。敵機在那兒兜着圈子。

『我怕是偵察砲兵的吧。』

『你是的！』指揮官躊躇的說：『唔，我到那裏去吧！』

『勝利是我們的！』他們相互的緊緊的握了手，指揮官亞列克塞夫跑下去。他的汽車也消失在丘嶺的邊上。上尉，尼基，從自己的灌木叢中瞭望着。離遠了的敵人的坦克車縱隊，遠遠的走去了，沿着空地向河邊走去了。不知什麼淡白色的坦克車，在夕陽的餘光裏，在林中的空地多出現了一下，又不見了。

裝甲車，指揮官亞列克塞夫的砲兵連和下級指揮官查里霍夫的少共的戰鬥單位，都用颶風似的砲火。照另一些坦克車轟擊起來了。

「英雄好漢！」上尉愉快的歡呼着，抓着這遠鏡，又把鏡放到眼上了。敵人的坦克車的鉄甲破裂了，翻開了。火焰從中間噴出來，整個的坦克車燒起來了。

「我們就要這樣的！」上尉心滿意足的用平靜的低音說着。

在查里霍夫的大砲的上空裏，敵機垂直的俯飛着。炸彈的黑色而爆炸，旋捲着騰起了。上尉的心裏，冒了一股劇烈的冷氣……查里霍夫是一個細長的，體格不很端正的人，是愉快的溫厚人；他在收拾着被鉄絲絆着的鹿，哈哈大笑着，用新鮮的嫩枝喂着好客的鹿。鹿用柔軟的嘴唇舔着吃起來，用濕潤的大眼睛，相信的看着。在不久以前的一次戰鬥裏，指揮官查里霍夫把自己的大砲開到暴露陣地裏，轟擊敵人，使我們有拾運傷兵的可能……

炸彈爆炸的烟散開了。上尉狂喜的呵哈着：查里霍夫的大砲在對敵人的坦克車轟擊着，轟擊着。

「更厲害的照那些鬼東西打！打！轟擊！」上尉聽不見自己聲音的喊着。在閃閃地裏和丘嶺上，燃燒着的敵人的坦克車，不只一輛了。凶惡的烟柱，向天空裏高聳着。作戰

的砲火的轟聲，使晚間的空氣都抖顫起來了。

「你幹嗎呢？敵人在跟前呢！」看護兵左寧憤怒的對上尉喊着。他就地把手肘拉轉身來，用手指着：敵人的坦克車，軋軋的響着，吼着，順着山谷的右邊，一直向砂丘上走來。牠們已經有一百五十來米遠了。敵人的子彈向敵師打着，把砂都揚起來了。左寧的救護汽車的輪子和車身，都被打穿了。

★

★

★

在防區裏，上尉上到一座很高的丘峯上。由這裏，他的全部防區都看見了。三輛敵人的坦克車已經走近壘了。大砲佈置在間的斜坡上。他對着敵人的步兵轟擊着。上尉指揮着：

「把大砲開到暴發陣地裏！開坦克車打！快些！」

砲兵戰鬥單位，把大砲開出來。轉瞬間，砲聲響起來了。敵人的坦克車已經到了我們的壘壕跟前了。壘壕是無聲無息的。大砲的聲響迴響着，上尉的心在跳着。

「親愛的同志們，支持着，為前線而戰吧！」

坦克車發響起噍噍口了。牠們的節狀輪帶，壓平了堤上的土壤。大砲和機關槍從砲塔裏噴出了火與死。坦克車向前去了。轉瞬間，草地上出現了細細的人影——揮舞爆炸的焰和烟，從節狀輪帶下起來了。敵人的坦克就沈重的陷下去了，好像一個巨大的木樁，釘在地下似的。

「好！」倏地把上尉的咽喉扼住了。他對那些砲兵們喊着，他發了兩砲，都由坦克車跟頭飛過去了。

「趕快射擊！你們在那裏是什麼爛泥呢？」

砲彈一直落到砲塔上，坦克車被打壞了。砲擊的聲音在響着。步槍和機關槍在響着。上房向砲塔跟前，向第二排的戰壕跟前跑着。紅軍士兵們的微笑，光輝的迎着他們。

「呵哈！當敵人走 跟頭的時候，真是可怕，後來也就不怕了！」

「我們的英雄英雄馬肯炸壞了一輛坦克車呢！他揮舞得真好！」戰鬥員們都爭着說。

「代表職務向羅馬肯同志致謝！」上尉明確的喊道。

羅馬肯的青年們，細細的，蒼蒼的髮髯，筆直的髮起來。他低聲的，可是非常清楚

的說：

「爲什麼埃爾弗而無務！」

上尉覺得彷彿眼中發裂似的，問道：

「呀，你怎麼炸的呀？」

「我在草場上爬着，距有八步來遠，就把手榴彈擲去了。」

「好。主要的。你別跑，就地等着。你怕槍幹嗎呢？槍是瞎子，看不見的！」上尉親熱的抱着羅馬肯，想着他可以有這樣大的兒子呢。他，上尉三十八歲了。只在前幾天他才得了第一個孩子，健壯的兒子，十一磅。上尉還沒有見他呢。他那時已經到戰場上來了。妻子寫信說給他叫華列梨。這是紀念華列梨。看卡洛夫（註）的。

上尉的現在的混濁的眼睛和微笑，照顧着他的面孔。

無處不去的看聽兵左掌，爲着叫大家都能聽見，大聲的責備着上尉，說他這樣的冒

註：

卡洛夫，實名格天，蘇聯英雄，一九三七年六月曾由莫斯科到北極點，因作不計飛行，一九三八年，十

二月十五日，以總指揮，擄獲人。

險。

「戰爭不是大飯店，在戰爭裏會送命的呢！」上尉開玩笑的說。他在戰壕裏走着，問着每一個戰士怎樣的作戰，誇獎着他們的英勇與果敢。他們——紅軍士兵們和官長們——都成了他的更親近和更堅實的戰友了。

他關心着給官兵們弄飲食。夜上來的時候，要保持着戰鬥的警覺性和善于在黑夜中動作。射擊的砲火，劃破了藍色的蒼昏。處處都燃燒着血紅的火。有時坦克車在燒着。她們被打壞的很多，有二十來輛呢。其餘都凌亂的由前線走開了。

上尉則尾聲輕輕的出了一口氣。任務完成了。

機關槍手雷巴克

戰鬥在隆隆的響着。排砲在一排跟着一排的轟擊着。砲彈在空中尖銳的吼着，帶着響亮的聲音爆炸起來。

機關槍手雷巴克，泰然自若的在機關槍的三腳架的周圍走着。

鴛巴寬的灰色的眼睛，疑難的在天空探視着，釘到一片積雲和浮雲上。敵人時時刻刻總是玩滑頭的。太陽一出來，「鴛巴寬」偵察機就已經出現了。在河那邊，牠高飛着，在雲層邊就一直向這兒作滑翔飛行了。我們的驅逐機給牠一頓教訓，那該死的就飛走了。

雷巴克監視着天空，轉瞬間就用精幹的眼睛，望着三四壯美的馬。這是從敵人的軍官手裏奪來的戰利品。同志們都笑着說：

「呵，現在我們成了摩托一步一騎偵探隊了。」

可是馬呢！真是好馬呵！深栗色的馬，耳朵好像楔子似的。頭多好看呵！胸脯多有力呵！最好是把這馬牽到故鄉的集體農場裏，牽到德尼甫江上的金鑽石附近的吉布里加去。

那兒現在幹些什麼呢？大概莊稼快割完了……那兒怎麼割莊稼呢——用混合式刈禾機割莊稼呢！

風從遼闊的曠野裏帶來了強烈的，沁人心脾的苦艾，香草和野蔥的清香。

「在這地裏種麥子真好呵！……」

雷巴克的結實的，因戰鬥工作而弄傷了的手，好像握穀柄似的握起來。

飛機炸彈在嶺那邊爆炸起來，把心肺都震裂了。黑色的烟柱，在地平線上騰起來。

雷巴克的溫厚的面孔，剛剛還是溫柔的眼睛，燃起了憎惡的火焰。

「那些人的鬼東西！在自己國裏要無賴好了，到別人的領土上鑽什麼呢？」雷巴克咬着嘴唇，低聲說。

他把自己的愛國主義者的憤怒，把紅軍軍人的戰鬥的技能，都已經使敵人傾軋了。他是一個愉快而善良的青年，是烏克蘭的少共。昨天他才打了頭一次仗，他可已經成了鍛鍊出來的戰士了。

他的分隊在敵人的坦克車的衝鋒下，堅定的支持着陣地。他用穿甲彈，用自己的機關槍，照那些怪物掃射。當坦克車走到二百來碼遠的時候，雷巴克用有力的手，把標彈掉到筒狀輪帶底下。即刻再加上我們的大砲，坦克車就被毀滅了。關於這一次的戰鬥，雷巴克說得很少而且很簡短，末了說：

「這樣的事再沒有了！」

在另一次戰鬥裏，他放棄了機關槍。手邊沒有步槍。雷巴克同另一個機關槍手帶着手榴彈，就同大家一塊衝鋒去了。他的手榴彈飛得很遠，中得很準，把敵人都炸成碎塊了。

後來，雷巴克在一天中，打了三次衝鋒，大無畏的，精明靈敏的毀滅着敵人。

有一次，戰鬥員們在黑夜裏都睡着了。雷巴克用心用意的，津津有味地擦着步槍。他聽見野戰哨兵的呼聲和指揮的聲音：

「抗槍！」

一種狂暴的聖聲，發給的女人叫喊，從地獄似的黑暗裏送來。

疾風似的槍火，把敵人的夜襲壓倒了。

在分隊的戰壕緊跟前，突然有人用俄國話喊道：

「停止！你往那射擊呢！」

片刻間，我們的槍火就停止了。敵人這時就狂暴的衝鋒起來了。

「那是白鷺呵！」雷巴克大聲的喊了一下，咬着牙，就用機關槍掃射起來。

火流突然從黑暗裏起來了。敵人在火炬的照耀下，睜着眼睛，張着嘴，向我們的裝甲車跟前跑去了。雷巴克罵著他，好像從來不落空似的，短短的發了一排槍。敵人就不再有了。火炬嘶嘶的響着，在草地上熄滅了。

機關槍手雷巴克，在戰鬥裏已經有好多日子了。他的面孔更嚴峻而勇敢起來了。他有兩個朋友都住軍醫院了，同他們在一起回憶到五月的烏克蘭的劉活草是多好呵，低聲的唱道：

青年們呵，要上戰場……

雷巴克的眼光深邃——是戰士的果敢與沈着和對敵人的消解不了的憎惡。

現在，雷巴克睜視着敵機飛去的青空，想道：

「鬼強盜，你們該死的！不樣的地方怎麼能受你呢！」

在他的記憶裏，總忍耐劇烈的痛楚起來：死了的同志們鋪在壕溝上。他們的軍衣都滿

發着乾了的血，使得好像揭皮似的。中尉庫巴克的面部是一個血淋淋的可怕的傷。鼻子和嘴唇都被砍掉了。眼淚淌去了。指揮員奴那弗里夫的身體被割裂了，用刺刀刺裂了，脖子上一道很粗的纏結的傷痕。同志們的戰車停止在泥沼裏。戰鬥員都敗退了，好多地方都受傷了。無恥的敵人，殘酷的折磨着臨終的同志們，在他們的身上侮辱着。

雷巴克威嚴的，彷彿宣誓似的說：

「應該把這些畜牲消滅了！」

他的聽覺在捉捕着雲外的低微的聲音。就彷彿巨大的八弦琴在彈着似的。

「我們仍在飛呢！」雷巴克愉快的喊起來。他看見我們的飛機的白色的輕便的影子，在無底的青空裏飛翔着。他們已經飛到頭頂上了。可是為什麼在摩托的曲調裏，突然發出了劇烈的機關槍聲呢？

雷巴克焦急的凝視着。機關槍在上邊掃射着。一道白色的彈痕，在我們的飛機的三角形後邊出現了，向右和向下飛着。已經看見敵機了。

「你來得真好！」雷巴克愉快的說。

敵機下降着，一直向他逼去了。雷巴克不離開機關槍架，大聲的警戒着同志們。大家都很快的躲到戰壕裏去了。敵人飛機飛行員俯衝着，用自己的機關槍打着。

雷巴克一個人留在完全被太陽照着的地面上。他鎮靜的握着自己的機關槍柄，掃射了一排。

敵機飛得很低了，在一次迴圈飛行之後，又轉向了。雷巴克迎着他又開了一排槍，截斷了牠的去路。他的子彈對着機翼和機身打上去。飛機飛過了丘頂，歪斜着，機翼就插入到地下去了。

同志們由戰壕裏對雷巴克狂喜的呼着「嗚噠」。他則跳出來，向那被我們的飛機打傷和被我們的機關槍手打落的敵機墮落和毀滅的地方奔去了。

當金色的夕陽，在曠野裏普照起來的時候，雷巴克可以離開了自己的崗位。直到次日早晨，那時同志們都問着他，麻纏着他。他簡短的回答道：

「我應着，在飛前！夜間！一排槍，又一排槍！牠們就毀壞了，可是我後來了一排槍！我害怕嗎？一點也不！有一點怕嗎？應該要打的呀！」

太陽晒得發光的他的質撲的，溫厚的面孔，是泰然自若的。

晚上，當繁星閃爍起來和火砲在轟擊起來的時候，我同雷巴克想起了德尼浦江的電子金礦石。

他突然沈默起來，後來用很低的聲音說：

「我想什麼嗎？這麼，我們是爲着祖國，爲着史大林而戰的。我們毀滅了敵人吧！那時我想回去看一看最愛戴的史大林同志。」

在頓河流域

M·邵洛宏夫

被徵到紅軍裏入伍的人們和歡送的人們，都匆匆的往哥薩克村的廣場上走着。兩個由七歲到十歲的兒童，手挽手兒在我前面跑着。他們的父母追着我。他是一個健壯的男子，外面看來，是一個拖拉機駕駛員，穿着補得很齊整的藍制服和洗得乾乾淨淨的襯衫。她是一個年輕的，黢黑的女子。他的嘴唇嚴峻的閉着，眼睛是哭了的。她走到同我並排的時候，只對丈夫說道：

「這些德國的娼婦，又向我們圍來了。他們不讓我們太太平平的過日子……妻嘉，你聽着吧，不要寬容他們！」

好像狗熊似的妻嘉，走着，用油污的手帕擦着出汗的手掌，帶着庇護的，謙遜的，和氣微笑着，低聲說：

「你整整教訓我一夜了，你還嫌少。夠了！沒有你我也還有學問的人，我曉得自己

的事呢。最好你一回到家裏——就告訴你的突擊隊長吧，就說，如果他們再像我們在
路上，在爛草地附近所看見的堆的禾場那樣堆，那麼，我們要剝他的皮呢。你就這樣告
訴他吧！明白嗎？」

那女人還要再說一點什麼，可是丈夫快快不樂的攔理她，用很低的聲音囑咐着：

「你算了吧，謝天謝地，你靜一點吧！我們一到了驢場上，那兒說的比你好多呢

在哥羅克村的驢場上，設有演說台——是蘇聯的波動員的行列。周圍是廣大的懸崖

的人羣，台上是一位高舉劍的，帶着威武胸襟的哥羅克人亞利夫。

「我是前線的砲兵，是紅軍游擊隊員。我經過了全部的國內戰爭，我養太了一個兒

子，他和我一樣，是紅軍軍官砲兵，同白波蘭親自作戰受了傷。現在同德國法西斯

作戰去了。我是一個出色的好砲兵，受不了法西斯的新軍行着，給軍政部弄了軍時

書，叫把我編入紅軍裏，同我的兒子編到一塊裏，就好像二十年前我們請願白，將他

物，好一齊去消滅法西斯惡棍！我願意當一個共產黨員去作戰，所以請黨的組織把我收
為候補黨員。」

一位青年哥薩克趕來，替換了亞科夫。他說道：

「當哥薩克的自衛：把我的弟兄打死了。我請求把我編入到紅軍裏邊當志願兵，並且把
我派到多蘭嶺線上，去補充我弟兄的位子，好無情的對他的死報仇！」

一位老工人齊拉甫金科說：

「我有兩個兒子在紅軍裏。一個在空軍裏，另一個在步兵裏。我的對他們的祖傳的
家訓就是：在空中，在階上，無情的打擊敵人，直到完全消滅而後止。如果他們需要援
助的話，就是我這老頭子，也要手裏拿起槍來，老當益壯的來幹呢！」

★

★

★

落花的冬麥——稠密的，繁茂的，油綠綠的，很高的冬麥——好像一道嫩草牆似的
兀立着，綠麥——比人還高。褐色，飽滿的麥穗，重甚滿的垂着頭，迎風搖曳着。

一位騎馬的人，繞着迎面來的汽車，拐到麥地裏，即刻就不見了：看不見馬，看不

見騎馬人的白圍衫，只有那哥薩克的軍帽邊，在那碧綠的汎濫的麥浪上，好像一朵盛開的荷花，在閃着紅光。

我們停了車。騎馬的人出來到了路上，指着樓裏說：

「隊長得多麼好呵，可是當德國人，他媽的！他白關的……」呀哈，白關呵！我兩天都沒有回家了，請讓我吸菸吧。——我困極了，——請告訴我吧，前方有什麼消息。」

我們把最近消息的內容，告訴了一遍。他掠了一掠蒼白鬍鬚子說：

「你瞧吧，我們的青年打得多起勁呵。如果號召我們這些經過三次戰爭的老手們到前線去，會怎麼樣呢？那我們就把那些狗仔子們的最後一條神經都砍斷了的！我已經說過他們白來關的呵！」

哥薩克下了馬，蹲下來，吸着煙，脊背轉的對着風，手不放开繩繩。

「你們的屯子裏怎麼樣？上了年紀的哥薩克人，關於戰爭都談些什麼話？」我們問道。

「都只有一個意思，把草割了，就好好地來收莊稼呢。可是，如果紅軍馬上需要我們的話，——那一下子就準備好了。女人們沒有我們也幹得了的。你曉得，我們早已把他們都逐漸的訓練成了拖拉車與康伯爾機器的職員了。」哥薩克滑動的眼睛，閃爍着；「蘇維埃政權，他並沒有破壞。牠沒有失去破壞呢。在這兒，在曠野裏過日子，當然清靜得多。不過哥薩克生來就沒有找過清靜，而且也沒有想要過清閒安逸的生活。可是在這次戰爭裏，我們都滿心滿意的去作戰。人民高喊着絕大的憎惡，反對希特勒。他怎麼呢，不打仗就不然過嗎？他在那兒呢？」

我們的談話人，默然的抽了一口煙，斜着眼睛，對安安生吃着草的馬，望了一眼，後來沈思的說：

「禮拜日我聽了關於黨路諾夫同志的演說，我心裏一切都翻了一個面。夜裏無論如何睡不着覺，總是在想着：去年忘八羔子來收拾了我們，現在希特勒又來下手了，總是叫人民憎惡。我又想道：希特勒這玩意是什麼東西呢，這畜也是什麼一回事呢，幹嗎他同一切人作對，不叫大家安生呢？後來我想起德國報章，我在那次戰爭裏，一直幹到底

「我想起了我怎麼樣的愛德國人……這一隻手幹掉了八個人，還是在打樹鏢呢。」哥爾克偏頭的微笑着，低聲說：「關於這個，現在可以大聲說的，從前總覺得不好意思……得了兩個格奧利維京和一個紀念章呢。那些徽章不是白領我的。就是這河上受受獎章，回想着上次的大戰，想了一件事——好久以前，我若報上說，好像希特勒也參加了上次的大戰，我心裏真惱了；我長年站到底上大聲說：『爲什麼那時這八個人中他沒有落到我手裏呢？』」刀一揮，拍覆在他劈成兩半了。」「可是那女人在半解半醒裏問道：『你這是誰的氣呢？』」哥爾克特勤於答覆：「我對她說：『他這姓，他這姓……』」

「誰你的呢？」娜一無證，這不是你腦筋裏的事。」

「哥爾克把舞臺讓給，已經斷絕了。」

「呵，這敵人，他何時能會出來呢！」少沈默了一下，極力編編，嚴肅的對我說：「亞列克山大里，你何時能到新科的時候，經過這兒的人轉告尼夫林呢？我認得河濱城的志老老少少，你何時能……」

「呵，再見吧，我手裏到割草場去，女人們的忙呢！」

又過一分鐘，騎馬的人不見了，只有從山背的頂上好坡上，發高揚揚的迴風驅動的灰團，把記音他的去路。

★

★

★

一晚上，在莫浩夫那村蘇維埃的廳會上，聚集了一堆稀稀拉拉。一個不大年歲的，兩顆眼睛的佈魯農兒與查拉哲夫，平心靜氣的說着，他的軟工做傷了兩隻大手，黃黃瘦瘦的放到樓板上。

「……我受傷了，叫他停辦去了。剛剛傷好了一點，——就把我派去做工去了。成八個人一組，把我們裝到車上。講着德國的田地。後來把我們派到這礦上。標識是每天八噸煤，可是我們拚力也只能領兩噸。運不了——就打你，叫你搬運着煤，兩條腿筋筋上打打使你的腿往車上敲，然後把你裝到那鐵籠裏。籠子很低，只記得雷，對雷點鐘。後來用火叉記你從那裏扒出來，你自己是爬不出來的！」那蘇維埃主席溫和的臉向那總領事頓了一下，沒點平心靜氣的繼續說：「你們聽一聽我吧，我現在又瘦又弱，過了一過磅，七十公斤。可是在他的那裏坐了兩車車行身，我沒有超過四十多公斤呵。」

。他們原來把我壓成這樣了呵！」

沈默了幾分鐘，手——依然是重體農民羅達但曹夫的那種平心靜氣的聲音：

「我的兩個兒子現在同德國法西斯在拚命呢。我也想着，此刻該去同他們清算了。不過，對不起，諸位，我不能俘虜他們，我不能夠。」

一片深刻的寧靜的寂靜。羅達但曹夫不抬眼地看着自己的棕色的發抖的手，降低着自己的聲音說：

「當然，對不起，諸位，他們把我的健康毀得一乾二淨了……可是如果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兵士或許敢作俘虜的，可是軍官們我不能夠。不能夠！我在那裏所受的最可怕的痛苦，就是他們軍官老爺們給的。那裏，對不起……」於是一位大身軀的，瘦弱的人，帶着憤怒的眼睛突然發亮的和變得紅了的人，站起來了。

★

★

★

在瓦薩耶夫村的集體農場裏，在戰爭的第二天，老老少少全體都上山裏去了。甚至老早因為年老而解除工作的那些人帶去了，在村子附近掃除打穀場的，完全是老獅子們

和老太婆們，很高的。老得面色蒼白的誇耀，坐在地下，寬寬的張開發顫的腿，用簍子除着草。

「老爺爺：你怎麼坐下來活呢？」

「腰很難彎了，恩人，坐着對我合適一點。」

可是，當一個做活的老太婆說：「回家去好了，老爺爺，沒有你，我們這裏也幹得的了，」——老頭子好像小孩子似的，對她舉起那無光的眼睛，嚴厲的回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在戰場上同德國人拚呢，我應當幫助他們才是，可是你年紀小，却來教訓我來了。你活到我這樣大年紀的時候，那時再教訓我吧。就這樣的呵！」

★

★

★

在頓河流域區薩克人的心靈裏，有兩種情感存在着：對祖國，對偉大的史大林，愛和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愛是將來永遠存在着的，而憎呢，就讓她存在到敵人澈底毀滅的時候吧。

誰煽起了這憎惡和良憤的冷靜的狂暴，偉大的悲哀將是他的！

前線 負傷者的故事

V · 伊凡諾夫

第一節 上校部奉願洛夫

上校部奉願洛夫，是在前線同德國法西斯作戰的一位砲兵指揮官。我在軍醫院裏會見了他。他是被炸彈片打傷了手的。

上校坐在鐵床上，靠着牆。他的受傷的手，在枕頭上放着。他不僅不忙的，慢吞吞的，用不很高地聲音說：

「我們的敵人對我們的財富是貪婪無厭的，愛貪婪——這我們早就知道的。當他的背盟忘信的措施開始的時候，我們首先知道他應用什麼方法，什麼手段，什麼策略來搶劫我們。他的搶劫的策略，我們馬上就清楚了：他想用甚麼來攻取你。」

上校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我是明白的。他想用這微笑說，那種有組織的鋼鐵，被

是所謂大砲，用幾發高次取不下的，因爲在大砲跟高次高的是蘇聯的戰士和指揮官。連長校看到我明白了他的歡笑，就說：

「是麼？那麼從後取的和麼？到當都把我小意精做麼？此如說，有柳京爾言在你面前，惡險險的轉起來，到那間飛了過去，散布着死的種子，於是，你就嚇起來了。爲了這個目的，二十匹馬力的摩托腳踏車，帶着機關槍，在他們的部隊旁邊疾奔着，更大的陸續的齊着——小別須亞軍，在摩托腳踏車後邊飛馳着。在小別須亞軍後邊的，已經是步兵和坦克了。呵，他們的心理我們很快也就明白了，快得經過幾天的戰鬥之後，我們能夠用他們二，匹馬力的摩托腳踏車，來裝我們的團人。年輕少壯的人們，騎到摩托腳踏車上，他們成的騎着，三四十輛一隊。他們最怕的是——你們想是什麼？——他們最怕的是你喊「嗚嗚」。這時他們手中的舵機就去開了，機關槍也不發射了。」

上校對我望了一眼，彷彿問道：「你信不信呢？」可是在我同上述談話以前，已經同好多戰鬥員和指揮官談過了，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敵人受不了交手戰和「嗚嗚」呢

于是想了一下，他們都說：

「強盜——他常常想到你背後打擊，可是要面對面碰着的話，——他這時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我把這話告訴了上校。他點點頭，發揮着我的思想：

「他們很希望自己的空軍。我們所擊毀的他們那幾百架飛機，這是我們擊毀了他們全部的希望。我們在談一談別「嗚嗚」和交手戰吧。」

「如果你喊着「嗚嗚」飛上去，你聽得，那馬上就有空軍飛來恢復秩序的。啊，可是這時我們的飛行員就用機關槍對他的空軍叫起「嗚嗚」來了。」

「因此，敵人就鬧起酒來。關於酒，大概有好多人對你談過了。」

我證明着說，我無論何嘗談話。大家都說敵人去打仗的時候，都是喝醉了的，在俘虜和陣亡兵士的身上，都發現了有酒瓶子。

「都麻醉自己的，」上校笑了一聲說，「這對我們是很好的徵兆。如果他們在戰爭

的頭一個月去喝酒，那縱，在那一個月裏，他們就去服毒藥呢？我們明白他們的。他們沒有酒是很難的。在他前面清楚一樣的懸岩。要爬上去是不容易的。就拿我們的部隊做例子吧。我們是首先受攻擊的。那時空軍還沒有附給我們，我們沒有重砲隊，可是我們在武裝精良的大隊敵人面前，支持了九十三公里長的戰線，後來才離開那裏，退到預先準備好了的陣地上。我們得到什麼戰果呢？就是消滅了第二百二十六法西斯師團，第一百四十四坦克營和其餘的好多部隊。在這些戰鬥裏，我們擊毀了一百四十四門大砲和八十七輛坦克。

「比方，我們一個部隊爲着奪一個渡口，苦戰了三天。有四百米來寬的整個的河都被坦克，汽車和死屍塞滿了，水都成了褐色的，好像漲水的時候似的漲起來了。我曉得這不僅在我們那裏是如此的，蘇聯的好多河濱都這樣的漲起來了，——這是人民的憤怒的洪流呵。

「你自己想一想吧。受傷的不留在戰場上的人——一定要把他打死的。應當簡直說，他們是犧牲傷亡的，絕不白白地們幹這事有什麼快意呢，——這算什麼人呢，想起來

簡直令人膽戰心驚。

「或者，那軍隊不是民衆的嗎？我自己看見過的。我們出發到了大道上。我們應該向大道向西邊逃去。我們一走近，就看見和平的居民——兒童，婦女，老頭子，那些不願留在戰場上的人們，都在大道上走着。他們都牽着牛，趕着豬，運着東西，還有什麼，帶什麼。啊，瞎子都看得見這些些和平的居民。」

「你怎麼能這樣？我們這機關部隊在旁邊，爲了不妨礙逃難的人民，我們不沿着大道走，而只從小路上走。沿着大道走的完全是和平的老弱居民。」

「你以爲法西斯來攻擊我們，攻擊我們的部隊嗎？不是的！他把飛機向大道上開來，就轟炸起和平居民來，用機關槍對他們掃射起來了。當然，我們把他驅逐開了，他在我們的田野上，留下了許多被打死的人，可是，你還是看一看吧，人們把牲口趕走，把車運走，這他帶着許多屍體。這他是不能忍受的：怎麼呢，來搶來了，可是人家真把這道逃走了。」

「這就不是一件事麼？當我受了傷的時候，我就躺在地上，那兒受傷的

大半都是居民，我的手發顫，當你把手被打碎了的時候，你用白什麼叫做痛。可是，當我看見我身邊的被打碎了的時候，這折磨了使女人和受傷老頭子的時候，心裏的隱痛及對敵人的憎恨，比這更甚。更何況，我現在都恨得發抖，而且不只我一個人呢。

「我們對敵人是恨入骨髓的，我始終一絲不苟和每一分鐘都在把這憎恨變成行動呢。」

他用自己的銳利和陰險的眼光，望着我的眼睛，大概怕自己的話會使我發瘋了。用我們的謙遜的英勇的參戰人所具有的那種溫和的口氣說：

「對不起，我耽誤了你的工夫。而且我的觀察也不大有趣味，我這裏不大多久我傷好了，過一個月我訂正什麼地方壞了的時候，那時的印象更差呢？我警告你，我們怎樣繼續作戰和怎樣勝利的。」

「對門第二」

汗流如雨，這是一場大戰，這其間而最危險，而所最危險，從我們的偵察隊到前進，

不過五公過。

「我們後邊是軍隊——守備隊，警察和願意執槍同我們站在一起的民團。」

「飛機放着信號箭，從我們頭上飛了過去。迫擊砲不知從那兒突然對我們射起來。好像閃電似的從這裏那裏射起來了，從森林裏射來的嗎？很難明白。我們去了，把森林搜索了一番。好像什麼人也沒有似的。我們從森林裏出來，突然——機關槍從後邊打起來。第二隊裏的海員們喊着：「這是我們的人，發生了誤會開槍的。」我想着，不辨，——那時候部隊是我指揮的，——不，不像我們的人，於是下令叫重回到森林裏去了。」

「我們爬着。草根土，小土堆，有些地方長着草。已經到晚上。這時我們的一位戰鬥員喊着「小獅子」呵，你這傢伙，怎麼一回事呢！一個小土堆，可是小土堆上有一個小窩子，那裏看來有一個坑，用草根土偽裝着的兩個跳傘兵在坐着。白天他們有好多正在往下落的時候，就被我們砍死了，有些直然落到刺刀尖上。他們往下落着，我們跑到空地裏，向上舉着鎗刺，他們向上舉着手，就這樣落到地下了。」

「呵，這兩個當然幸免了，鑽到這坑裏，等着飛機上的信號箭，好動作起來，因為

他帶著自動步槍，就好像我們的機關槍一樣。

「當刺刀到了他們跟前的時候，他們感覺到怎麼樣呢？他們說，我們交槍吧，把他們捉住了。不過我想知道，如果這裏不只他們兩個呢，我就說：『應當更細心的把森林搜查一下。』問我們的部隊並所推進的第二隊偵察隊，大宇是由海島編成的。他們都是海上的人，有火性的人，一聽到好好把森林搜查一下的提議，即刻就揚起槍來喊着『嗚嗚』。

「我想着，唉，一切事情都叫紅海軍們弄糟了，幹嗎要嗚嗚呢。」

「可是結果却相反。他們的心裏受不住我們的嗚嗚呢。於是，一喊了『嗚嗚』，他們就從一切坑裏跳出來了，有十多個別動隊，從森林進入了。呵，當然跑得不很遠，子彈比別動隊更便宜呢。」

「我所說的是開戰的頭兩個鐘頭的事情。他先用恐嚇來威嚇我們，好像有着有口味，往裡包上撒鹽似地，他就用別動隊向我們撒起來了。你無論聽見放棄了的電子，或是村落，或者甚至森林，你就做着他吧，他乘機到你背後收拾你的。我們到這些電子非常

書心的。

「我們走着。在我那一陣裏，起初有二十五個人，可是因為這道邊界是特別危險，在我指揮下的只剩了十二個人了，而第十三個人——波士——是黨員，而雖然他並未露出……」

我聽他這番話，覺得這聲音，一而驚喜，二而懷疑，三而憤慨，四而憤慨，五而憤慨。毛託子笑着。他所拿出的證據，有幾有現的，一步一步地進着，他怎樣地想，怎樣地說，和現在實際發生的和有的情形，都了這路。他手裏拿着一張藍色的小方紙的條。我這道是什的條記，於是毛託子笑着說：「這是一張紙，可見他是不看這一張紙。」

當他聽他的話，聽到了十三個人的時候，他會這這紙條交給我說：

「……他對我說十二個人了。但是紙條上說他是一個黨員，這自由勞動者，這是一個不難的人。他走地我跟着，我請我算不，這紙條請看。作家同志，你想他帶去吧，或并在什麼地方發表出來，味大家明白這是些什人呵！」

「他聰明？」

「當我發現了第二門迫擊炮，當它向我們砲隊後方的時候，他中開的兵斜了受傷的杜德維奇了，是的。還有氣喘聲也永遠響亮……」

我就說道：

「泥成泥路五排團員，當我，中，當我，高勝神，那洛什什金，謝格那夫，拉賓斯基，史來爾諾夫，波，切夫，巴什，舍查夫，廣初爾，那洛明諾是戰地某機關砲團軍部砲臺：當卑劣的敵人進攻到砲臺的時候，我們第五排的戰鬥員們，兼用生命來捍衛我們的組織，用我們的生命來保衛砲臺，保衛史夫林。從前勞動人民。我們堅守我們的防地，必要時，我們一分錢一分仁。我們的組織是正義的，我們要戰勝的。我們去同法西斯匪徒作戰，請把我們這些布爾什維克，並請使我們列身於列寧——史夫林的布爾什維克的黨派吧。我們一身尚存，會同戰，請命。」

「他們實踐了自己約言。」政治機關員，梅德。『他們為祖國苦戰了，敵人賤得了我們的力量，對我們的軍隊把這路滿地，這路的問題，那裏，我是黨的組織員，把他們變成完全的黨員了。』

「當我們在一塊作戰的時候，在海上遇到了一位海盜。倒着兩個受傷的人，在槍聲下，心的面容非常的愁悶，顯然不是槍聲打動了她，而是別的什麼事情。我們的一個人，大概是波什柯夫吧。」問道：

「幹嗎是問呢？」

「獎章，」她說道，「我在芬蘭戰線上，爲着勇敢我得到了一枚獎章，可是這是在工作裏我把她弄丟了。」

戰鬥員對她說：

「去一個，得兩個。我們現在每個人有兩顆李利；第一種是爲祖國，爲國家而戰，第二種是爲一切人類，在全世界上，爲他們一切的幸福而戰！」

「我的印象是這樣的，我覺得那位戰士是對的。這是一般的意見，有了這種意見，我們無論什麼艱難，無論什麼惡意都不怕的。」

穿過火網

V · 伊凡諾夫

我們繞過了鐵路前著地，竄過了火車，然後帶著小路，橫穿過圍貼著河的森林。

砲兵連連長和紅軍士兵們，在溼漉漉的小房子裏休息着。我的來臨把連長驚醒了。那時我有些不好意思鼓勵他，可是從砲村裏傳來的不斷打擊着屋上的敵機轟的叮噠，鏗鏘，鏘……的轟隆隆聲，卻叫……的不好意思的心情鎮定了。

我繼續走了。

紅軍士兵們經過了小房子。四着月光照成了白色的小土橋，向前兵連衝去。敵機轟隆隆轟隆隆的響聲，在樹叢裏閃了一下就消失了。大概去了，……，一落回我帶着文學的政治指導員馬克連，把我引到砲兵班裏，介紹我……了砲兵連連長亞雷什金。這是一位青年，他二十二歲。他的官銜是中尉。不久……他在前線舉了旗。……他換出了他的面孔的臉龐，……覺得他是北方人……他是西伯利亞人。我問了他

不錯，也許這道橋的。在烏拉山入。在在般伊熱夫斯克六十公里的地方，舉
心人。

當什麼被請到這。耳裏，胸前掛着也同觀測所及砲。營指實點取聯繫的電話
筒。從他的小本。他從用這電線非常已靈敏，不細，也不詳。
總之，他的周圍裝設得異常。人柄配合着這種裝置，真是訓練得使人吃驚。說一句
話就是，這道橋的，真正在。之間，當你還沒來得及瞟一眼的時候，排槍就一排
一彈就發射出來了。這道橋上有一致的排槍，一排一排的發射出來了。真正的在一轉
瞬間，周圍。的時候，大砲已經又裝好了，人們已經趕緊把砲彈
拿來裝上了，已經。致命的火點，照耀着雲端，閃了一下光，法西期的
強機就在那發來像像的向。說。

亞雷什金站到指揮官的崗位上，望着天，他無論如何總是不能把那開始了後次的一
句話說完。

他打斷了話，聽着通知他們的敵機鄰近的話。而且背着槍，站在不遠的一位偵察

兵，大聲的對兵連喊着：

「聽見敵人轟炸機的聲音，在N地上空響的！」

「真確。我們聽見了這忽忽忽現的聲音。敵機展開着機翼，翼下裝着準備向我們的家
庭、房屋、學校和醫院投擲的炸彈，動力的不使人聽見和看見他。他從前向我們的偉大
而強有力的黨無畏地飛行着。」

揮手向向前邊趕起來了。

黑暗的天空，閃爍着白色。閃爍的光線，在夜邊搜索着，尋找着。

口在喊着。聲音在夜邊閃爍着英國指示着塔。整個軍中全着小雷本，在夜邊，在
不遠的地方，在小小的手電筒的燈光下；喊着：「有了。」「可是過了。小會

了目標，士兵們裝着了目標的「聲音」，目標就是混合着這傳傳的閃爍。在夜邊，在
這裏的夜邊轟炸機的聲音……於是這當什麼的年輕的，燦亮的聲音，就在夜邊閃爍着，響
起來了。

「這聲音了」

得是晚上現在才第一次的明白了這字的一切意義呢。

地處真頭着。空中發着一股火蒸氣和灰塵氣，把氣吹強強得入到骨髓裏了。這一切——大變場面——繼續了幾秒鐘，就在這瞬間裏，砲隊的人們來得及進了空列克，把自的長槍，發射的器具，就又在這空列克裏編織得結果來了。

雷聲家裏這有雷聲到岸。

他的不確的構思被人所取的是方案。照成結構的性質是這的語說，就是叫給他的構思到了實現的交際。以他的投資力的改變將方案，好從他的結構是這過去。也覺得是這樣的，發射的人的爆炸機在大砲的後面。他到這是你使他的構思着。法蘭斯雷手的版，又聽支氣的響聲着。他沒說方向。他亦合無動和何要知彈投了而——於是他就往莫斯科街起來了！

「五十三號界！」我聽着亞雷什金的聲音。

砲跟雷又是在大聲的重複着測算，很長的響聲，又在暗暗的發着光，地又在發着抖

排直在殞命的發射着。帶刺的火網，到處都在包圍着敵人。死神到處都在威脅着他，他支持不住了。

「停止火力！」聽到亞雷什金的聲音。

安靜。

敵人全跑了。

紅軍士兵們用瓶子從桶裏舀着水，澆着彷彿被砲火燒紅了的乾地。馬良遜說：

「現在他們個別的來着。從前他們大羣的來着，可是，他們明白大羣的飛行，我們打打更，更便些，於是就改變策略了。」

「每天得去擬定他們的策略呢，因為……」亞雷什金說着，可是這時沒有讓他把話說完。大槓無線電筒裏有人問他話的吧，因為他大聲的對電話筒說：

「你聽見了沒有？敵機的機群，在天上邊的天空裏響呢！」

於是，胡斯崗，森林後邊的高射砲，開始射在我們頭頂上飛的敵機射起來了。砲彈奇傷擊，照得着雲霧。飛機在揚着煙。我們的高射砲，用火的鞭子照他的屁股上抽着。

法西斯向西方擊去了。

張在莫斯科周圍的氣帶刺的火網，這一次也沒有衝過去。

我們向東方——向莫斯科望着。

高射砲手們的心，一定是很滿意的。在東方沒有火光，沒有爆炸。

這些高射砲手都是誰呢？

就是中士柯爾尼洛夫的砲兵班。這是他，是柯爾尼洛夫保持了聰明器械的卓越、速度，供給進了火力而優越的紀律。他同砲兵連長一樣大的，二十二歲了。在人位以前，他在工廠裏當實驗助手。現在他熱愛着自己的砲兵班。比方，他昨天病了，他的體溫很高，可是他依然去工作去了，好像平時一樣的工作着。他的助手們也都不愧為中士的助手。紅軍士兵德明青，是一個優秀的信管裝置手，雖然軍醫院辭除了他的工作；可是他依然學同自己的官長站到一起工作。大個子的有力的紅軍士兵魯斯特，毫不間斷的裝着大砲……

或者再舉另一個砲兵班——賈普金中士的砲兵班來說吧。在戰前，賈普金是列寧格

那一個工廠的跟鏡匠。他佔了職業的元了。他很快的學會了砲術，主要的是在乎他能很快的傳授給別人，而且很愛教導別人。所以他那班裏的從前是建築工人，而現在當信管裝彈手的紅軍士兵費盡拉乎，能夠很卓越的學會了自己的工作。

在砲兵連陣地上，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了。

鐘一點鐘一點鐘的在天空裏佈置着法西斯的飛機所竭力要穿過的『帶刺的火網』。砲兵連不但是開着阻擊的砲火，而且極想打離那然的目標呢。可是激戰沒伯探照燈。只有一次我們看見在地平線上交織的光線，那裏邊是敵機。可是那時打起來很遠，而且發快當時已經被我們的夜間的驅逐機包圍了的。

『他再不會在我們的偵察裏喧鬧的，』指揮官亞雷什金說着。『他們會把他打下來的，都放心吧。』

警報解除了。

火車在路基上安然的開行着，車頭在呼呼的喘着氣。

在我們面前的，又是一條白色的道路，雖然月亮沒有了。小河邊看一股青草味。金

花菜堆。在田裏發着黑色。一位守衛的蘇俄農民，在路上喊着我們。曉得了有政治指導員，他就恭敬的說：

「把那狗東西打死了嗎？謝謝，同志們。」

政治指導員馬良遜又談起話來了。他談的是文學。

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微妙的風趣，這風趣是說明着他是近於文藝的。我開始問道——他在戰前是幹什麼的，為什麼他這樣的愛好而且精通文藝。

「你是誰？」我問道。

我所聽到的回答，真令我吃驚起來。

「我是後補哲學博士，」政治指導員馬良遜用低微的聲音對我說。

我吃惊的望着他。天已經發亮了。銅壺下的他的面孔，滿漲着灰塵，是黑黝黝的，眉毛彷彿都長野了。他的眼睛往下望着。他背着手，走着，有點不好意思的用低微的聲音談着自己。他在蘇聯大學當過三年副教授，在那兒教辯證法唯物論。後來很愛文藝，於是在一九四〇年寫了關於文藝的學位論文。這論文很複雜，並且被介紹出版，而他

自己獲聘到哲學研究所做研究員。後來他入到軍隊裏，在政治指導員預備班畢了業，就到了野戰砲隊裏，在那裏照料馬匹，並且給紅軍士兵們講授文學。……

「你聽吧，可是現在我們給敵人佈置起火網來了，」他補充着說，而在他的聲音裏，我聽見了當全體人民談起敵人時候的那種鋼鐵的音調。

自由的搖籃

N · 曹湜譯

風在驅着蓬亂的黑雲。全城被月光照射着。她彷彿是用純鋼作成的一般，甚至連尼斐江裏的波浪都比鎔鋼還重呢。

在六層房的樓頂上，在沙堆和水桶中間，有兩個男女少年在值着班。他們是參加在消防隊裏的。在房頂下黑漆漆的，冷得好像在戰場裏似的。他們到了屋頂上。刻拿城在他們下邊躺着。遠遠地傳來了砲聲。當轟隆隆的排砲聲靜止了的時候，我聽見了嗚嗚的摩托聲，巡邏兵的這種聲音，堅定着信心和勇氣。姑娘坐到煙筒跟前，在蒼茫的月光裏，望着這個人似的都市。

戴着戰士的大軍車，從城裏往前線開着。熄滅了頭燈的軍用汽車在疾駛着。發來了警察隊的陸隊的腳步聲。一切人都好像在斯線似的凝神警覺着，因為這城的本身就是前線。

某工廠的一個大伴召集開着大會。一位老工人，把手放到皮懷袖上一試，讀着全體工廠的員工給列寧城的守兵們寫的信。

「當敵人要入列寧城的時候，當我們聽見隆隆的炮聲的時候，——前線與後方之分就消失了。我們的工廠，成了前線戰鬥的一部份。我們寧可死，決不把列寧城交給敵人……」

在工廠過了半世紀，又回到打鐵間裏，代替上前線去了的青年鐵匠的老師子，和剛交青春就得到砲聲，在屋頂上值班的姑娘——他們會生存着呢。他們不會死亡的！人生是擁護他們的！噹噹的響着摩比整的天空，是擁護他們的，對準着向列寧城衝的敵人的黑壓壓的汽車轟的大砲，是擁護他們的，這偉大的都市，這自由的都市的每一個石頭，都是擁護他們的……

★

★

★

鍊金頂的尖塔，聳入在天際，彷彿佛叫一切海員們從自己的砲台上，從自己的飛艦上望見他，好更列寧城的海員們的心坎裏，充滿了憎恨敵人的新的力量。海軍大砲的沉

重的聲音，向牠們奔去。街上的海員們，穿着黑帆布制服，腰裏掛着手榴彈，身邊帶着盒子槍。海員們往前趕開着。就他們的樣子也都會把敵人嚇壞了。歷史重演起來了：好像從前的白黨們似的發着抖，現在的德國人也要在我們的海軍前而發抖了。

人物和環境在這都會裏重演起來了。從來當列寧城處在危險狀態的時候，由這都市自己的心坎的深處，產生出來的那些人民力量和憤怒的波濤，重新又捲回而且壯大起來了。以自已的堅固和力量強大自豪的城市，牠是十月的搖籃呵。從外面看起來，牠不過是政治的，牠的內心裏有很多潛伏的溫暖，有很多暖英雄們的那種神經的熱點。

白天，在街上處理日常工作的人羣。但是請你看一看他們嚴峻而凝神的面孔吧。他們的親人都在前線上的，而前線就在這兒——就在眼前呢。白天夜裏他們自己在做着防禦工事，知道什麼叫做山嶺上摧射，什麼叫做敵人的炸彈和砲聲。他們知道敵人帶來些什麼。他們在路上看見了戴着狗獾的縮蓋的車輛，看見了燃燒着的村莊和煙民羣……

街上有很多姑娘們。她們從學校裏去着。她們在工廠裏做着工。她們學習着，遊玩。

着，晚上她們在靠牆睡著的舊兵箱旁值着班。可是她們也可以上前線工作着。好像女少共團員葉戈洛瓦似的，把八十名傷兵和他們的槍枝從戰場上運下來呢。這樣的人多着呢。

「不，列寧城——不是沐浴熱城市。這裏還有好多徵備立功的少英雄的愛國志士，而且天天都在立功呢……」

☆

☆

☆

逼近城市的地方在鏖戰着。列寧城的人們沒有背棄了自己先人的戰鬥傳統。

城市到九月的太陽微笑着。城市用自己的使敵人可怕的北方的微笑嘲弄着。這是李孟托夫所寫的那種微笑呵：

可是用命案的惡笑

仰慕的武士回答道：

看了一下——搖了一下頭……

但懷的人呵哈了一聲——就倒了！

強弱的外國人在列寧城人們的子彈，砲彈，刺刀下就倒下去了。

這原是自己的生活。他們自由愛護的精神，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誰是不了的。許許多多的黑手——異族的，強盜的，貪徒的手，都向他們伸過來，敘述的自匪們向地撲過來，他犯一切罪惡是了。此刻他也是再無所怕的在天空，在海上，在陸上戰鬥着。

法西斯匪徒們威脅着地。真不高明啊——用賤賤的錢，不顧任何戰鬥的法律，製造了武器。威脅盟軍這進攻起來了。那要緊的是：當我們的坦克一打起法西斯的時候，當砲人的大砲一個下去的時候，當我們的飛機一升到天空的時候——那時代表着法西斯軍隊一切本質的法西斯的步兵，就永遠從這世界上消失了。這不是傅利希的步兵——就轉頭向後跑呢，這不是蘇聯的戰線的，論身軀子而勇毅的步兵。這是不會非行，怕交于戰，來發持財的匪徒。匪魁從大道上率領着他們，夢想來統治自由的列寧城人的，來侮辱我們的神聖的權利，來嘲弄自由的俄國人呢。

列寧城的人出來作殊死戰了。列寧城的人全家都握起槍來了。隨軍家中的兄弟四人：亞列克塞，亞歷山大，尼古拉，和伊凡都加入到民軍的隊伍裏了。

鐵道工員季莫非夫婦，在同白芬作戰的時候，一同參加了軍隊。現在他們又一塊兒到前線去了。

賽爾格夫在一九一四年同德國人作過戰，在一九一八年打過他們，現在又當起自願砲兵。參加到他的兒子，他的女兒和女婿——指揮官史托良洛夫所在的那部隊裏了。

女機槍手，國內戰爭的參加者和女游擊隊員，頓尼次羅工的女兒，老列寧城朱麗，在列寧城附近作着戰，可是她的丈夫和八個弟兄都在軍隊裏。

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克洛巴契克——聲望重的老數員，做了政治指導員了。癱瘓了頭和手，用自己的纏帶給傷兵立了傷，忘記了自己前傷。老游擊隊員，工兵修理匠馬沙金同志，在到前線出發前兩個禮拜，把自己的兒子——小學八年級學生任尼，帶到工廠裏教他。出發的時候，對他說：「瞧着吧，兒子，好好做活，別給老子丟臉。」

保持世界航行紀錄的麥什柯夫，成了指揮官了。以酒為朋友。影片中琪貝克一角。著名的女大學生菲斗琳，到前線當看護去了。從前在布丹尼諾下作過戰的話劇大戲院的演員魯普，又執起槍了。工程師，演員，作家，新聞記者，大學生，會計員，技師和汽車

夫都上前線了。

連長杜拉弗同志，一直從部隊裏回到大學裏交畢業論文。交了論文，就帶着自己的
「連人參加戰鬥了。」

這不過是民軍中的人們呵，這不過是表現着勇敢和光榮的那巨大的志願軍名單中的
小小一部份人名呵。

面紅耳赤的砲兵，坦克兵，飛行員，工兵，步兵中的列寧城的人有多少呢！

戰鬥的日子在進行着。列寧城變得極其：為着每一寸土地苦鬥着。我們的軍隊對法
西斯強敵正擊着。敵人流着血。向城市的周圍亂撲着，他們已經看見擺在自己前面的
，是令人心驚胆戰的冬天的廢墟和傷兵中間的飢寒的影子。

我們的壯麗的都會存在着。整日夜作着防禦。部隊——背着步槍，拿着鋼盔的人們
，在街上，前線陣地着。他們彷彿還沒有槍的人說：「我們明白我們的列寧城是什麼！
別怕。——我們決不屈服的偉大的名字呢！」

街上張貼着巨大字印着的麥布爾的詩：「列寧城的人們，我的孩子們！列寧城的

人們，我的驕傲呵！——自由的哥薩克斯坦的白髮蒼蒼的歌人說着。他的眼睛——每
的從相片上對在那路上同行的大砲和裝重汽車望着。

冰冷的秋雨，拍打着城市近郊的千百架德國飛機，坦克，鋼甲車和摩托車。碎
片，沖洗着千百具法西斯的屍體，我們的抵抗在增長着，增長着。敵人開始明白了。列寧
不但是——一個大都市，而且是一種牢不可破的要塞，在這要塞的牆下，他要送命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原作於列寧城。

北極圈外

N·威爾塔

在薛苔地帶的四十九日

他們帶來了步槍，剩餘的子彈和重要的消息。這以後，他們睡了一天多，把他們在敵人的很深的後方，在薛苔地帶裏所過的四十九日，告訴了一遍，當把他們身上的破衣服脫去，剪了髮，刮了濃密的鬍子，洗了澡，換上一身乾淨衣服的時候，我聽他們說這來了。

他們有六個人。兩位上尉——希馬金和諾維柯夫，兩位中士——舒米洛夫和謝爾諾夫，兩名紅軍士兵布蘭丁和楊左甫。

當敵人向佈置在T河上的我們的部隊突襲的前幾天，上尉希馬金帶了一隊人，率命保護團的右翼。

希馬金同自己的一隊人，紮在河兩岸，那時，有一天夜裏，看見敵人的部隊，從右翼來包圍他。他派了交通兵給團長送報告。交通兵好久沒有回來，於是希馬金就親自到團裏去了。

團長沒見交通兵。大概他是在路上被打死了，因為那時德國人已經用迫擊炮和自動步槍，向交通壕射擊起來了。團長令希馬金的一隊人，開到N高地上去，再由那裏到了河東岸去，全團，差不多都渡河到那兒去了。

二百名會浮水的人，成羣的和單獨的翻到完全安全的岸過了奔騰的山間的河水，同團聯絡到一起了。跟希馬金一起的剩下不會浮水的有五十名戰士。對付付付的把電話線隔河架了過來。沿着這條「索子」，又渡過了十七個人。這時德國兵發現了這一隊人，於是就猛烈的向他們射擊起來了。電線打斷了，水把牠沖跑了。

第二天，希馬金想再試一試運氣。用步槍的皮帶，腰帶，防毒面具帶，結成了數十米遠長的一條索子，由河上引了過去。抓住牠，又渡過了十四名戰士。其餘的過不去了。德國人又瘋狂的射擊起來了。現在同希馬金在一起的只剩十九名人了。他們人山

了。這個人又再找個伴來。……

不落的太陽

北極圈外的太陽，在這些日子是不落了。她日夜無情的照射着，她的光亮是無處可以躲掉的。

禿山和敵人，把他們包圍着，那些敵人都站在山頭上。他們向他們一天成三次，有時成四次，射擊着。那時他們沒有地方躲藏。他們也沒有工夫睡覺，周圍馳騁的敵人，時時追擊着他們。

隨身攜帶的食糧，馬上全部吃完了。三天都是吃着野菜和蘑菇。用最後一根火柴，把一根繩子繫着。繩子盡了幾天，當時這火可以吸煙。可是煤煙末馬上就吸光了，繩子也被了。

戰士們背囊裏，每人只剩了四百粒步槍子彈和手榴彈了。……
希馬金的人數恰好在這時被增加了。在第十五天頭上，希馬金的偵察兵，遇到一位

紅軍士兵，那位士兵說，在不遠的高地上，有幾位也是不會渡了河而當了戰鬥員。這少數的戰士，據守着高地，躲避着敵人的進攻。他們的高地，像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要塞。

當那位紅軍士兵談起這些話的時候，聽見了一陣槍聲。德國人又向高地上衝起來了。希馬金和他的戰鬥員們撤去了。一小時的戰鬥之後，敵人被擊退了。這兩部份人聯合起來了。

上尉希馬金，時時偵察着——沿河向南偵察着，向右翼偵察着。可是偵察兵無論到什麼地方，到處都有很強的德國的哨兵。

有一次，一個德國的步兵連，向他們襲來了。希馬金部隊分為兩部份。他和五個同志担任主攻，好使其中有受傷的那部份有更大的，不被發覺而脫逃的可能。希馬金任命上尉巴什柯夫斯基為這一隊的指揮官，令他向高地進發，在那裏同自己的部隊聯絡起來。

希馬金猛烈地射擊着，引誘着敵人。當對打的時候，德國人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

到希馬金這一隊人上了，巴什柯夫斯基把自己的部隊帶出去了。過後，聽說他安全的同我們的部隊聯合起來了，上尉希馬金同他的五個人，企圖跟着巴什柯夫斯基逃出去，可是遇到了一大隊敵人。希馬金入到山裏去了。

法西斯軍力的偵察

當然，這部份軍隊如何脫逃，如何馬上同自己的部隊聯絡起來，重去作戰，這些都不在話下。可是不只這一類思想使希馬金及其戰鬥員們同敵人的遺留作苦戰，在泥沼地裏，在石頭地裏，一天走幾十公里，不睡覺，一天只吃一塊麵包乾呢。

希馬金決定把敵人的軍力，把他們的炮火陣地及司令部駐紮地點，作一番偵察。開始到敵後偵察了。沒有一領戰鬥員有過一次喪膽的，沒有一個人灰心喪氣的，從來沒有一個人談到死的。他們活着，活，討論着明天的行軍計劃，未嘗的和戰鬥的意識，把他們領上了艱苦的炮火的道路，按着標，有時在德國人遺棄的戰壕裏休息着。他們是白晝巡邏，尋找什麼吃食或酒精，在這些黑穴裏，他們弄到這一塊麵包乾皮也都找不着。

呢。

希馬金決定到舊陣地裏去，把他們曾經埋在地下的麵包乾取出來。他打打自己的高地上，找着麵包乾，不分了牠，就沿着邊界向南去了。

當時，戰士們看見去襲擊敵人的我們的飛機。希馬金用諾維柯夫上尉偶然帶來的紅鉛筆塗了一條玉軸，當飛機飛過的時候，他就揮起手帕來，沒有效果。

希馬金的部隊，有幾次一直到了敵軍跟前。戰士們伏到距大路，距司令部，和軍醫院數十步遠的地方，聽着，看着，數着。

於是他們發現了四門高射炮和同樣數目的野砲，兩個司令部，駐紮地，牢記着軍需品倉庫所在地，駁運小路的方向，汽車總隊的停車場，汽油庫。他們也偵查了自，河到N城沿路的法西斯的實力。他們每個人對這些地址，都知識得很確實。他們決定，讓有一個人吧，也一定要把這些消息帶到自己的部隊裏去。他們互相交換了自己所聽到的消息，他們準備萬一了。

無論如何要打出去

當太陽初升的時候，天到地平線下，夜裏黑起來的時候，戰士們都鼓足精神了。白天他們都睡在馬道裏和山谷裏，夜裏向自己部隊繼續着頑強的行軍。可是不久大家又想起他們來，已經不能睡覺了。如果睡的話，那就換槍，——通常三個人睡覺，兩個人守着睡覺的人。上尉希姆去進行偵察。

他比一切人睡得少，而且比一切人都能快餓。希馬金從前是一個流浪兒，生活鍛鍊了他。他是他的戰友中最能忍耐的一個，雖然不比他們年長。他去偵察的時候，碰到了一串電話線。把電話線接上去，可是听不到自己的話，後來，他想着電線是斷了的。這以後，戰士們又找到了幾根電線，到了跟前，他們又是白高興了。德國人把一切電線都毀壞了。

有一次，在一個雲霧瀰漫的早晨，他到了丁河跟前。可是突然霧散了，發現他們了。開始追擊起這六個人來了，可是戰士們把進攻的人擊退了。

以後，這隊人仗着指南針，頑強地向南走了兩天。他們的腳都腫了，衣服都磨成碎片了。一切人的眼睛都發紅了。吃着野菜子和蘑菇。可是經過敵人部隊的決心，却不曾少減。

歸來

這六個人的在小山上和蘇吉地帶跋涉的這四十九天的日子來到了。早晨。上巔希馬金和戰鬥員福左甫去偵察去了。霧還把小山籠罩着，當他們出去到小路上的時候，窪地裏還有濃密的霧層。

這時，他們聽見有低微的人語聲。都躺下去了。霧中的人影，出來又消失了。有一個人出來到小路上。楊左甫突然跳起來，就向這人撲去了！——他認出了自己的連長。誰知這竟是師部的偵察隊——有一百來名人。

希馬金同偵察隊聯合起來了。四十九天以來，他頭一次毫無缺缺的吃了一頓飯，吸了一回煙。可是偵察隊剛剛出發，他得去完成自己的任務。看這會的人，同偵察隊

合起來，又在敵後走了兩晝夜。

偵察隊在法西斯的防務上，找到了弱點，就用無線電同師部取了聯絡。援兵開到了，開始了猛烈的戰鬥。這時，把法西斯們很恨的收拾了一伙。希馬金和他的同志們，同其餘的人，一塊兒作着戰。

偵察隊勝利的回到師裏了。希馬金的一部份人，也同他們一塊走着。師長即刻接見了他們。偵察所得的消息，統統都畫到地圖上了。

後來，把戰士們引到土屋裏。他們倒到乾白楊葉子上，蓋着雨衣，即刻就睡着了。衛兵守護着他們的睡眠……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頭髮從頭巾下垂着。亞列克塞不挑剔的貼到機關槍上掄了一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着。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彈帶，拿在手裏預備着。

「克迦！」

「有。」

「再去。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訴他。」

她由灌木叢裏爬着。到小山後邊邊跑起來，跑到屋裏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裏，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迎折着手，撲到椅子跟前。灌木叢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

他又用抖盪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略的……奧洛弗略……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裏，三十

五號……」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到！白，奧洛弗略在嗎電話的。奧洛弗略呵！我要城裏的……」

不許什麼電報都可以，要城裏！」

「我動方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裏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迎克復了幾聲，她聽見這

遠他地方，有接電話的聲音及女電話生的入耳中聲的口音，頑強的重複道：

「城裏……城裏……城裏……」

「喂，奧洛弗喀！」

「我在這裏。奧洛弗喀，奧洛弗喀……」

「這裏的線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她無力的放下了手。

克連從屋裏跑出去了。到灌木叢跟前，用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人跟前了。亞列克察把那出着汗的，顫抖了的臉，從機關槍上轉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他咬着牙。

「克連，你瞧一瞧——萬里沙那面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右邊爬到小山上。一個年輕輕的邊防軍，臉朝地躺着。她小心翼翼地用嘴唇挨了挨青年的臉蛋。臉蛋還有點發暖。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不跳了。

「死了，」他對亞列克察說。

「九個。」他說道：「九個子彈來，克迦。」

「高」避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還過來，小克迦，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藏到灌木叢後邊，躲到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躺着。連續不斷的，猛烈的向對面打着。德國人在距他們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克迦機械的選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葛里紗還不在數呢……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她跳起來，跑去了。

「血洛弗略……血洛弗略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線裏……」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停了電話筒，跑掉了。

「亞列克塞，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過兩點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地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普拉東怎麼了。」

她爬到灌木叢後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紮起來。

「你從這兒爬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望着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眼睛離開橋那邊的爆發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

「你會不會從後棚裏把汽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他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她。他往那開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裏望着。

「是的。」他低聲的說。

「你還着的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裏。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裏。開到城裏去。交給上校。你明白嗎？」

「那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夠……」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裏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她不敢按他的伸着的取彈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拼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一顆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她悄悄的姓漢不漢的爬着。對着這人喊起來。

「克連，等一下，把我的帶帶帶上，把一切人的帶帶上，把這帶帶帶去。」

她拿上紅色的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跟到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帶帶帶了。

「把那些人的帶帶上。」

她把掉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這不是呵，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連，——好，萬不得已時——把汽油澆上去燒了……」記着

第七個子彈……快些去，克連，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眼。灰色的，可愛的眼睛……他覺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猛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連……」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連，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連。」

這也就是愛爾蘭。幾咬著嘴唇。小心謹慎的爬着，覺得抓硬的紅色的小木子，在胸
口上摩擦着。

後來——她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敞棚，敞棚裏是一輛大卡車。

克迦開了摩托。在那兒，在灌木叢那邊，定然聽見摩托的嘟嘟聲。亞列克塞聽見了
的。

「這也就是愛爾蘭。這是在……」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乾喉唇重複着。她把
車開到路上了。

她轉向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裏噴着。

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爍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
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她停住調整着路。因為她聽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裏的。六個月
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到城裏了。有人攔住他：問着。建築械庫的塔森。

「請她指路，她頭腦的上着樓梯。一層，兩層，呵哈，好長的樓梯呵……一道門，兩道門，三道門……軍人，警察，滿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尊見這防禦嚴的綠色的帽子，心開收場了。」

他走到椅子跟前說：

「司官亞列克塞明叫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皮包，公函。椅子後邊的人，把一頭東西傢伙放倒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跟說他不累，可是兩隻腿打起癢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的摩托聲，還在腦子裏轟擊着。

椅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烏洛弗塔。」

「請聽他着。」

「接奧洛弗呀。奧洛弗呀。快些！」

她等着。那位電話聲音。眼裏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握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裏看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他從椅子後邊出來，把他的冰冷的，握得緊緊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裏來。

「奧洛弗呀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涼起來，渾身是多麼冰涼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講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弗呀了……」

歌詞好像迴響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裏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呢？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呵，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呵！

只可惜那海闊天空的人間的自由，

天藍的可愛的大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抑制自己了。

「我去了……我要到區黨部去了。」

人家給極指了路。

又是寫字掉，又是坐到棹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輕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黨證來了。」

她從懷裏把牠們掏出來。十份鮮紅的小本子。

「誰的黨證？」

克迦把身子一挺，用確信的聲音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黨證。」

鷓鴣站起來了。鸞證在寫字檯上放置。十個紅色的小石子，好像鮮紅的血斑似的，
在綠色的壓樟檯上，閃着光芒。

一個德國兵士的日記

W · 瓦希列夫斯路亞

他不是屬於那用刺刀刺我們俘虜眼睛的那些人；他不是那些當着母親的面，強姦未成，而決期的那些人；——這位在烏克蘭陣亡的人，死後留了一本用鏽頭小楷寫的小小的日記。

他是非常憂鬱，非常有感情的人，他缺少對某些事物的澈底思密的勇氣或自主的能力。他把他所觀察的那些事物，都有始有終的作了適當的結論。他同那些手中執着武器，八到我們陣亡上來的人們一樣的把命送了。他身後留下的一本小小的日記，是顯示了，攻烏克蘭的另一面，暴露了德軍敗與方面的有意的文件。——關於這方面，德國並沒有戰過，關於這方面，無論戈培爾，無論希特勒，都沒有提及過，關於這方面，以前德國的大吹大擂的無線電廣播裏，也沒有提及過。

新，在基本上，是決定着自己的行軍，在戰場上，他並沒有去過任何名城，只有這

些地名告訴我們說，這日記的作者所服役的那部隊，向前推進着。如果不是這些地名的話，那我們一定會相信這是軍兵士的日記，是最後一天的日記了。

在第一天，這日記上已經流露着一種沮喪的情調了：

「六月二十二日。反叛軍舉行動的開始。士氣沮喪。早晨九時，摩梯和騎車交通兵，帶來了第一批消息。中尉包雷密受傷了，指揮官——魯佛士尉受傷了。第三連兵連裏兩個人受傷了。午時四點鐘，我們的指揮官來了。血孔開裂了，蒼白的頭髮都染滿了血。牠帶馬虎虎的繫着他那血淋淋的肩膀。魯佛士尉在列兵連陣地附近，輸了四顆鎗的工夫，他流了四顆鎗的血。」

戰 爆發的第一天——士氣沮喪，負傷，可是在將來，軍心或者有改觀嗎？

「七月二十七日。每一碼土地，都要付出奔流一般的血的代價。軍衣是溼的，肚皮是痛的。失眠的夜晚，疲困的白天。神經緊張到頂點了。戰爭的糊塗的機器呵。可怕！

「八月二十六日。四日之間，我們的師團，遭受了敵機的七十六次的攻擊，可怕的

在一連幾十頁之中，連一次這樣的話都沒有：『我們前進了，我們勝利了，我們擊退了敵人的衝鋒。』這位兵士好像感到他如同他的全體弟兄一般，無論他們如何前進，不可免的走向一點——走向不可免的死。

日記的作者，眼中充滿着悲與敬意，寫着自己的軍官。

在基督夫處寫道：

『這城鎮總有一百五十英里遠，可某日却感覺到官階主義和軍官的驕傲。可笑前軍官們，更看滑稽的鬼臉，坐在辦公室裏。晚間還帶着草標的軍帽，掛着閃亮發亮的皮帶和手套，在遊逛着。對着有錢，他們攜着勝利者的架子，命令從前線的恐怖與泥濘中來到秀城裏的兵士們，好像右營房裏檢閱似的，叫對他們行敬禮。』

不，日記的作者，不愛德國的秩序的。他不但是用批判的眼光來看這些秩序；而且是用光臨普魯恩與極度的區區望着這些。當他住在軍醫院的時候寫道：

『醫生把我，石文克和巴爾杜斯，即刻都送到軍醫院裏去了。爲什麼呢？沒有告訴

我們害的什麼病。這對於兵士是沒有關係的。大概是因為兵士們過於疲乏，為着叫他們明白這個簡單故事。一般說來，兵士們除了吃，強姦，放槍和在槍林彈雨裏亂鑽以外，對一切都是漠然的。」

在這軍醫院裏是不愉快的。害赤痢的兵士寫道：

「情況是可怕的。在醫院裏連一滴水也沒有。醫生根本是不見影。最好的治療方法——就是挨餓五天。」

日記的作者，用詳盡的眼光，注視着他周圍的一切。在他的眼裏，一切都帶着一種慘淡的色調，呼吸着絕望的，沮喪的氛圍。甚至在那些似乎有愉快機緣的地方，實際上很快的就幻滅了。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說：

「二十一日晚上，我們站在大路上，看着我們的軍隊——這些與我們的行進。與這一輛輛奔馳而過的醫療車。這些都是最惡劣的徵兆。」

作者並不作任何的註釋與說明。他並不把這與我們的行進，同對於局勢發展的想像聯繫起來。大概他已經預知到這一切。七月二十三日及那天，他寫了下面兩日：

「我們曉得，捷克人在新的陣地上已經潰退了。」

「這日記的作者究竟是誰呢？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他的信仰是什麼呢？他對他所參加的戰爭持什麼態度呢？他對他進攻的蘇聯持什麼態度呢？」

他帶著藝術家的美感，寫著自己的印象，在頭銜的戰鬥中，他投著時間和地點，去描寫烏克蘭人襯衫上的刺繡的美觀。他住著著，描寫着無限的寬闊，無邊無際的曠野上的金黃的花，野地和藍天的對照；注意到雷沃夫附近農民的文雅及農女頭巾的織法。及希特勒的份子嗎？能這一切看來，可以說是的。可是，這裏有他的戰爭的頭銜天的兩條日記。

「在雷沃夫附近的一個小城的市場上，有幾百名俘虜。路上擠滿了特務隊。還沒有人參加戰鬥的志願軍，看着俄國人，帶自己對自己說道：『對待他們實在不錯呵。應當用鎗托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要叫我們去把他們幹一百個鎗頭的話，一定會叫他們血流成河呢！』」

作者憂鬱的問道：

「難道德國人是野蠻人嗎？可是我們從來把自己比別的人都文明呢。」

整着就是和作者全部日記的基調迥不相同的一種思想。和我們在舊日記所創造出來的作者的形像，全不相同的思想。

「當把俘虜們帶走以後，——把很多猶太人和猶太女人趕到曠場上除去打掃。這是什麼樣呢！」

在這善於消解憤怒的心態。寫着最慘痛的軍官。他若同情，寫着對他的侵辱。還有迷離的心緒，寫着大自然和烏克蘭的刑場的苦惱人身上，依然還含着希特勒用以毒化德國人的那類毒藥。他身上有一種介乎天才小說家的鐵頭鐵尾的憂鬱的砲兵和強姦少女，在我們的傷痕的傷口上，刺着紅星。活埋婦女兒童的丘八間的具痛點。

日記的作者，陣亡到烏克蘭的原野上了。他不能不陣亡的呀！他不會把他所見的，所感受的一切，做出適當的結論來。無疑的，鐵手中執着槍索到這領土上，在神一定是等待着他的。日記的作者希特勒的部隊裏，不會同那引起他反感和厭惡的東西斷絕了聯繫。作者很痛心的問着，德國人的確是不是野蠻人呢，可是他不會同野蠻斷絕了聯

緊。他的火砲向他周圍的那些鐵裝被盜的火砲，一樣的在殺着人。

無論他怎麼惡劣，無論他怎麼惡劣，——對於我們，他是同那些槍殺我們的傷兵和把兒輩投入火中的人一樣，都同是我們的敵人，因此，他一定要死滅的。

不僅他一個人呵，這國軍隊的兵士們，甚至在擄獲的時候，也都感覺到萬難逃脫的死神，在等待着他們。在他們的家信中，聽不到勝利的音調。他們成一百次的重複着那同樣的思想：

「我想我們是永遠不能見面了。」「我們無論誰也不能從這裏逃脫的呵。」

我們一尊造反的該隱的同志，聽見兩個德國兵士的談話：

「你覺得怎麼，我們能把俄國征服了嗎？」

「就讓我們能夠征服了的話，那你或許相信，入到俄國最後一座城裏的，是德國最後的一團兵。」

被驅逐到這關無畏的我們國土上的，被驅逐到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可怕的戰爭裏，遭到空前的紅軍和蘇聯人民的英勇，同他們所聽慣的德國人吹大擂的宣傳相反的德國的

兵士們，都得到了結語，就是他們不會從這惡戰裏生還的。

在德國兵士們的這種命定的預感裏，在他們這種冷淡裏，有一種悲劇的東西。德國軍隊在我們國土上所遭受的可怕的指夫，好像黑影似的，好像慘淡的預感似的，深入到德國兵士們的心坎裏了。

這些人都中了可怕的毒，變成了侵略者，強盜和劊子手了。這些人自己給自己簽下了死刑的判決書。史太林的關於徹底消滅侵略我們的德國人的話，全是從看見這些侵略者們和看見我們的國土在火燄裏，在血與淚裏那些人的心坎裏掏出來的話。

給我們帶去了屈辱的數年，對侵略者們宣示了不可免的死滅。他們自己對自己判決了死刑。

這最可怕的壓迫人類的怪物——希特勒及其匪幫，為了戰爭，殘殺，為了培養獸性，消滅整個的一代人，在全人類面前和在自己本國人面前，將要得到報應的。

游擊隊的女兒

巴·吉耶里格羅哥

當德國人佔領了諾沃塞里村的時候，鄰村那維塔諾果林柯就去看游擊隊去了。德國人在村裏搜索着，尋找着他的部隊，沒有結果。

畢林柯的妻娥爾迦和他的十三歲的女兒瑪尼，留在村裏。

德國人捕了娥爾迦，就拷問着她，問她的丈夫同誰和在什麼地方。娥爾迦回答說不知道。德國人麻痺着。娥爾迦依然推辭不知道。

于是就把她作為游擊隊員的妻子，在村裏的廣場上絞死了。把全村的人民都趕來看這絞首架——以示警戒。把房子也燒了。

鄰人把瑪尼收養着。她的身材不很高，淡色的頭髮，帶着小辮子，長着兩隻笑迷迷的大眼睛——我們見過她的照片呢。

有一次，德國司令部的一個翻譯官來了。他入到屋子裏，坐在椅子跟前就說道：

「你住吧，小佳妮。」

「你好吧。」

「你叫瑪尼嗎？」

「瑪尼。」

「好極了，」翻譯官說着，高興着把所要找的人找着了。「你住在這裏嗎？」

「在這裏。」

「你爸爸在那裏呢？」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翻譯官用指頭敲着桌子說道。「你爸爸不久就給你了一封信，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是真的——幾天以前，有一個穿信的人從畢林柯那兒來，把一封信和一件小禮物

用白得樹皮編的小袋——交給了他的女兒。

「我不知道，」瑪尼重複着說。

「啊，好吧。」翻譯官回答着就站起來。「我們到軍官那兒去吧，他正同你說話的。」

他回到翻譯官司令部去了。這裏一位軍官坐在桌子跟前，屋角裏站着他審問了的幾個東歐農夫。軍官的俄國話說得很好。他一看見瑪尼就說：

「你好呢，小姑娘。」

「你好呢。」

「到那兒來一點。」

她走近了一點。

「你叫瑪尼嗎？」

「是的。」

「你勸化了。」

「十三了。」

軍官沉默了一會。後來說：

「你瞧，瑪尼，你媽媽是一個壞女人，很壞的女人。我們無論請她多次，她總少不顧幫我們的忙……你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可是你應當幫助我們，」軍官說，「轉回家陪會或謝你的。你聽我的話嗎？」

「聽。」

「這樣着，我們真知道你父親回來了，並且他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你曉得這個的。我們不害怕。我們把他帶來。他將同你在一起過光景了。這些話你都明白嗎？是的嗎？」

「是的。」

「呵，你告訴我吧，我來記。」他取出剃刀，切切實實的在起鉛筆來。「不過別扯謊，」他說，「扯謊我們要重罰的。」

「我不扯謊。」

「這就好極了，你是好姑娘。你不怕我們嗎？」

「不值。」

「你把一切都告訴出來嗎，對嗎？」

「是的。」

「呵，真能幹！把菓子糖拿去吃吧。」

「我不吃。」

「拿去吧，拿去吧。我們要什麼，你都告訴我們，我們就給你很多糖吃。明白嗎？」

現在我說吧……到跟前來，坐到椅子上就告訴吧。」

「我告訴你。」瑪尼說，「我告訴你……」

她走到椅子跟前，坐到椅子上，掠了掠頭髮，把鉛筆拿在手裏轉着，好像要寫什麼東西似的。後來她椅子上把鉛筆刀拿過來，拼着全力，刺到德國軍官的胸上。

……現在請快派兵來收屍了。被法西斯殺害的瑪尼的屍首找不着了。可是戰士們在拷問她的時候房子跟前，蓋了一座橫實的紀念碑：用灰色的小石頭，堆成了一座小山，上邊立着一個木質的十字架，碑上刻着旅和紅軍的星章，題着：

瑪尼 永垂千古

永 垂 不 朽

紅軍敬立

永垂不朽啊，我別忘了瑪尼的。我們把她的亮閃的名字，寫到為祖國而犧牲的英雄的公報上。清算的時候一到，我們要為這姦家殺法西斯殺害的女兒復仇。

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

A·柯格俊六

那時下着大雪，刮着大風，在廚房上，在大家叫做棧室的邊房裏，坐着搭磨子的人——有十來個人。

燈籠半明不滅的在點着。在燈的微弱的光，暗暗的光影裏，可以看見搭磨子的，用木柱砌成的屋壁及用各種的顏色塗亂的畫成的黃壁畫。

廚房上發生什麼事了，顯得靜而且慢，來磨麥子的人，待在這兒過夜了。因此，他們的談話是無聊的。葛爾與女葉吉涅瓦同老頭子亞戈舍吵起嘴來了；葉吉涅瓦說她到廚房上來的比誰都早，因此她的麥子應當先磨。多髮的老頭子亞戈舍，吸着煙斗，充滿了一屋子臭煙味，用簡短的，甚，用溫和的聲音反對着說：

「我們沒有看見你怎麼來的。我們若見誰背來了頭一布袋麥子，誰背來頭一布袋，就先磨着誰。可是無賴不用不着的。」

當磨房老板一掃有進到燈裏裏拿小桶的時候，這體農女就成洛夏同他罵起來了。

「版左夫克和高加洛夫兩風府，第三個月了，毫不停的磨着，可她的呢——磨三天，修兩天。如果你這樣的不中用，你就到辦事處去說：『把我從磨房上趕出去，別叫我糟塌人吧……』」

磨房老板舉起自己的符籙，把燈底洛夏一照，就單調的說：

「那你就到版左夫克去好了。不然，你在這裏很得一等呢。得兩禮拜等呢。」

這時一切都嚷起來了，都是磨房老板是「冷血動物」，「吊兒郎當」等等。磨房老板揮着手，從煖室裏出去了。

第二次把爐子生起來了。煖室裏越來越熱了。老闆是在抽着吳煙草……

門忽然開了，身上滿着雪的两个女人進來了。一個大身個的，寬肩膀的女人，懷裏抱着一個很大的包袱，只從她怎樣拿這包袱和怎樣抱到懷裏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猜着她抱着一個裹着頭巾和小頭巾的嬰兒。磨房老板打着燈籠，匆匆忙忙的在女人們後邊跟着。

「呵，請位。」他大聲的，甚至莊言的說。「呵，叫人家烤一烤火吧。」

大仙子的女人，把西巾，口袋，匆匆的放到長凳上。低聲的說着搭磨子的人們不懂的話，可是大家都覺到這些話是無限的溫暖與和藹的。

「你從那來的呢？」華威洛瓦問道。

「從白俄那來的。」那女人說。「從波列斯來的。我們也是集體農女啊。」

「原來是這樣的呵！從白俄那來的。現在上那去呢？」

「距這兒不遠的地方，到「大沃瓦河」集體農場去的。聽說過嗎？」

「唔，怎麼沒聽說過呢。到這裏還不到五公里呢。那麼，你到那兒去做活的嗎？」

「當然是去做活的。她是擠牛奶的人，我是菜園的班長。我很知道養禽法。我們有一所很大的農場。光鵝就有兩千隻……」

他又解去了一條頭巾，搭磨房的人們，就又看了一個三歲來大的，或者三歲半大的黑頭髮的小姑娘。

「呵哈，你這大眼睛的呵！」磨房老板吃驚的說。

實際上，眼睛是很大的，黑黝黝的，發亮的，真是異常發亮的眼睛。

「那叫什麼名字？」

「我們給她叫瑪利亞，可是她的真名字叫什麼——我們不知道。」

「難道她不是你們的嗎？」

「她是吉普賽小女孩子。」

「吉普賽小女孩子嗎？你從那把槍帶來的呢？」

「從我們那兒帶來的。從德國人手裏帶出來的。」

她將小槍放到小爐子跟前坐着，從她包裹裏取了一個白麵包，遞給小姑娘。她好久的看着火，林裏看着多麼的老頭子亞戈金，後來滑頭滑腦的對大個子女人望了一眼就笑了起來，那時就好像一隻雪雀，飛到一個極度令人出不來氣的小屋裏似的。

白俄羅斯的驚踏是它們，空到布袋上，或低低的開始說起話來了。

……她們的驚踏是鳥。塵霧在普里濱河岸上。村子的周圍，蘋果園，櫻桃園在嘩嘩的響着。在斯達里湖，在往的乾枯了的河床土上，勞動組合的養蜂人，養了一千來窩蜂的

蜂場。「幾個的城。這蜂窩呵——就似像這般的喧鬧響着的雨一般。」可是那些紅
綠，那些家畜，那些馬，那些牛呵！……牠們與場裏圍的那邊——是水池，正午當太陽
在頭頂上的時候，不顯得這些水面的。眼睛都要眩暈的。水在被着光線，可是鴉，小貓
，鴨子，都好像白雲似的在水上浮着……

「我們是百萬富翁呵。我們晒乾了兩百公頃田地。並且這谷子益發着一所很大的水
電站，可是戰爭起來了……」

德國人入到這農場了。男人們都到森林裏去了，挖了小土屋，出去爆炸農場橋梁
，爆炸德國的列車。在河那邊，在四十哩，或者四十五哩的地方，有一個德國軍營。那
，那裏邊有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吉普賽人。那這農場的人，也來到這裏。
濱森林裏，同這裏的人都混到了一起了。游擊隊多起來了。有一種游擊隊是吉普賽人海頓
的，他的名字叫伊羅科。吉普賽人非常愛勞動組合的土地，而且很忠誠的向德國人復仇
。伊羅科同自己的一塊走到德國軍官所住的小屋裏面，把手榴彈隔窗子投了進去。

……這天下午，在兩月以前離開了村子，當他們在油苗地帶。在丘陵地帶。穿過密

林向前線去的時候，那時已經下雪了。他們碰到德國步哨的時候，就遠遠的繞到旁邊去了。於是他又走着，走着……夜間看見火光的反光，這些飢寒交迫的人們，到了國際集體農場所在的沃季林島，柴圍在冒着煙，一股焦臭氣在巨大的火場上瀰漫着。女人們看見了屍屍。小姑娘坐在死屍附近，用小手在母親的血淋淋的臉上拂着，喊着她……「難道她明白她母親永遠醒不過來了嗎？」冷風在河着，雪在下着……「我們望着，想着，于是就把小姑娘隨身帶走了。于是她就同我們一起走了……」

那時靜寂得很，只有風雪在磨房外嗚嗚的響着。

「這陣以來，她是游擊隊的孤女了吧？」磨房老板沈思的說。

他少停了一下，又說道：

「一切民族，一切人民的意見，都趨於一致了：蘇聯的命運不交給任何人。」
老頭子亞戈說，掏出煙斗，裝上煙，望着小姑娘說：

「養活小孩子——是小事，招集個會議，都送些東西來；有的送小衫，有的送雞，有的送些什麼。這是大家的天職，也是每個人的……」

騰着亞戈金，聽着他怎樣吸煙，吸着煙，聽着小姑娘，那小姑娘光芒四射的微笑起來了，於是又好像一隻雲雀似的，飛到這小屋裏了。磨房老板說：

「爲什麼不帶到家裏呢！在家裏怎麼喂她喝，喂她吃，是覺不着的。比方說吧，她的父親爲誰死了呢？是爲着我自己的親孩子死了。比方說吧，民族是各種各樣的，可是心都是一個樣。就讓我來說吧。難道我能拒絕了這小孩子嗎。」

又聽見風聲響起來了。

「我完全是沒有小孩的人。」華威洛瓦傷心的說。『我給她做衣服，做鞋子多好呢，她將來或者做我的親女兒呢……』

白俄羅斯的舊體農民們，好像沒聽見這些話似的。

「我們把白俄羅斯收買回來的時候，」大個子的女人，緊緊的抱着小姑娘說，『我們把白俄羅斯收買回來的時候，我們回到家裏，過着生活……呵，怎麼呢，我們已烤好了，走掉路了……』

……華威洛瓦討巧的，俯身看衣服，包着小姑娘。

「到我這裏去，朝我跪好。」他的傷心的對白俄羅斯女人們說。「我給你們燒茶，煮雞蛋……喂小姑娘喝熱牛奶……」

可是俄羅斯們忙上路了。

華茲洛瓦把小姑娘身上的圍巾整理了一番，忽然看了一眼。斷斷續續的說：

「我的可愛的小黑眼睛的寶貝，我的無父無母的孤女呵……」

……在前邊走着的是打着燈籠的廚房老板和老頭子亞戈金。華茲洛瓦抱着小姑娘。

留在暖室裏的吳拉梭夫老頭子，戴上帽子，也匆匆忙忙的出去了。風雪依然在嗚嗚

的吹着。

「呵，祝你們幸福吧！」吳拉梭夫大聲說。

「祝你們幸福吧！」華茲洛瓦重複着。

在燈籠的光影裏，看見廚房老板和亞戈金。他們背着遠去了的雪車，彷彿在心曠不

安的向這些女人們和無名的吉普賽游擊隊的女兒——黑眼睛的小姑娘喊着：

「祝你們幸福吧……」

瑪霞

0 · 韋錦斯多亞

瑪霞十八歲的時候，到了莫斯科。那時沒有地方住，她只得去當了家庭傭工。無聊的日子，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瑪霞打掃着屋子，招呼着小孩子。她決心要到工廠裏工作去，好友們都說道：

「你犯不着開始新生活的。你什麼也不會幹的，在工廠裏工作難着哩。」

「我喜歡難的。」姑娘答道。

過了半年，瑪霞做了莫斯科一個工廠的縫線工人。

那時瑪霞住在呂布里諾。爲了接時上工，必須起得很早。回來得很晚。工作是過不慣的，很困難的。瑪霞弄得精疲力盡。可是當人家問她道：「你怎麼樣？」的時候，她快樂的答道：

「很舒暢，比一切都好。」

這位藍眼睛的鄉村的姑娘，有無比豐富的意志，生之歡樂和精神。她無論作什麼事情，都有很好的成就。

在同白易作戰的時候，瑪霞就請求到前線去。

兵役署裏拒絕她說：

「你很小，沒有力量，支持不了。」

「我支持得住的！」瑪霞回答着，可是總沒有收她到軍隊裏。

祖國戰爭開始的時候，瑪霞已經二十八歲了。她在工廠裏幹得非常好，得到大家的敬重。那依然叫她小瑪霞。

當德國人侵入到莫斯科州的時候，瑪霞就決心去當游擊隊。關於她自己的決定，在家裏誰也沒有告訴。

游擊隊長好久的勸着瑪霞說：

「游擊隊的生活艱苦着呢。不是開心的。落到敵人手裏的話，他們要拷打你的，可是你要支持得住。或者你會變卦的吧。」

「我去的。」瑪霞低聲的說：「現在不是別人替你打仗的時候呢。」

他這話說得使指揮官沉默了一下，後來就滿腔了雷的會連夜裏到約定的地方來。

第一次戰鬥的洗禮，瑪霞得到的非常快。隊長把她叫到跟前說：

「瑪霞，給你一個任務：你到德國人佔領的村子裏去，把敵人的人數打聽一下。明白嗎？」

「命令我到敵人佔領的村子裏去打聽敵人的佈置，」瑪霞說：「叫我去嗎？」

「把槍交了吧。」瑪霞，「隊長溫和的說：「那兒你用不着牠呢。」後來對她望了一眼，又補充着說：「臉也用什麼東西塗一塗，你的臉太好看了。」

四個兵士把女偵探送到森林跟前。他們默然的走着，對這到敵人陣營去的徒弟的年輕女人，遮隱着惶恐。

「祝你平安歸來吧，瑪霞。」

「再見吧。」

瑪霞一個人在森林裏走着。嚴寒。漆黑。她又害怕，又愉快，愉快的是人家終於把

真正的事情記給他了。

瑪霞人到村裏了，在村邊上已經看見了這村子裏有好多德國人，只在這時她才明白這是一個人，此刻這有什麼地方來幫助她的。因為她明白了這個，他就生出了異常的勇氣也判諾力。

「瞧——看見一個女孩子在路上趕着羊。瑪霞到了她跟前。

「好孩子：讓我來替你忙吧。」

就這樣趕着羊走了。

命令是要瑪霞去找游擊隊長的姊妹麗沙的。由她那兒好得到游擊隊所需要的消息。她從來沒有見過麗沙的，怎麼找呢，她不曉得。

瑪沙人到屋裏，可見那兒是德國軍官，勤務兵。一個哭哭啼啼的女人，在桌子跟前亂忙着，孩子們圍在她跟前。起初瑪霞不知所推了。過後，鎮定起來，就愉快的說：

「你好吧，麗沙，好久不見了。我凍壞了，叫我喝點茶吧。」

那女人仔細的望她了一眼說：

「坐下當我們的客吧。」

瑪麗低低的對她說：

「我從倪沙那夫那兒來的。」

「悄悄的。」麗沙說，「我很擔心。他們懂得俄國話呢。喝口茶，說些什麼家常吧。」

過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德國人沒有去注意瑪麗。

最後麗沙說：

「走吧，我給你帶到奶奶那裏去吧。」

去到外邊，談着，麗沙告訴那兒紮着司令部，那兒德國人佈置得最多，那兒紮着葛斯塔波（註）。瑪麗帶着這些消息回到了根據地裏。

在後一次報告裏說：根據女偵探瑪麗的報告，完成了絕好的作戰，消滅了二十名
侯士，十名軍官，輜重和摩托腳踏車。」

註：葛斯塔波——德與俄的機關。

這是女游擊隊員馬霞的第一次戰鬥的洗禮。他的經過是非常艱苦的。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裏，在雪地上睡覺。兩三天不喝東西，不吃東西。

馬霞一切事都作過了：參加戰鬥，進行偵察，煮飯，洗衣，服侍傷兵。有時士兵們問着她：

「你凍了嗎，馬霞？」

他微笑着答道：

「不。」

「你冷了嗎，馬霞？」

「不。」

現在她告訴我們說：

「我不記得那時我那來的那麼勁。因為我並不是有力的人。有時走了三哩路，就累了。有時我背着帳篷，藥品，步槍，給養。肩膀都磨出血了。可是總覺得沒有什麼。游擊隊的生活真是有趣呵。」

瑪霞最好的就是在戰鬥裏。總是這樣的沉着，堅決。有時聽到：

『小瑪霞，我受傷了……』

勇敢的女子就在砲火下在雪地上爬着，給受傷的人裹着傷。

瑪霞在烏戈德工廠的著名的一次作戰裏，獲得了極大的威望。她這老有經驗的女偵探，牽到非常重要的任務——同一位游擊隊員的母親取得連繫；精確的把德國第十二軍司令部所在地偵察出來。

好像作平平常常的事情似的，她沈着的去偵察去了。她到了游擊隊員母親跟前說：

『你的兒子給你帶信來了。』

老太婆哭起來。

『我沒想他還活着呢。』後來拭了眼淚，嚴肅的問道：

『我用什麼去幫他的忙呢？』

瑪霞的偵察，使得蘇聯英雄賴良諾夫所參加作戰的那支混成游擊隊，完成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大胆的作戰。游擊隊利用瑪霞所供給的消息，毀滅了德國第十二軍司令部，獲

油庫，葛斯塔波支部。消滅了六百名德國士兵。瑪霞英勇的在戰場上活動着，好像戰鬥員似的，抱着犧牲的精神，在槍林彈雨中運着受傷的遊擊隊員。

這民族是如何的有力，人民是如何的衆多，牠的平凡的女兒們，都具有如何豐富的精神與意志的力量呵！

（女兒們哭起來）

（女兒們哭得更響了。）

（女兒們哭得更響了，喊着奔過去付錢去了，消滅了那裏的日特隊總部；

（女兒們哭得更響了，喊着奔過去付錢去了，消滅了那裏的日特隊總部；

（女兒們哭得更響了。）

（女兒們哭得更響了，喊着奔過去付錢去了，消滅了那裏的日特隊總部；



冰墓

下。柯波爾斯基

這是七月在烏克爾島曼城附近的事。

砲塔上帶着白胡的坦克車，在道路上飛馳着，震天大着口。好容易在危險境地的敲着白米的村莊似的。

坦克一衝到村裏，踏毀了小櫻桃園，就一直的衝入到村邊的一所民房裏，把頂棚上掛的搖籃，帶到自己背上，就從另一窗竄裏出去了。

人們都撲到菜園裏邊的地洞裏去了，坦克在迷洞上走着，環帶遠遠的在洞上響着，一來一往的走了好幾次。

女人在壕溝裏叫起來。覺得這是她自己在叫的。給口開了，一個德國人的頭露出來了，口裏含着長烟袋，脖子裏掛着彈殼。

他好像坐在四輪馬車上似的，鑽到坦克裏，在森林裏兜着圈子，在樹上來回轉着。

駛到窗子跟前，喊着：「俄國人，餛飩！」，喝了牛奶，就駛到窗子裏，把金黃的餛飩，一直從樹上摘下來吃着。

有人從樓頂上看了一眼，他用機關槍掃起來。小牛驚慌萬狀的跑着，他在鴉後邊走着，就用黑克把牠撞死了。鴉從水沙裏回來，嗚咽的叫着，他向牠們追去，牠們都飛到砲塔上，好像白鵝的陸戰隊似的，從那兒呼喊着自己的死亡，可是他從船口裏伸出身子來，哈哈大笑着。

當一切的叫聲都息了的時候，整個的村莊就蹲在大地上，等待着事變，鐵門閉了，他鎖着鐵窗，穿着鐵掌鞋出來，一身穿的都是鐵的，去是路來的時候，嗚咽的敲門聲着。

街上留着印痕——四十八個德國的鞋釘印。

把全村的燈都拿來了。把這些燈都排到自己的房間，好像結婚似的，脫了衣服，好久的搔着光肚子。後來拿出一隻小豬，飽飽的吃了。

過後，他吩咐把帶小球的鏢鏢的床拉來，不帶小球的床他是睡不着的。照了照鏡子

，看他成了什麼樣子了——吃水豬吃胖了沒有呢——打起精神來了。

德國人的好運，在森林上停滯着。那時我還想着：俄國人將記住這好運的。

他好久的坐在樹上，兜着圈子，吹着牛，以爲在他的樹屋裏是百無禁忌的。可是在莫爾斯附近，砲彈一直落到樹上，好像風暴似的，把全體坦克車手都扔到雪地裏了。

他一個人沒有死。把他同彈殼也打去了。他只有一些白色的女便帽。他戴上一頂女便帽，然後又戴上一頂，又戴上一頂，於是他就好像紅帽子故事中的狼一樣，戴著老太太的便帽。可是他總是很冷，他用毛巾把頭包着，然後又包了一條毛巾，上邊露着鋼盔。

德國人帶着曳索，穿身帶扣子的靴子，拉着東西——曳着繩子和波子——偷來的鋪蓋，走着，在森林裏走着。

他覺得從每一棵樹後邊，都有眼睛在望着他。德國人在灌木叢裏，山谷裏，在那低而又靜的凹地裏，兜着圈子，兜着圈子，繞三棵松樹圍繞了路，沒入到雪裏，又拉着自

己的東西冒出來了。

出來到一片乾淨的田野裏，好像到了白晝似的。走到地平線盡處也好呵！

可是地平線那面還有點冷地不結實。

德國人去了所拉的古爾，一個人走了。可是走得很艱難，彷彿拉着一根繩子似的，彷彿被地吸住了，不願意放開的。在這不會從服了的地上走着是多麼艱難呵。

他從皮帶上把水瓶解下來，往嗓子裏一倒，只有一滴水。把水瓶一擡就扔了。

他看了一層荷葉，荷葉是空的。德國的扁平的小文子和小刀子，都已埋在雪地上放着，就好像德國人的死牙一般。

他把烟斗吸了一下。包着頭的德國的很粗的烟斗，他在俄國的草原裏冒了好多烟，對着老太婆和小孩們的臉冒着烟，當他們被烟薰得哭了的時候，他哈哈大笑着。這烟斗息滅了。牠落在雪地上，走起來更其輕快了。

一路上他咳嗽着，搔着癢，擰着鼻涕，用鼻子喘着，走着就睡起來，于是他突然冷得連癢都不搔了，大概連虱子也都凍死了。

白雪茫茫的曠野。風雪向四面八方的吹着。他已經不曉得——他往東走呢，還是往西走呢。總之，這兩方有沒有呢，存在不存在的呢？或者這只是爲了指南針而想出來而已。德國指南針很厚，好像地球似的。他想去尋指南針把他領到方位是點去了。現在只是帶着牠去找一條路——到西方去。

德國人在精光的俄國的領事上走着。誰發全副副旅了，腰裏插着，像狂風裏了。的，響聲響聲的來了，響聲響聲，他認好像故林似的。誰領着在旁他領她旁她控着肚子，當那在全屋子裏最重妥的就是個大眼面前個德國人的美眼子的時候，他想到沒有想到他將成一根冰柱呢？

他卸了雙鐵鏡望着，又重又長的，計算着看他可以看見全地球的望遠鏡。他仔細望着那難解似的木柱支着的茅屋。他現在用不着這地球和地球的兩極了。

風在曠曠的刮着，曠曠的在耳朵裏刮着。德國人細聽了一下，他覺得——這是被他殺死的，打死的，殺死的人們在叫的。

德國人跑着，沈沒到雪裏，用德國話喊着。於是細聽着——聽見聽不見德國的話呢

。他還想到——所以聽不見的，是因爲他的耳朵凍壞了。

不！到德國遠着呢，將軍們把你帶得遠着呢。

黑漆漆的。夜來了。德國人掏出了一個圓圓的手電燈。那德國的手電燈，用牠照過俄國的門檻，照過俄國女人和老頭們面孔的手電燈，那看見過不知多少陣死時的俄國人的那一雙火眼睛息滅了。

德國人在原野裏走着。雪在落着，雪總是落着。白茫茫的平原和平原上的月亮。他一個人在月下走着。他看着天上的星兒。在俄國的天上沒有他的星。

冬夜是長而且可怕呵。風雪在吹着。德國人轉來轉去的晃着圈子。他好像幹船遇險後的一塊小木片似的，在月光下的白茫茫的海上漂動着。樹叢打着他的臉，手。有刺的灌木叢，撕着他的衣服，把他剝光了。

德國人還剩了一隻錶，很厚的德國錶。牠從前指示過入巴黎的時間，當火燒華沙的時候，他看過牠，此刻在月光下，他把牠望了一眼。牠停了，彷彿得了頑固的毛病。

白茫茫的邊境上，都是兀立着張着兩手，戴着銅盔的德國的黑十字架，彷彿準備到

那兒去似的。他環顧了一下。在微藍的月下，十字架揮着手，跟在他後邊走着。

於是德國人叫起來了……

德國人在曠野裏兜着圈子。兜着圈子，用德國語叫着。風雪在吹着，好似把德國人包在白色的壽衣裏了……

我們的戰士們，早晨由限前過着。太陽出來了。德國人好像冰裂的洋娃娃似的，在雪地上躺着。戰士們把他塞到樹上，他就好像一切德國人的運命似的，靠在俄國的白楊樹跟前了。

偵探

P·尼其廷

蒼蒼綠綠的曠野，呈着靜穆的景象。白茫茫的冬日的大地，發着晶瑩的光輝。道路都變得發光了，淘氣的野兔的腳印，在附近畫成了奇妙的花紋。一個上年紀的哥薩克人，好几次盯住這些花紋出神。他穿着帶補綻的棉大衣，舊便帽蓋到耳朵上。肩後背着藤口袋，他默然的用嘴嚼嚼着，懶洋洋的把眼睛睜開了野兔的腳印，嘆了一口氣。這一位老農人的心，痛楚極了。

「在場地裏他寫字，訂會一頁寫本牌，這是這農人的書路標。本牌上有兩個印號：『往馬里烏波爾去。』史節斯懶得所刻的字。一九一五年的時候，他並沒有寫在藤藤內人手裏當過秤碼的。哥薩克人放慢了腳步，急劇的轉過來到小木牌跟前，向那裏投了一截粉筆，就用大字寫了兩筆。指路標在哥薩克人的修改後，就成了：

「往馬里烏波爾去你……」下邊就是難得譯成外國文的很厲害的俄國罵人話。史節

滑溜了一遍。把字紙正了一下，自己皺突了一下，向奔往草場的行列走去了。

哥羅克人走時，准視察一切。不久以前，汽車由這裏走過的。「什麼人，爲什麼？」史達博想著。他小心翼翼地繞過了那堆乾草堆，繞到小山後面去了。那堆草上，小房子地方是閉塞的，雪是不會融化的。史達博突然聽見上話聲，便停止了。他聽了片語的坐位低語，哥羅克人上到溝頂上，在三四十步處，草堆頂上，他看見一個哥羅克人駕駛的汽車和三個從高處取着什麼東西吃什麼德國人。

「噢！」史達博低低的一聲，就掏出來了一個手榴彈。

「揮去呢，或是從旁邊繞走呢？長官命令過：你是偵探，而不是騙子。可是誰能認得偵探嗎？沒有越軌的地方，任務完成了，就回家去，地方是閉塞的。」史達博自慰着說。「揮去吧！」哥羅克人一決定，就把手榴彈揮去了。爆炸了，曠野于是就又靜寂起來。只有火苗在汽車上，嗚嗚的響着，和敵人死屍上的軍服在響着。可是偵探就匆匆的到曠野去了。應當快過了夜，到黎明時，當那堆草堆上，到自己的部隊那兒去。

哥羅克上來了。哥羅克到了田舍跟前。小房子的煙囪裏冒着煙。「有人嗎？」史達博

他打定主意，呼喚一聲，做個戲，叫傅德傳的放刺槍，了。傅德傳的槍刺了，冷得他叫苦了，去完
去火了，不曉得打定了主意，到舞台上一發，把把同捕房了。傅德傳的槍刺了，去完
到完房了。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從那兒來，你老？」

有點疲倦。顯而易見的他好多夜沒有睡覺了。

「此地人，也是到防線上去了的。」

「那一家的？」

「克家的姪子。」那位很快的，可是帶着勉強可以捉摸到的停頓說。

偵探往跟前挪了一點，把一根樹枝折斷，投到爐子裏。

「扯謊的，」他想到，「性克的沒有姪子呢。」

室內靜寂起來了。

都睡下了。史節潘轉到門跟前。驚慌的情緒，在驅逐着夢魔，涼亂着心懷。聽着那
。哥薩克可帶着把最後一顆子彈滑到高射砲汽車上了。

「可是現在怎麼能定個案呢？夜滅然是無味際的，或者用烈傳的劍殺了他，或
着把房子放火燒了。」

史節潘帶着這些念頭微睜了。把眼睛一睜，——她子裏的炭火，蒙着一層灰燼。他
謹慎小心的爬到那位叛徒跟前。聽見了敵人的鼾聲和自己的心的跳動。他的手碰到軍用

大衣的呢子上。哥薩克人站了起來。

「你……你幹嗎呢？」一聲低語響起來。這低語對於史節潘頗好係一番大番似的。可是他並沒有手忙脚亂。

「想喝口水，指在那裏呢，我弄迷糊了。」史節潘低聲說着。「互相保護呢。」他打定了主意，就從地上站了起來。「個兒又高個兒人，是現在哲爾斯。老哥薩克人喝了一次，就準備上路了。你把大衣掛到肩上，拿起自己的口袋，不辭而行的，跑到院裏去了。

東方的地平線有點發暗了。哥薩克躊躇的在小墩棚跟前站了一下，忽俱俱的向旁邊嘆了一口，向河邊走去了。他走着，想着自己這次的相逢。想回到房子裏，把那忽從犯果了，可是想起了自己的任務，就站住了。到河邊的路很遠。史節潘謹慎小心的走着。突然他聽見有急促的腳步聲和跑的人的艱難的呼吸聲。偵探走到一邊去，坐了下來。在黎明前的薄霧裏，他認出了這是那第二個人。

「這是我，」那個人喊着，「我同你一塊去！」

有點疲倦。然而易見的他好多夜沒有睡覺了。

「此種人，也是到防禦上去了的。」

「那一家的？」

「克家的姪子。」那位供供的，可是帶着勉強可以捉摸到地停頓說。

偵探往跟前挪了一點，把一棵樹枝折斷，投到爐子裏。

「扯謊的，」他說道，「杜克的沒有姪子呢。」

室內靜寂起來了。

那陣下了。史迪潘轉到門裏面。驚揚的情緒，在驅逐着夢魔，滾亂着心懷。他靜思

。哥薩克可曾有把槍管一擊，雷彈雷疑到高射砲汽車上了。

「可是現在怎麼可以開槍呢？夜放槍是無法律的和違者用現有的加刺擊了但。」

當把房子放火燒了。」

史迪潘帶着這些念頭微睡了一。把眼睜一睜。——她手裏的炭火，發着一層灰燼。他

謹慎小心的觀到那位偵探跟前。聽見了敵人的身聲和自己的心的跳動。他的手碰到軍用

他把繩結拴到上尉的肩土，謹慎的小心的從衣裏摸出把槍拉出來。冰在寒涼的響着，被碎着。過了一點鐘，在荒原裏的一個更平地上的小屋裏，在一個熟識的哥薩克人的家裏，皮節流柯威里科揮着什麼東西，響着，但嚴厲的樓着那些不會辨別好人的青年們。這可以生出許多的頭暈和發生不幸的事件呢。柯威里科聽着就笑了起來。

「你老嚷什麼呢，或者不高興嗎？」

「如果不把那個獵槍放走了，那一定會高興。總之害怕着你。」哥薩克說。柯威里科還躺在發笑着。這時他控制不住了，狂笑了。他喊道：

「你笑什麼呢？」

上尉戰戰起來了。把手舉到眼邊，想了一下便問道：

「你老人家是誰？」

「誰？哥薩克人史爾潘。」

「別聽吧，」上尉安慰着他說，「那沒什麼不來了，你記得我在哥薩克人那裏嗎？……」上尉就像了一個有力的手勢。

……過了一禮拜，史節潘在官長的辦公室裏得到一個新使命。他好久的研究了地圖，記注了一切的符號。早晨他消失了。哥羅克人史節潘又去到嶺後偵察去了。

荒原中的小站

K·海斯托夫斯基

黎明時分，由乍戈查爾山附近起，就開始了荒原。稀疏的露珠，在灰草上閃着光輝。好像駱駝皮似的大地，在萬里無雲的秋季的天空下躺著。火車在岔車的小站上停住了。

「這就是亞細亞了！」一個白髮蒼蒼的旅客說着，就卸了舊的銹眼鏡。「只有在荒原裏才這樣靜呢。」

我細聽了一下。甚至連電線的嗚嗚聲都聽不見的。火車的周圍，千百里遠，都是一片偉大的靜寂。

「這就是亞細亞了！」白髮蒼蒼的旅客重複着，嘆了一口氣。「真奇怪，不是嗎？」

可是，馬上就有一種很快的，歡樂的，咕咕呱呱的話聲，把這靜寂衝破了。哈薩克

的孩子們——兩個女孩和一個小男孩，從火車跟前過着。男孩子手裏拿了一塊很大的德國的砲彈片——青色的，被燒過的，好像鐵刺刺似的。這塊彈片大概是那位旅客送給這小孩子的。男孩子當眾站着，細看着彈片，担心的喘息着。

「易寶嘉！」小姑娘們喊着。他抬起頭來，打着蹣跚，匆匆的跟在他們後邊，可是走了幾步停住了，皺着眉頭，又細看着破彈片。

小姑娘們提着水桶，白尾巴的小鳥，在她們後邊飛着，追過了她們，從這根電線上到那根電線上來回飛着，好奇的轉着頭，噴着水，——大概牠想在這深水池裏洗澡呢。

「易寶嘉！」小姑娘們喊着。小男孩子就把刺刺牙牙的彈片，緊抱在胸脯上，跟在她們後邊跑着。

易寶嘉！這是很熟識的名字呵。

易寶嘉，戴巴泰夫，他不久以前在商線上，在很寬的北方的一道河的渡口上陣亡了。他的姓，傳遍了鄰近的部隊裏。他的名字誰也摸不清——指揮官給他叫易寶嘉，士兵們只給他叫巴涅。

易賓賓不多說話，可是差不多常常在微笑着。微笑代替了說話。有時他親切的微笑着，有時他憨厚的微笑着，有時他輕蔑的或老實的微笑着，他每次微笑的時候，總是要把軍用大衣上的皮的寬皮帶整理一下的。

有一次，我同易賓賓在高射機關槍跟前坐了一整夜——他是機關槍手。雖然我同他亂聊了一通，照他的話說，就是「瞎迷爾」了一通，可是我依然由他口中知道了不少東西——知道他是那爾加拉林斯克人，知道他的父親——一位溫厚的，革命前給一個有錢的貴族人做牲口的老頭兒。現在還在世的，知道他的故鄉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兒的地好像是一畝，是遼闊的，坦平的，那裏有涼爽而清水的湖，就好像天上的雲一般，在地上的鋪着。

我從易賓賓口裏知道這天河就是烏斯。千百年來，每年秋天的時候，烏斯順着這條路向南飛，他飛過了之後，天上就留下一道光輝燦爛的痕跡。易賓賓很善為情的微笑了，——他自己不覺得這是真的不是，可是老年人都這樣的說着。

易賓賓所在的那一部軍隊的指揮官是宰良諾，他是一個性情很快活的人，可是，對

於軍事，他却是一個非常關心的人。宰良諾抱怨着他不走運，抱怨着總是把他的部隊派得太遲，——只得作着別人所作的事情。

宰良諾，波納馬列夫事務長和士兵們，對於馬賓嘉的特別愛護武器，都很敬佩他。
「這是他的一種遺傳，」宰良諾對士兵們解釋道。「這是祖先的遺傳。哈薩克人對自己的武器，就穿那裝飾得好像未婚妻似的。可是馬刀呢？你們看見過他們的馬刀嗎？是纏得這般什麼花紋呵！可是你們呢？你們呢？我請問你們！」

「官長同志，我們的槍都井然有序的，」士兵們都辯解着。他們知道官長責備他們只是一種習慣。「當然，叫你們好像巴涅一樣，整天去用手撫摩着機關槍，——這對我們是沒有必要的。」

「好像沒有必要嗎？」宰良諾笑了一聲，說着就走了。

波納馬列夫事務長是加桑人，他好像他的父親和祖父在嫩加河那邊的草地上割草似的，手掌上壓着睡法，沉着的工作着。他稱易賓嘉的機關槍是「經緯儀」。照他的意見，世界上最精確和美觀的工具，就是經緯儀了。

我在河岸上，在易賓嘉的高射機關槍旁邊，過了一夜。下着雨。周圍沙沙的響着，響聲在顫動着，那時可以聽見灌木叢裏受驚動的鳥，在亂動着和氣憤憤的細聲的叫着。最近的高射機關槍，都靜然無聲的，只有衛兵在濕沙上踱着方步。

黎明的時候，費擊槍聲開始了。帶着卅字符號的黑飛機，低低的飛行着。沒入到河上的濃霧裏。易賓嘉把膠帶一卷，把彈蓋往後一擲，就站到機關槍跟前來了。機關槍抖顫了。一道白煙，嚶嚶的從槍口裏衝出去了。飛機立即開始向易賓嘉急劇的下降了。

飛機和機關槍手，起了一場空前的對峙不敵的惡戰。飛機好像鷓鴣似的，好像石頭似的，向士兵落下去。周圍一切都寂然了。留着一道綠瑩瑩的痕跡的曳光彈，向易賓嘉飛着。

易賓嘉頭部的機關槍打着，後來突然停止了，但基，剎那間又對着飛機，對着離去的飛行員，直射起來了。

飛機抖動了一下，機翼向下，擺動了一下，畫了一道顫的曲線，就墮到河岸上的柳樹叢裏了。那爆炸就好像後來士兵們所說的一樣，泥土飛到雲裏，過了五分鐘之後才落

下來。

易賓嘉臉對着機關槍倒下去了，死死的躺著。士兵們都跑到他跟前了。可是他死了一個子彈在胸脯上打穿了。波納馬列夫同士兵們勉強的把捏着機關槍柄的易賓嘉的手鬆開來。

易賓嘉躺在距河邊不遠的林中空地上。那時起著北風。清涼的晚霞，好久的在木棚的草地上照耀著。無論如何總不息滅。孤獨的勇敢的艱苦，在草地裏叫著。士兵們在易賓嘉的坟上撒了土，站了一會，聽了鴉鵂的叫聲，嘆了一口氣，都到高射砲連裏去了。夜裏已經很冷了。秋天的皎潔的繁星，在森林的高空裏，在很深的河上閃爍著。不遠的地方，摩托聲在沉重的響著。——這是重砲隊到前線開的，到橋上開的。從前當過拖拉機駕駛員的士兵萬尼，坐在砲兵連跟前的戰壕裏，用刀子開著灌頭盒子。

「呵，萬尼。」我問着他：「冷嗎？」

「沒有關係，受得住呢。」他答道，停了一下，沈思的說道：「巴涅死了。爲着祖國死了。我想他所謂祖國的——不僅是他的遼遠的荒原的祖國。應當包括的更廣的啊！

「你說什麼？」我不知的問着他。

「祖國——這就是一切！」萬尼嚴厲的說着。「一切！每一個麥穗，草裏的每一滴水。你以為如何？我很難給你解釋的。總而言之——是一切！」

他又沈默了一下。

「噫，巴涅呵，」他說道。「他總是沈默着，微笑着，真是了不起的人呵！真是好心腸呵。」

他轉過身來，向着那一片紅光的西方，用刀子對着德國人那方面威嚇道：

「一切惡徒闖進來，想毀壞我們的生活，想折磨我們。使我們淪於悲慘的境地，他們好安坐而食，野獸！可是他們總逃不了死呢！」

可是現在，望着去了的小槍殼和懷裏抱着彈片，跟在他們後邊跑的小男孩子，我想起了曼瓦諾了。孩子們們往山裏跑着。山在荒原上起着紅色的陡兀的梯形。他們被太陽晒焦了的，不長東西的，可是蔭涼地在山峽裏，在這蔭涼裏，大概在那崗石下邊有小溪

在流着。涼涼的青色的空氣，在山上發着光輝，冒着霧氣，騰在那裏邊飛翔着。

萬尼的話是不錯的。祖國——這就是一切。這些往無名的山裏跑的孩子們，這輕輕的吹動着乾草的風，這阿爾泰山上的遼遠的雪——在暗霧裏彷彿已經看見牠們了似的，崇峻地抱着小羊，帶着仁善的密縫眼的哈薩克的老頭兒，這些都是祖國呵。他始到小土風跟前，用手掌把眼睛遮住太陽，凝視着乘客的面孔。這位老頭兒，大概就像易賓嘉的父親呢。

祖國——這是一切。這是對我們的廣大田野的及茂森林，落日，被微波沖得平坦的海岸，河彼岸遠遠在望的村落等景物的幸福的感覺。這是對驅的清爽的天，風，人及其勞動，對變過了夜，奔向遠方的城市及鋼鐵無限財富的工廠，煤井，礦山，火車頭，汽笛的幸福的感觉。這是對於過去的自尊的感覺和對於偉大前途的預感。這我們任何人都不肯送給他們的。當易賓嘉爲着他背後站着的偉大的祖國革命的時候，他知道這個嗎？

是的，他知道的。

可孩子們已經走遠了。那個小男孩子總是落後着和在後邊跑着。他的光腳踩在路上的
灰土裏閃着光。

火車開動了，赤色的山，開始入到午間的霧裏，入到遠古的荒原的濃霧裏了。

梅海爾

五。查林斯基

梅海爾在青年的時候，他給十個銀幣打菸了。青年的看農，同平時一樣的，早晨四點鐘就上地他活去了。他在地裏把腳板了。腳發痛了，到晚上的時候，他才回家來。

「個鬼！」年輕少壯的主帥人着，就把梅海爾打了三下。

憤怒成疾着，些大着，解在心头。從他上小索氣了，一九四〇年，紅軍到了比海拉比亞。梅海爾是一團愁眉不能的寡言寡語的老頭子了，黑鬚鬚，很結實，彷彿用橡木柱子或成的一股。一聽見孫德埃恩克的踏踏聲，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二次微笑，是當好多年後見面的他的兩個建生兒回來的時候。他們是在蘇聯的。大的是上尉，小的是中士。現在他們的部隊派到比海拉比亞，向着特開的。

這是最不好過的一年呵。梅海爾同他的女人住在基督渾夫，兒子對着他顯着錢。當可怕的日子來到，當人們都從基督渾夫到東方去的時候，梅海爾又同自己的兒子們見了

一次面。

「文租，同我們一塊走吧，你同母親在這兒沒有什麼幹的，會把你們殺了的……」
梅海爾挺起身子，緊緊地把兒子們擁抱了一下。

「事情多着呢。我留下我想再回我的老朋友們見一面。呵哈，我愛他們呵。你們去吧，別替我擔心吧。我不是一個人呢。」

他把他們送到都說棄了。

「我同我的兒子們辭別的。」他對費長說，「可是我自已留有不走。我想同你談一談的。」

費長同梅海爾談了話。老頭子把一個很重的帽子帶走了。他把這帽子放回自己的老朋友安東那裏——這是一位小身材的，滿臉皺紋的比沙拉比亞人。是帶着自己的長毛刷子，坐在蘇什和茨城的街上，擦了三十年皮鞋的人。梅海爾把他的殘餘的日子，消磨在到滿城裏閒逛上。讀到書了的蘇芒門裏，沿着朽了的小橋子，下到地窖裏。羅馬尼亞人入到基什涅夫以後的第三天頭上，六個人——梅海爾，安東，石匠，屠農和鐵匠，在深

夜臨睡後，出了城，向西方走去了。這第六個老頭子。

這夜臨睡時，他們在裏面頭次開展右列車。杜木下放着營長交給梅海爾的那些炸藥。梅海爾手中拿着電池，為它往炸藥上引着。

油把油桶打了一下。可油桶一條爆炸響了起來。空氣的波動，打擊着崇崗在小溝渠裏和老頭子的。人聲從炸毀的車輛中升起來了。槍聲忽然響起來了。他在抖擻着，牽頭子在信其給的地上伏着，又派汽油桶爆炸了。火燒着那裏便響來了。

從那時起，就有一種關於強大的，難捉捕的，勇敢的，拉波薩德優良的，精神嚴密，的暗處的風言，在全邊區裏流傳起來了，營長而果斷了。可是這影子也沒找着。

夜間在山谷裏又過着日子。多麼拿的是這藥，衣袋裏裝的是這藥，于是地又抖擻起來了。戰地補又他處來來了。刻意讓到由槍上去了。輪船却飛到空中去了。老頭子們也在多斯上行走呢。

有一次，軍兵們在附近的村落裏，舉行了總搜查。老頭的安庫，坐在房子前邊，且無自若的觀看太陽。當當他去了的時候，他沒有把眼睛睜開。他們聽見了吵罵的聲。

憲兵軍官。着。他睜一睜眼睛，忽然，彷彿有一種背腹裏面到安東掃了一下似的。他扭頭瞧一瞧，竟看見了梅海爾。梅海爾穿着棉襖，戴着小帽。安東跳起來說：

「你走開吧，憲兵在這裏呢！」

「是的，憲兵在這裏的！」

憲兵軍官站在門口裏。他帶着嘲弄的神氣，望着老頭子。

「你老人家太快……可是你是特別忙，別忙……」

軍官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梅海爾的面孔。

「我認識你的……別忙，這原是梅海爾呵，我從來什麼夫就找起你了，我已經給你的老婆裝安置好了……手舉起來，忘八蛋！」

那軍官原意是把梅海爾的牙打落了十四個的有主人的兒子。

過了一點鐘，梅海爾已經供畢了。是的，這是他炸的，是的，他沒有任何的同謀犯。他一個人也不能供，也不供……」

桌上放着手榴彈。軍官用帽子。把牠蓋着。帽上的徽章，看來真是動人呵。

「對呀，」主人的兒子說。

「梅海爾那大關節的拙笨的手指，提起鎗來，往墨水壺裏浸了一下。突然用左手揪住了那人的衣領。」

「別動，給起來！」那位說道。

「這鎗就這麼來了。他們向梅海爾跟前撲着，可是他手裏握着手榴彈。梅海爾沒有丟了鎗。可是也沒有炸了炸彈。他把鎗拿在手中，放開了彈簧機。響着火門。梅海爾依然對那鎗官。把手榴彈往他眼前擲去了一點。」

「現在他要退你的牙打落的呢！」

「他現在把腦子斷了。」

小皮鞋

M. 俞打夫

他們從林間道路的轉角處突然出現了。一羣人，就抓住了自動步槍。可是一看見在他面前的只是些女人和小孩子的時候，他們沒停了摩托的轟聲，就在路旁停住了。滿身大汗，滿身灰塵的他們，在人叢中走着，踏着小孩子們腳。一個人用皮棍尖劈着，一個小包就踢了一下。花手巾在空中飛起來了。一塊麵包從裏邊倒了出來，牛奶熱乎乎的落到路面上。一個長棍的士兵，三兩口喝乾了牠，就敏捷的把棍扔到松樹上了。其餘的士兵們都撲上去，到包裏，籃子裏，皮包裏掏着。貪婪的喝着牛奶。互相搶奪着。一個比別人跪得更緊拉着腳車的思想癱的上等兵，開始咆哮起來了。他一個壓着一個的打碎了幾個水瓶子。最後一個筐子裏又是水瓶子。他簡潔了當的罵了一句，很響受轟的周圍環顧了一下。孩子們傷心的哭着。母親們用手蓋着他們，低聲的說着：

『不要……不要哭了……』

上等兵的患痛癱的脖子紅起來了。一個士兵強顏為笑的笑起來。上等兵嚴厲的對他斥責了一聲，立刻就連吵帶哭的跑起來。

「誰你的去！……誰是這裏的主人？白俄羅斯人嗎？即刻給我出來……呵，到這裏來！」

低低的嘆息聲，在空地上響着，在那裏上消失了。

有人遲疑的站起來。老尼爾跑起來。拿槍抓住她手，用力把槍拔了一把。

「別去那，我告訴你，別去那……」他叫着，無血色的乾嘴唇低聲說。

安尼爾坐到地下去了。她兩隻手緊緊的抓着，麻木的坐着。小兒子用小手抱着她的膝蓋，向她撲着。

「你別害怕，媽媽……這不可怕的……」

當那和笨的爭，抓住她肩的時候，她只來得及說：

「請你保護保護我吧，菲拉……」

伯爵拿拉把他拉到自己跟前，拉到自己的孩子跟前，同聲懇請開來。她不知怎的把

自己的三指頭咬破——這長伯非拿拉——咬出血了，緊緊的握着他的手，用手圍住他的嘴，總是說着，說着：

「你別怕……別作怪……別作怪……」

遊來了幾架低低的飛機。

「你是囚手，是禽獸……」聲音中斷了，停止了。周圍的女人們，嗚嗚咽咽的哭泣着，士兵們大聲的笑着什麼。

哈哈大笑突然中斷了。一個男孩子因水池上邊有尖銳的兒童的叫聲，把松樹頂上的鳥都驚飛了。一個在空地的上空裏飛着。

「媽媽……好媽媽……我不要……你快我的媽媽……」

一個女人在他後邊跑着，盡力的想拉住他的手。

「回來，別跑，回來……我的天呀……」

或者是炸彈，或者是伯非拿拉飛行的……她的聲音大叫起來，成了乾的，刺人的聲音了。

「你……你……你不敢……這是小孩子的……這是我的兒子……」

枯槁的臉容，一雙眼裏一些凶惡的響亮來了。小孩子仰天倒到太陽地下的落了花的右兩叢上了。那位女人氣憤而跪下去了，想說些什麼話，可是身子一歪，就沉重的跌到那邊面坐着常滑而複雜的蒼蒼的大石頭跟前了。細流在石頭根前徐徐的，凝澀的流着。

傳來了短促的口音。士兵們匆匆的騎上摩托腳踏車，揚着濃重的灰塵，就順着那陰森森的林子走去了。最後走的是那班爛的上等兵。他停到那小孩跟前，艱難的彎下腰，不小孩子自願，就解起小孩子的皮鞋來。脫下了一隻，匆匆的丟起另一隻來。結得緊纏，鞋帶亦不圓。士兵爭到地下，好更得勁的去處置他。好久的在衣服裏摸索着，幾弄弄了一把圓圓的刀子。這樣快死的皮鞋繩，好麻煩呵。可是當他下手去割那鞋繩的時候，「肥」的一聲，恰好照他的頭上打了一下，幾乎把他打翻到地上去。石頭落到地上。上等兵驚慌的彎頭了一下，棕色的頭髮都被汗珠蓋起來了。失了光澤的睫毛，與伏的，很快的眨着。他用手摸著臉，後來省悟過來，向自動步槍撲去了。

（一）這回是新的老士裝，便骨痛的手裏，攪拌的握有軍用鋸的石頭，向他談前走

着。然則。亮亮的鼻孔上的每一道皺紋，都充滿着威嚴的感決。老婆婆的，可憐的，隨着風聲，發着奇怪的光芒。女人們的披髮的身影，跟在背後邊走着。他看見了石頭，直撲到石頭上，一塊什麼東西——或者是一截破桶箍，或者是被擱了的一截扁鐵。

他後退了一步，覺得突然變紫了的領子，是如何的發涼而且感到。脖子上了。他連忙重向着地們開槍來。自動步槍落到地上了——尖尖的石頭打斷了他的手，另一個石頭，從後面打斷了他的腿。他們走着，惶恐的向他行進着。上等兵彎下腰，向摩托腳踏身跑去了。無敵的右面銀着穿來了。摩托腳踏車停住了，——被打傷了的腳，隨不聽摩打。摩托車突然成了陌生的，無用的了。上等兵穿過了這路，從過了。他，打着被腳。一掃一掃的順着小河往森林的深處跑去了。女人們從左右包圍着他。風聲越發了。雨腳沒入到蘇苔裏，吸到稻草的精滑的泥濘裏了。氣喘不過來了。汗滴落到眼睛裏，看不清楚了。

那時他們醒了，覺得：他再這下脫他們的子了。永遠這下脫這白髮蒼蒼的老太婆的

不了。這不應當的。這不應當的。這不應當的。

他把頭一脖子一縮，把這氣就倒到那根草的。有像百韻的地上。地上沒蟲的草，嬌嫩的沙沙的纏繞。受驚的喜鵲。就從門向上飛起來。指下去的發顫的地。緩長的呻吟的風。懸了一聲。

他什麼也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了。

可是小孩們在空地上。有些年紀大的孩子們。戰戰兢兢的細與着小河跟前的白石。在那兒。在灰沙的沙地上。在大邊上。一下不動的鞠着別人的鞋跟們。

小孩的皮鞋。在被埋了的草地上。把零零的發着亮光。

松樹的嫩紅的身。高高的。高高的。蒼入到凝然不動的。幽藍的天空裏。飛快的黃蜂，用金黃的松針。纏着天空。香草和迷迭香。在下邊吹着香氣。青綠的石南。微微的散着清香。

周圍漸漸都變了。

★

★

★

夏天在雷雨和風暴把地底風要盡了。霉濕的秋天來到了，白雪和灰色的短衣把白俄羅斯的田野和森林都蓋滿了。

可是溫暖的風，已經從東方吹來了。千千萬萬的人們，加緊着走的步武，從那兒向西方行進着，穿着灰色的軍用大衣，帶着血一般的火熱的微笑的紅星。

我們的春天要來了。

被踐踏而踐踏的白俄羅斯的土地上，它底底裏鬆開的呵。

春天的威嚴的洪水，更把從德國來的污穢的灰色的短衣，把一切的從德國來的該咒爛污，都要沖洗，掃得乾淨了。

我們的春天要來了。

老人

V · 格路斯曼

關於老人謝明，都說他是村裏最沉重的一個人。他不喝酒，不吸煙，從來都不抱怨鄰居。連一次也不會聽見他同自己的老婆吵嘴。他的聲音很溫和，很低。他的行動也是溫和的，靜悄悄的。

當德國人開始來的時候，有一位鄰居準備到游擊隊裏去；

「老爺爺，到游擊隊裏去吧，」對他打着笑談說。

可是他答道：

「放槍和殺人，不是我所幹得來的。」

「你是誰說德國人的嗎？」別人還言笑問着他。

「怎麼會誰說德國人呢，」謝明回答道，「他們是不講道理的。不過我能算什麼軍人呢？我的性情不是那樣的。馬我寧捨不得用鞭子抽呢。我的心軟得很。」

老·德·費·里·波·瓦·坦·讓·查·夫·夫·說：

「你還是招呼着蜜蜂。于是就成了這樣寧靜的人了。蜜蜂不尋歡，成性的呢。」

「對的，不尋歡的。」老·德·子·肯·定·說·說·。「比方我們的主席普洛柯菲吧，蜜蜂受不了他呢。——他是嘎嘎鬧鬧，怪怪張張的賣笑鬼。」

正說到這兒的時候，主席自己來了。他腰裏帶着兩個手榴彈，肩後背着步槍。

「談，談呢？」他問道。

「你是個莊重的人。」謝·說·道·。「我們一輩子也沒有流過血。我母親連雞子都不敢殺，都得請齋房殺的。」

「你聽着吧，老爺爺。」主席對這話回答着。「對德國人別太好心腸了吧。這你要在老百姓面前負責呢。」

于是他一步他順着地走去了。

老人只搖了搖頭。而老·德·子·肯·定·說·說·主席簡直氣得吐了一口唾沫。

……德國人對蘇聯說了整整三個月。起初，蘇聯來了個回東隊時先頭部隊。他們

把村子搶得一乾二淨。女人們都入到空了的黑漆的茅草裏坐着，悶氣待牲牛。屋裏的短皮襖、褲子的襯衫、女人的上身棉襖衣、襪子、枕頭都不見了。白天女人們和老頭子們都聚在一處，罵那行劫匪人，咒自己命苦。

謝天不作怪，那若怕獄的言說，吃着氣。他這德國人的害處不比別人少。他們毀了他的心愛的蜂房。搶去了他的蜂蜜和麥子。連那一些他睡了幾十年的老床，也叫一個紅白晴的丁殺軍官裝到卡車上運走了。

晚上老頭子們和姑到神像跟前，在烏漆漆的空了的屋子裏祈禱祈禱。夜裏老太整哭著，老頭子安慰她。

「呵，哭什麼？」他低聲問。大家還不知道這事呢，全體人民都受這苦呢。我同你是孤苦零仃，上了年紀的，要付什麼呢？」

十二月的時候，德國師司令部來了。前站來了幾層頂好房子給將領住，招募了女人們粉飾牆壁，洗地板，強迫男人們用瓦磚蓋房子前站的知道。命令老人謝爾從院裏到空閒他的廁所跟前，是一件稀罕。一個，執了瓦磚的意，那裏待不認真。於是兩次的命

他這改。老潘潘生半第一次的這小中聽的話也來了。

醫生帶到謝的房子裏了。這是一間舊房子而且小的屋裏兩個人。把謝明同他的老
婆子趕到冰冷的門洞裏住了。寂寞他這冷得睡不着，就聽見醫生用孤單的聲音，打着
電話說：

「喀麥什瓦哈！喀麥什瓦哈！」

他這求火車箱運傷兵的。傷兵那連傷了的人很多，可是火車差不多是不開了——游
擊隊把路破壞了。「大概是普洛柯菲在努力幹的罷。」老人想。

醫生用沙嗓子時看到他跟前的人，而且每分鐘都叫着勤務兵作各種各樣的事情。
勤務兵怕他怕得哭死，每一次進到屋裏的勤務兵，臉色變得蒼白的甚至謝明都可傷起
他來了。

醫生吩咐謝明劈柴火生爐子。他很喜歡斧子聲。有深夜裏他把勤務兵叫來，吩咐把
謝明趕出去劈柴火。

「爲什麼俄國人不做活。俄國人睡到睡得太多了。」

于是海明威才德國人的話了。這的黑暗裏，響起野兔來。他試着不聽，沈默裏言起
來了，有時成幾天連一句話也不說。連嘆氣也停了。一察不覺的好像石頭一般。老從這
擔心怕胆的望着他：老頭子可別嚇壞了吧？

有一次夜裏他對他說：

「費里波瓦，你的得，湖野無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他把牛殺了，把蜂房也弄毀了
——這由他去吧。可是這東西傷了我的心。野獸還不傷人心呢。我想他們不是人。可是
我現在看見：這些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還壞呢。」

「你祈禱一下上帝吧，會輕鬆一點呢，」費里波瓦對他說。

「不，」老頭子說，「不會輕鬆呢。」

早晨，婦女迦爾曼得派人兒們的來了。向邊坐着主任醫生的那道門，偷偷的望了
一下，她就低聲的說起自己的寓客來。他家裏住了五個癡呆將校。

「白天夜裏，好像狗熊似的吃着，喝着，喝醉了——就吵着，吐着，光着身子，不
知羞的在我面前走着。可是現在冷起來了，老爺爺，你甚至不相信弄到什麼地步了！都

在襪窩裏擰場起來了！從前小他到場上，可是現連床都不起來。然後把弄爛了的襯衣一脫——拿去洗吧。我說：我不洗，最好把我殺了吧！就打起我來了。殺了我吧，我說，我不幹，我不受這侮辱——我就從院裏走了。他們是什麼人呢——是人呢，還是野獸呢？」

謝明什麼也沒有回答。苦痛和恥辱的黑雲，把村莊籠罩着。覺得人生的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照耀了，令人窒息起來了。精神上的屈辱，麻比飢寒，比一切都更可怕了。

這幾天裏，在老養蜂人的心靈裏，起了什麼變化呢？當那個醫生夜裏想聽斧子聲音的時候，他默然的起來，戴上帽子，就去劈柴火去了。斧子在上凍的劈柴上叮噠的響着。有時老頭子直一直腰來，想喘一口氣。那時師部的醫生，就走到頭子跟前，細看着爲什麼斧子不響了。片刻間，勤務兵就從門口裏跳出來，用驚惶的聲音說：

「俄國人，劈吧，劈吧，俄國人！」

不知怎的勤務兵興奮起來，悄悄的對老頭子說：

「將軍完了。前線場台了。俄國人喀——喀——喀。將軍完了。」

這一次德國人就這樣的沒有等到自己的將軍了。

後來，有一個小商人，從哈爾濱大來了，他說：烟草，麵包，威士忌酒，還有德國士兵開的傷寒病，就附到老頭子的耳朵上，悄悄他說：

『有傳單的，聽無邊，說紅軍回來了。有三十個城已經從德國人手中奪回來了，馬上就到這裏來了。』

老人聽了消息，鑽到地窖裏，挖出了一盒蜂蜜，把糖交給小商人說：

『爲着帶來的好消息，拿去吃吧。』

一天晚上，醫生的勤務兵來了，匆匆忙忙的收拾着東西。

『坐了，撤退了，』他解釋着，用手向波爾達瓦方面揮着。

交通兵來了，很快的抽了電話。聽不見槍聲，可是德國人簡直倒在火力，緊要起來了似的。滿手裏拿着東西，在街上跑着，跌到雪地上，喊着。女人們看見有幾個哭着的勤務兵，他們喘着氣。凍硬了的手指，拿不住軍官的重箱子了。他們剛剛走到村邊上，已經筋疲力盡了。可是當時應當沒有看出曠野走呢。沒有汽油的汽車，在雪地上停着，

軍官們都到軍車上去了。在第一次德俄大戰裏當過勇軍的老頭子們，都對女人們解
釋說：

「一定是我們的軍隊抄總崗人的後路了……」

帥可心都還在走了，自動步槍兵佔領了村子。滿長着棕色鬍子和黑鬍子的人，鼻子
上的皮都脫了，臉都凍壞了，他們用狗叫似的話說着，出去到了街上，用自動步槍向空
中射擊着。夜裏，槍們調戲着姑娘們和年輕女人們。

黎明的時候，戰鬥開始了。老頭子們和老太婆們都鑽到地窖裏了。從那裏聽見了陣
陣的機關鎗聲。迫擊炮聲響着，轟隆隆的響着。女人們叫着，孩子哭着，可是老頭子們
却大概這樣的說：

「呵，沒有什麼可亂的。這是我們的軍隊用三財口徑的砲打的。」
謝明坐到他這裏的一個倒放着的洋鐵桶上想着。

「怎麼呢，謝明？」日俄戰爭中得過獎章的薩拉赫老頭子問他說。「連你這樣寧靜
的人也嚇得打抖了。」

謝明沒有回答。

戰鬥激烈起來了，轟隆隆的響得使女人們都用頭巾把孩子們蓋起來了。忽然間，聽見有模糊的人聲。

「我們的，我們的！」迦亞喊道。「誰跟我去？」

「我去，」謝明答應着。

他們從地窖裏出去了。已經黃昏了。巨大的太陽，沈沒到被火光映成玫瑰色的雪地裏去了。院中間站着一個執着步槍的紅軍士兵。

「善人們，」他低聲說，「幫一下忙吧，我受傷了。」

「我的親人！」迦亞喊了一聲，就向傷兵撲去了。她抱着他，就急忙把他帶到地窖裏去了。謝明向謝去了。

「你看我們流血的，我們的好朋友！」女人說着。「現在我們叫你躺着，烤一烤火

槍聲從地窖裏傳來了。她獨自自地站着，向房子跟前跑來了。他着了受傷的紅

軍士兵和抱着他的女人，她走着開赴檢來。那士兵突然發重起來，就開始從扶着他的女人手中托地下滾着。德國人又抽了一槍。迎屍倒到地下了。

謝爾不記得一掛沉重的木棒，怎樣到了他手裏。他生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心情的。猛烈的憤怒，湧動了近幾月來屈辱痛苦的隱恨，爲着自己，爲着別人，爲着千千萬萬的勞動男女的憤怒，爲紅鐵人侮辱的國土的憤怒，好像火焰似的把他包圍了。他把木棒高高舉到頭頂上。向德國人走去了。他這長着雪白頭髮的高大雄偉的蒼蜂老頭子——偉大祖國戰爭的活生生的化身，在走着。

「站住！與德國人，喊了一些，就縮起自動步槍來。可是這老人帶着可怕的力量，用木棒向他打擊着。

這時士兵們都到這裏了。在一切人前邊走着的，是一個手中拿着手榴彈，穿着黑色皮短衣的人。他是德國兵末底普洛柯菲。他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景象：被打死的躺在房門口的德國人的屍體和手中拿着木棒的被火光照射得異常顯明而沈靜的委羅人。

後記

這是兩週以前的事了。那時按着預定的計劃，譯完了『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及『油船德實特號』以後，就開始了A·托爾斯泰的『保衛察里津』的介紹。這是因為：一方面要出一個刊物定叫『左派』，一方面也可以把精力時間集中起來，好有計劃，有系統的介紹一點大形的蘇聯名著。不料在刊物的『新的方針』下，『察里津』不得不中途『乾涸』了。

我想起了：在抗戰的第二年，趁着平大封了漢中城圍的時候，偶當課餘，帶着孩子到漢江河濱散步。那兒有一堆堆灰不祇的辛勤的工作人，挖着沙，倒到淘金的沙床上，一桶一桶的水，澆着一溜一溜的汗，往上澆着，澆着。常常忙碌了半天，辛苦了半天，而結果却是徒然：一星金沙也淘不出來。

中途『乾涸』了察里津以後，我就沉到是封的書報雜誌堆中，去『挖』，去『洗』

』，而結果却還不如漢江河濱的金工：常常好老時日，連一厚『金沙』也淘不出來！蓋介紹東西，豈不其盲目的情手摸來就摸筆的。往往找了一大堆材料，經一翻來時日的閱讀以後，在內容與技巧上，真正經得起介紹的，常常連一篇也沒有。

在兩年『洗沙』的辛勞中，對於察里津的不得意的暫時的『放棄』，雖不免偶而有點悵悵，但這期間的精力與時間，也並不是完全浪費了的。

這兒蒐集的『夢』，也就是兩年來『洗沙』的一份份的結晶。這兒有幾篇雖然也還是『沙』，而不是『金』，但在某些程度內，牠却發着光輝；不完全足暗然性光，一片灰色的『沙土』。尤其是『小花兒——滿小花兒』、『夢』、『小島』、『證據』等，從各方面看來，都不失為藝術的傑構，都並不是灰色的『沙』，而却是有『分量』的，水沖不去的，留在『沙床』上的『金沙』。

這本子本不擬現時集印的，今夏因天氣酷熱，向友人約的稿件，大半均未依期交卷，而舊書的預定計劃，又必完成，因此，不得不臨時把牠集印出來，填補這空白。雖經過一番淘洗，但難免之處，恐仍在所難免。

現在關於本集所收的作品與作者，拉雜寫幾句。

卡達耶夫(К. Д. Кадяев)。這是中國讀者所最愛的作家之一，關於他，現彙集將作者去年給「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譯本寄的自傳，錄在下面：

「我于我歷一八九七年正月十六日，生于奧得春一位教員彼得·尤西里耶維奇·卡達耶夫的家裏。寫作開始得很早，幾乎從七歲就開始了。

「一九一五年，就從中學校入到現役軍。到砲兵裏當志願軍去了。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

「一九一五年加入紅軍，參加內戰，直到一九二〇年。

「在「南俄通訊社」作過宣傳工作。

「可是在此時候，沒有停止過寫作。

「一九二二年，從南方來到莫斯科，就定居在這裏。

「我時常自己寫長子俄國文學其爾斯泰，柴霍甫，布寧的現實主義派的。

「有好多短篇中，我還寫了三部長篇：「劇公認的人」，「時代，前進吧！」

和「霧海孤帆」及中篇「父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等。

「對劇場寫了幾個喜劇，其中有幾個在蘇聯劇場出版（「馬公款的人」，「裏方外圍」），而且蘇聯的各劇場差不多都上演過。歐美有些劇場也演過。

「我的散文，譯成了蘇聯各種文字（英文、法文、德文、丹麥——挪威文等）及蘇聯各民族文字。

「目前正在寫作長篇「曠野裏的田莊」，而且寫一個影劇「詩人」。有時在真理報上寫小品文。

一九三九年，爲了自己的文學著作，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列寧勳章」。

「夢」，寫於一九三四年，曾出有插圖單本，後選入「小火」叢書卡達耶夫短篇集「在史莫爾附近」及十月革命二十週紀念莫斯科出的「戰鬥的年代」小說集中。

作者善於利用幽默幽默，或者可以說利用抒情詩的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的，但這並不是形式主義的繁瑣花樣而已。這在他的代表作「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裏，表現得活靈活現。對於作者，他形式地是採取反對，主旨的。在這一篇充滿着深刻的詩意的短篇小說『夢』裏，也是富顯明的表現着。作者在那百科全書裏，找到了下邊的一句話：

『夢用極極富意的表現成一個肩後長着蝴蝶翅膀和手中拿着小攝機花的人形。』

把『幼稚的，可是美麗的』舊的譬喻，引用到一篇短篇小說裏，來寫有五千五百人的英勇的布丹尼的騎兵軍團。她掩護着從塞里津退却的紅軍的後方，担任着敵人的一切的打擊。『有一次，在退却開始的時候，他們在三日夜之中，打了二十次衝鋒。二十次呵！……夢魔把眼睛閉上了。睫毛彷彿帶了磁性似的。』於是布丹尼就下着命令：『大家都睡去吧』。下令叫睡二百四十分鐘。拱衛着全軍的離夢師，是布丹尼和自己的青年傳令兵。掛着把周圍的荒草都吹動了……

『我想像着一幅絕妙而圖畫、曠野。夜。月。睡了的露營。布丹尼騎在馬上。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難克服的夢魔，有新髮的，面帶的小孩子。他的耳邊夾着一小

東枯萎的罌粟花，滿落着英靈的熱淚上，落着「明倫了西明燦。」

兒童故事的，極動人的溫存的譬喻。如布丹尼戰士的這場噩夢。好似有十萬八千里似的。在這故事裏，對這種上面的不同體，自然也有作者的微笑。可是實際上，這種譬喻，在這兒是非常適合的。就在這兒把布丹尼的對於戰士時的慈父似的溫存的關懷，表現得異常說散而充滿着詩意。那位青年傳奇英雄，在這譬喻裏，是這種溫存關懷的詩的化身。小說的結局和開場，銜接到一起，構成了藝術的完整的一體。對於小說材料外表面的不相稱，却覺得內心的非常深刻而適合。這舊的譬喻的本身，却充滿着新鮮的，有力的內容。她在這兒重新復活了。通篇的小說，都照耀着溫存微笑的光輝。

這一作者作品中舊的傳統形式和新內容的對比手法之一。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寫于一九四〇年，初次发表于該年二月十日的『文學報』上，後收入上述之短篇集中。這是一篇極優美的兒童故事。這故事一開始，就把一個小姑娘帶入到不可實現的幻想裏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小姑娘珍妮。一位神祕的老太婆，給她了一朵七瓣的魔法小花兒。只有那一個花兒，唱一齣簡單的小歌，任

何的請求。即刻就可如願以償了。珍妮想些什麼呢？她首先希望的是把被狗吃了的麵包
闖弄回來。其次，她希望使她打碎了的陶媽心愛的花瓶。重完整起來。這樣把兩個花磚
使用了，她何願以償了。珍妮又去河邊手裏，發現孩子們在玩着巴巴寧遊戲。她自己想
到一列花磚。轉瞬間，她的希望就實現了。又使用了一個花磚。第四個花磚用在使來由
北極回到院子裏。她回來以後，就幻想若得到一切的玩具。于是千千萬萬的洋娃娃，
轉瞬間就顯着腳一切的道路向牠跑來了。洋娃娃一邊跳着的是小皮球，自行車，拖拉
機，坦克，大砲……千千萬萬的玩具飛機，都在天空裏飛着。大街小巷湧滿了玩具，使
交通都斷絕了。珍妮嚇壞了。現在她想到所有的玩具都轉回西去。為了實現這個願望，
她第六個花磚使用了。這最後一個花磚，想着用到什麼上邊呢？來半公斤一箱牌啤酒嗎？
來一輛三輪自行車嗎？來一張馬戲票嗎？來一雙溜冰鞋嗎？珍妮猶豫起來了。可是，
她這時忽然看見大門口坐着一個男孩子，他就請他一塊跑着玩。可是他是一個跛子，這
對她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珍妮就最後一次地用那半打掛留了的細聲音，唱着自己的小
歌，把那一片神祕小花的最後一個花瓣折下來。那小孩子即刻就成了一個健全的人，就

同她玩思緒迷藏來了。

這一齣怪戲很快。充滿著詩意的兒童故事，到這兒就收場了。這兒所表現的幻想，是一切年紀不同的人所都有的。在坐落或坐墊的時候，我們常常回憶到我們的童年，在那兒去尋找實現任何願望的幼稚的幻想，屬於人類的完滿幸福的深奧的思想，在這兒在動明快的表現了出來。

兒童想像中的幸福，常常是想像到世界上一切的玩具。可是他要這一切玩具幹嗎呢？他要一個皮球，一個洋娃娃，一輛小汽車，此外，還想像他的小朋友們也有這些玩具，只有那時玩起來才有興趣的。

卡達那天是如何微妙而細心的，不帶任何說教的口氣，把自己的引導到這種思想上來。這兒，這兒，帶一點的浪漫主義，充滿著詩意的健全明快的思想，更有力的表現出來。這所思想，將永遠的深入到他兒童的意識裏，因為這兒並不是用赤裸裸的概念來替代藝術的象徵。珍貴的想有一切玩具的希望，成了極細微的鼓勵。把這兒的一切街道都擠滿了這等玩具，使他們驚新，都爭着跑向路邊柱子上一一這些顯明的白樹的棚日，那是

使人難忘的。

可是，打碎了的花瓶重新粘起來。這多麼快意呵！媽媽不費錢吐生氣，一切都順利的過去了。被餓吃了的麵包圈，也弄回了。在冬天烈日下，玩着「巴巴拿」，吃着各種各樣的麵包圈，呼吸着新鮮空氣，看馬戲，隨身帶着，跑着，跳着，笑着，這都是多麼有趣呵。這兒實做着兒童的樂觀主義。作者的大胆的想像與高超的手腕，擒住了兒童故事的特點，而且正確的解決了複雜的問題。

故事的女主人公珍妮，在她的病友的健康的恢復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問題就在這故事的收場裏解決了。人類的幸福與健康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在于使每一個人都要健康，豪邁，歡樂。當然，好像珍妮幫助的病友那樣，不是每個人所能做到的。可是每個人都應常用各種的方法去助。那時完成這種天賦的意識於本身，會把人生變得更加美麗而愉快的。

卡達那天就是用慈憐大匠的筆，把自己的五九公，往這思想懸上導引的。

「小笛和水罐」，初在報紙上發表，後印成插圖單本。也是一篇充滿着詩意的兒童

故事之其玉生與「小花兒」之「小花兒」極相似。

『阿摩尼亞』，是寫西白俄羅斯解放後的一篇風景，也收在上述三篇言集中。

『他們兩個人』，初發表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小火』雜誌上。寫的是蘇德戰爭的情形。因為本書的編製，是以人為單位，所以排在這兒了。

法提耶夫(A. F. Fedotkin)是『毀滅』的作者，是蘇聯最有威的作家。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于特威爾省的普拉赫地方。幼年隨父母至東方的伯利亞，所以遠東各地，如烏蘇里、伊曼等地，他都非常熟悉。

他最初求學于游擊隊前商業學校。一九一八年秋，在白軍將領科爾卡克的反動勢力下，開始作黨的祕密工作。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游擊隊反攻科爾卡克及協約國聯軍的時候，他也參加了游擊戰。科爾卡克投降蘇聯以後，就在赤衛軍裏服務，與日本軍隊作戰。一九二〇年四月，在沿海一帶，與白軍謝明諾夫作戰。一九二〇年冬，在外貝加爾服軍役。

一九二一年春，被推選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全俄黨代表大會，旋參加俄斯克內打塔特納領事受傷。退伍。後於電子電器科畢業中學。

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六年秋，曾在莫斯科、古拉、洛斯特夫等地，參加黨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寫小說『泥濘』，一九二三年寫『道流』，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寫『毀滅』，一九二四年起，寫『烏德格的最後一個』。

因其在蘇聯文學上的卓越的成就，曾獲得『列寧勳章』。

他的『雲流』同勃拉菲莫維支的『雲流』及傅爾曼諾夫的『夏伯陽』，同為紀念光榮英勇的國內戰爭的不朽的豐碑。

『小鳥』也就是從作者最熟悉的生活中心取材，寫可泣可歌，光榮英勇的內戰時代一個鬥爭的片段。『小鳥』為著光明的未來，終于用自己的血，去洗滌了那些『腐朽的爛污』。

『小鳥』譯自一九三九年莫斯科出版的『小火』叢書法捷耶夫編著『地裏』。

斯達夫斯 (V. P. Stavsky)。生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長篇有『疾走』、『村落』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現任巨型文學雜誌『新世界』編輯。一九三九年莫斯科出的文學日歷上說：『斯達夫斯基是天才的作家，是列寧黨的忠實的兒子』。

『英雄故事』，譯自一九三九年十月及十一月『新世界』雜誌合刊。

邵洛霍夫 (M. Sholokhov) 是哥薩克人，一九〇五年生于頓州咸中村的克魯任林莊。在國內戰爭完結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頓河流域的反富農的鬥爭。

一九二三年開始寫作。那時常在少共刊物上發表東西。一九二六年，開始寫『靜靜的頓河』。第一卷出版在一九二八年，第二卷一九二九年，第三卷一九三三年，第四卷一九四〇年。

而最少有人知道這位未來的偉大作家，從一九二〇年起，改了不少的職業，郭芬舍

弗爾(V. Gollubsky)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月份的「VO'S 通訊」上論
那洛霍夫」一文中說：「從一九二〇年起，那洛霍夫曾擔任教員，夢寐工人，石匠，會
計，苦力，他在未做了作家以前，不斷的受着血汗的鞭撻；但是他埋頭下苦工夫，用功
，自修。」

「鐵流」的作者勃拉非莫維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那洛霍夫前短篇維「頓」的故事
」(大部份譯出收入「死敵」中)序言中說：

「那洛霍夫的這些短篇，好像生氣勃勃的曠野的花朵似的出現了。所表現的非
常平淡，鮮明，真覺得活現在眼前似的。所用的語言，是哥薩克口頭所說的那種形
象的燦爛的語言。謙虛，敏捷，這種謙虛，所成長，充滿着生活，緊張與正義。」

「銳敏的感覺，豐富的知識，敏細的觀察，善于從好多特徵中提煉最特質的東
西。」

「這一切都說明着：只要拋棄着大學習，只要在每一篇作品上從從容容的下工
夫，一定要成一個極可貴的作家呢。」

梭拉非莫維支的預言實現了。邵洛霍夫成了蘇聯第一流的天才作家。

『靜靜的頓河』及『被開墾的处女地』的作者邵洛霍夫，爲詩文上巨大的成就，曾獲得蘇聯政府所頒佈的『列寧勳章』，『史詩文』獎金，被選爲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即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戰爭。『在頓河流域』，就是寫當 民衆參加戰爭情形的。

伊凡諾夫 (V. Ivanov)。作者在一篇自傳裏說：『我的生年不是一八九五年，就是一八九六年。準確的生年，連自己也記不清了。』而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日歷』上，關於伊凡諾夫生年的記載，却是：『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他生于西比利亞伊爾德什河畔的塞米伯拉丁州的列白日小村。幼年喪父。由小學出來，就到馬戲院當演員。稍後由叔父幫助，入農業學校，讀了一年書，就乘學商。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八年，當排字工人。

他的創作生活。開始于一九一六年。在那時曾得到高爾基的不少指示與鼓勵。命革後，曾做社會保衛委員會的秘書。內戰時，曾加入工人赤衛軍，保衛鄂木斯克。

一九二〇年，得到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由西比利亞到彼得堡，加入「舍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裏。過着極其樸素的生活。

他是蘇聯文壇上真正的老作家。他經過的創作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初期的作品，完全處在「拉皮翁」派的影響下。到了他的代表作「一四六九號鐵甲車」和「游擊隊」出世，才認爲他是當代最有特色的作家之一。在這些作品裏，作者用藝術的手腕，把革命題材的意志游擊隊向原始性，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這些作品裏，雖然部分的呈現着生活的氣味與冷酷，盲目的原始的力量，但這些作品的一般的基調，是健康而豪邁的。他的革命的熱情，是頗有感染力的。在下一期的作品——「外來的故事」和「逃亡的島」裏，悲劇的毛版更進步了，主題和文字方面，都經過精密的思考，可是革命的熱情，却有點消沉，現代性的鬥爭局勢，却都有點隱蔽。作者把一般人的主片與革命時期的一般人生問題，作了重要的問題。

在這以後的作品——『當秘密的祕密』，『米哈爾·銀門』和『獨居人』裏，作者改變了初期的態度，暴露出不相信人類的進進化，變遷悲觀主義。人生是無意味的，是愚蠢的，是冷酷的。是被一切盲目的偶然勢力所支配的。這些作品充分的表現着心理主義和生物學的自然主義。這些在當時曾引起了好多非難，都批評作者離開了革命的主要路線，失掉了社會的價值。

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一名作『巴爾塞明科』問世，作者又獲得了榮譽。該年巨型文藝雜誌『新世界』第四期，沃洛茲寧批評道：

『剛出版的『巴爾塞明科』，是一部很健全的著作了。作者的天才，在這部作品裏，達到了思想成熟的境地，異常有力的展開來。作者以豐富的人生經驗與馬列主義理論，用另一個視角來觀察了世界，這世界的複雜與矛盾，新舊殘酷的抗爭，以及這世界的各方面，都在他面前揭開了。作者從前所不清楚的，現在都顯明的呈現出來，供他運用了。對於各種現象的好多傳說與規律性，他從前只是模糊捉摸，現在却清清楚楚的看穿了這些。由這兒看來，他這部著作，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與歷史的真實

巴爾霍明科，這是同夏爾時，邵爾斯，路得提夫等一樣的，是國內戰爭的神話似的可泣可歌的英雄。是察里津保衛的參加者，是史大林，沃羅希洛夫的戰友。作者在這些作品裏所寫的，就是這位生長在革命期間的天才的紅軍戰士所經的先烈戰鬥的道路。作者這些新的成就，曾得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

吉洪諾夫(С. Г. Гихонов)生于一八九六年，詩人。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國內戰爭。初加入『舍拉良兄弟』文學社團。在他的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詩作裏，以超階級的孤獨者的面貌出現。那時他所見的十月革命，只是物的寬宏無際的民主的氣概，表現在他的作品裏的，也是對革命的雷聲色調的謳歌。一九二三—二五年，作者想寫到革命的危機。這危機是由於對革命的接受，是浪漫而一片民主的。他跑到危險的形式這東西圈子裏。一度復原為詩作的意思以前，非常複雜起來。從一九二七年起，這危機逐漸消失了。這些作品中的詩作，都是高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層的人物。但是

無產階級的政治的任務。在他的作品裏，總沒有文化和技術來得明顯。他的重要的詩作有『賦影』（一九二二年）；『紅軍在亞拉克斯』；『道路』；『臉對臉』（一九二七年）；『英雄的追求』（一九二七年）；『詩百首』（一九四一）；小說集有；『冒險的人』（一九二七）；中篇有『戰爭』及『高加索故事』。一九三九年曾得『列寧勳章』。

威爾塔（N. Viera），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生。寫有『孤獨』，『合法性』，均以描寫集轉農場生活為主。此外尚有劇本『土地』；即由『孤獨』改編者。一九四一年，曾得史大林文藝獎金。『孤獨』亦曾譯為中文。『北極圈外』，初發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莫斯科『消息報』。

瓦希列夫斯基（W. Wasilewski），波蘭女作家，一九〇五年生于波蘭的克拉科城的鄉村裏。童年及少年時代，都是在鄉村中消磨掉的，所以能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深知在波蘭地主壓迫下的農民生活的苦難與悲哀。

一九一七年，隨父母遷到布拉格。在那兒讀完了中學和大學。並積極參加了當時學生的革命運動。一九三四年，她到了波蘭京城華沙，在那兒做過女教師，校對員，積極的爲了真理與波蘭人民的自由解放而鬥爭。

她的名作有「祖國」，「一天的面目」，「大地在苦難中」，「池沼中的火焰」等。都是以波蘭的農民生活爲主題，在這些作品裏，她不僅表現了波蘭人民的悲苦與鬥爭，同時也指示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在「大地在苦難中」一書的後記中說：「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我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裏取出來的。」對於勞動者的熱愛和信賴，有人拿她的創作比之高爾基的創作。她的手法是明快，鋒利，真實，勇敢。她一點也不誇大。她沒有怪誕的譬喻，華麗的形容語，矯揉造作的對比。她所寫的一切，都是嚴肅，莊重，省樸。在那書上，她首先追求的是真實。這些，在這兒所介紹的這兩個短篇裏，也可以看出來。

一九三九年，當德蘇戰爭爆發時，她步行着經過東波蘭。一直到了蘇聯邊境，當時曾受到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現被選爲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德戰爭爆發後，她就積

極的參加了紅軍中的文化工作。

她的作品，除上邊所舉的而外，尚有『樓頂上的房間』，童年回憶錄及最近在『消息報』連載的中篇『虹』。

加布里洛維奇(B. Gabriylovich)，常在巨型文藝雜誌『赤新地』上寫短篇小說。生平不詳。『游擊隊的女兒』，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紅星報』。

柯洛梭夫(A. Kolesov)，爲一新作家，生平不詳。戰後常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速寫，短篇小說。『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原載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真理報』上。

韋錦斯喀亞(O. Witskaya)生平亦不詳。戰後只見在報紙上寫小品及短篇小說。

楊波爾斯基(B. Yampolsky)，青年作家，著有中篇小說『廟會』。寫革命前的

一個猶太人的小塊錢，曾得批評家的推崇。近出有關於蘇俄戰爭的短篇小說集，其中以『綠色軍用大衣』一篇最好。本集所收之『冰燕』原發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紅星報』。

尼其廷 (P. Nikitin)，為『消息報』南戰場的特派員，『偵探』原發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消息報』上。

潘斯托夫斯基 (K. Panstovskiy)，出身新聞記者，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就開始寫作，但初期的作品，都在幻想的，浪漫的，異鄉情調的世界裏兜圈子。那時作者把文學創作當做逃避現實的一種手段，他想從現實裏，逃到空想虛構，神祕夢幻，奇異冒險的世界裏。所以他書中的人物，都是些漂洋渡海的神祕的幻影。高爾基說：『一九〇七—一九一七年，這是俄國知識份子史上最可恥的十年。』那時的現實生活，那歐戰前夜的反動漩渦，也使這位生長在知識份子家庭裏的潘斯托夫斯基，感到現實的

可怕，這所形成的他的宇宙觀，都深深的印在他初期的作品裏，追求神奇，實不足怪的。

在小品集「第二故鄉」裏，作者寫道：

「我最愛的就是讀地圖。在「讀地圖」這句話裏，我含有特別的意義的。讀地圖——這並非只看地圖上所載的符號，研究方向或計算一條彎曲的河由發源到河口的距離。我讀地圖，就是在陌生的地方週遊的。」

這「讀地圖」，幫助了作者由神奇空想的世界，逐漸入到現實世界裏。他翻着蘇聯的地圖，就發現了裏海岸上一個白點，這就是很少有人研究的「喀拉·布加茲」海灣。作者也就以這為題目，于一九三二年寫了一部著作。這是作者創作途上的一個界石，標示着作者離開了幻想的，浪漫的，異鄉情調的境地，跨入到活生生的現實世界裏。作者在這裏相信世界上最美麗，最豐富的國家，就是蘇聯。他深深的感覺到這些現實生活裏的活生生的果敢的建設光明社會的真人，比他以前作品中虛構的人物，更其聰明，深刻，有內容，有意義。這時他覺得科學與藝術，是不能同社會生活分離的。作者走上了

光明的，創作的正道，成了蘇聯讀者最愛戴的作家之一了。這以後，他又寫了「黑海」，「北方故事」等，都是為讀者所傳誦的。一九三九年，曾得蘇聯政府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

威林斯基 (E. Wileński)，任現役軍，莫斯科「消息報」特派員，一九三八年出有兒童讀物「在北極十六天」。

倫柯夫 (M. Lytkov)，白俄羅斯作家，一九三九年曾得蘇聯政府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著有小說集「在巨浪上」。「小皮鞋」原發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消息報」。

格洛斯基 (Vas. Grossman)，寫有巨著「史節潘·柯羅秋甘」，「家鄉書志」。「老人」原載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紅星報」。